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230

尚書句解卷第四

湯誓第一

讀此篇見聖人處君臣之變時中之義不可以常理論也有天地男女而後有君臣名分確乎不可踰越一有踰越人紀不立矣然天生民而立之君正爲司牧吾民設乃有怙富貴之權謂天下莫吾敵借是以肆其惡使生民塗炭無所告訴則人紀不立抑又甚焉是則湯伐桀之舉本於應天順人誠有所不容已也故作湯誓書

伊尹相湯伐桀 伊尹輔相湯伐桀

升自陑 升道從陑而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遂與桀戰于桀所都安邑之旁鳴條之野作湯誓 故作湯誓書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 王爾衆庶邑衆庶

悉聽朕言 盡聽我之誓言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不是我小子敢行叛亂

有夏多罪 桀之多罪

天命殛之 天命我誅殛之

今爾有衆 今爾衆邑所有衆民

汝曰 汝等乃言

我后不恤我衆 我君湯不矜恤我衆邑衆民

舍我穡事 舍我稼穡之事

而割正夏 而割我以正有夏之罪

予惟聞汝衆言 我惟聞衆邑衆民無言如此

予畏上帝 我實畏懼上帝

不敢不正 不敢不往正夏桀之罪

今汝其曰 今汝衆邑之人恃我

自固乃曰夏罪其如台 夏桀罪惡方日與其臣相率過絕衆民之力以征役之煩 夏王率過衆力 殊不知夏桀何我何其如我何 率割夏邑 又相率割剝夏邑之賦稅 有衆率怠弗協 故有夏之怠惰而不和叶曰 相語曰 時日曷喪 桀行天之罰日喪亡乎 予及汝皆亡 我欲與汝俱亡 夏德若茲 夏王惡德如此 今朕必往 今我必往伐之無疑 爾尚輔予一人 爾皆邑之民庶幾輔佐我一人 致天之罰 行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 功成事畢我其大賚賜汝 爾無不信 爾無以朕言不可信 朕不食言 我不食其言謂非空言無實以言之不行如食之消盡也 爾不從誓言 爾或不從我誓言 予則孥戮汝 我則囚孥以戮辱之 罔有攸赦 無有所赦 湯既勝夏 此乃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亡書序湯既勝夏爲天子 欲遷其社 欲遷夏社 覆爲商都 不可 臣扈謂湯必以夏之後遷於夏後所封之地不可遷於商都 作夏社疑至臣扈 始作夏社言其欲遷中作疑至疑止 其不可終作臣扈以臣扈之言而 夏師敗績 此又典寶亡篇序夏師既大崩曰敗績 湯遂從之 湯遂任其所往從而迫之 遂伐三朡 桀走三朡國在定陶湯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 取其祭天地諸神之寶玉 誥伯仲伯作典寶

誥伯仲伯之臣作典寶之書言寶之若非國之常寶湯亦不取

仲虺之誥第二 湯既勝夏而歸念堯舜禹揖遜授受而已始以征伐得天下恐後世以爲口實仲虺慮其憂愧無已必有自沮之心而無日新之德故作誥以釋湯之慙始言天厭夏德而眷湯不容釋中言民之懷商而載商爲已舊終言成湯創業垂統必思所以永保天命無非所以釋湯之慙也 此正仲虺作誥之意也

湯歸自夏歸商 至于大坰 至于大坰之地 仲虺作誥 仲虺作誥以告湯 虺音卉 仲虺之誥 古史之所題 成湯放桀于南巢 伐桀功成故號成湯南巢地名在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成湯伐桀不遂殺之故放之於南巢之地 惟有慙德 以臣伐君遂慙其德之不及古 曰乃言 予恐來世以台 我恐後世亂臣賊以開釋湯曰 嗚呼 嗟歎之辭 惟天生民有欲 天生民民皆有性情而有欲 無主乃亂 苟無主以治之則人人務足其欲而爭端生必至於亂 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將生聰明之君是治之 有夏昏德 桀昏蒙其德虐用其民 民 隆塗炭 民危險若陷泥墜火 天乃錫王勇智 天乃與湯以勇使足有斷以知使足有謀 表正萬

邦 爲儀表以正萬邦 纘禹舊服 纘繼禹有舊日之五服 茲率厥典 於此率循大禹舊典 奉若天命 奉順天命以爲之主 夏王有罪 桀有罪惡民心棄之 矯誣上天 矯詐誣罔以天命我 以布命于下 布命令于天下 帝用不臧 上帝不善其所爲 式商受命 用商王受天命 用爽厥師 用開明其衆使知矯誣之言不足信 簡賢附勢 奈何時人忽湯之賢依桀之勢猶不之悟 寔繁有徒 實繁衆其所有徒黨 肇我邦于有夏 我商家始有邦國於有夏之時其徒黨欲害之 若苗之有莠 如苗有莠皆欲耡去 若粟之有秕 粟有秕皆欲簸揚而去之 小大戰戰 我商小大之人戰戰恐 罔不懼于非辜 無不懼禁以非罪見滅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況我盛德之言足聽聞于天下宜其七疾之而欲去之也 惟王不邇聲色 惟王不邇聲樂女色 不殖貨利 不生殖貨賄財利 德懋懋官 人能勉於修德我則勉勉以官 功懋懋賞 人能勉於立功我則勸勉以賞 用人惟己 用人之權專於己 改過不吝 過失則改初不吝惜 克寬克仁 能寬容能仁愛 彰信兆民 此所以能明信於天下兆民皆願其爲君 乃葛伯仇餉 乃有葛國伯爵諸侯不祀湯使亳衆往爲之耕童子以黍肉餉耕者葛伯乃殺而奪之黍餉田之人爲仇餉 初征自葛 故湯初征伐自葛始 東征西夷怨 東面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 南征北狄怨 南面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 曰其奚爲後予 何先彼而獨後我 奚獨後予 何先彼而獨後我 后來其蘇 我君既來則民蘇自此可蘇醒 民之戴商 由此觀民歸戴商家 厥惟舊哉 其來舊哉一日也 佑賢輔德 大抵天下常理興亡皆自取賢者人佑之德者人輔之 顯忠遂良 忠者人顯之良者人遂之 是爲善者自取其所推尊 兼弱攻昧 弱者人兼之昧者人攻之 取亂侮亡 亂者人取之亡者人侮之 是不善自取其所侵陵 推亡固存 人君惟能順理之常因其有可亡之道則推而亡之因其有可存之道則固而存之 邦乃其昌 則邦國必昌盛矣 德日新 德苟日新而無斁 萬邦惟懷 則萬邦皆懷慕我德 志自滿 苟有自足之志以爲德止此而不復修 九族乃離 故雖親親而九族亦離散 王懋昭大德 今王當懋勉昭明其盛大之德 建中于民 建立大中之道以示民 以義制事 事各有義以義制心 心自有禮以禮制心得其正 垂裕後昆 以禮義垂法於後嗣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予聞曰 仲虺謂我

（百十八）

聞古人之言曰能自得師者王能自強不息克自抑畏而得師法者可以爲王謂人莫己若者亡矜己以忌人之亡道也好問則裕有疑好問則德優裕有餘自用則小自用己善拒人所見狹小鳴呼仲虺又嗟歎云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於有禮者覆昏暴昏暴者覆亡之欽崇天道天道福善禍淫湯能欽崇體而行之永保天命斯可以長保天之命

湯誥第三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告所以伐夏之意故作此書

湯既黜夏命既勝夏而黜廢其命復歸于亳湯既勝夏而歸自彼而歸至于亳至亳邑誕告萬方多方大告萬方諸侯作湯誥作湯誥竹簡標題王歸自克夏以諸侯歸也

嗟爾萬方有衆嗟歎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明聽我一人誥惟皇上帝惟至大之上天降衷于下民降生衷善之性于天下之民若有恒性順民所有常善之性克綏厥猷惟后強之態者惟在君后能安於其道無勉夏王滅德作威夏桀喪滅己德造作威惡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以布虐政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罹凶暴之虐弗忍荼毒不能堪忍如荼苦螫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並告稱冤於天地神祇天道福善禍淫天之常道善則福淫則禍降災于夏故天降下災異于桀以彰厥罪以彰顯其罪肆台小子故我小子將天命明威未將天所命之明威不敢赦討桀罪不敢赦敢用玄牡用黑色元牡牛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敢以是告于上帝神后神后地祇也請罪有夏肆求元聖于有夏肆求元聖於是遂求大聖如伊尹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以與爾有衆告天伐桀乞生命

上天孚佑下民上天果然信而佑助下民罪人黜伏桀知其爲有罪之退伏遠屏竄于南衆天命弗僭天命福善禍淫無有僭差貢若草木貢飾光華如草木天且生殖之如此兆民允殖則天下兆民信上天生殖之矣俾予一人今使我一人輯寧爾邦家綏輯安寧爾邦家之衆茲朕未知天且生殖之如此兆民允殖則天下兆民信上天生殖之矣俾予一人今使我一人輯寧爾邦家綏輯安寧爾邦家之衆茲朕未知

獲戾于上下此我未知得罪于天地神祇否慄慄危懼我所以慄慄然而憂危恐懼若將隕于深淵如將墮陷于深淵中凡我造邦凡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之諸侯無從匪彝無從非常法者無即慆淫即安於慆淫之事即乃逸即安於逸豫即乃亂即安於亂即乃以亂敗厥德以亂敗其德罔以寵利罔以寵利而貪利動罔以侮亡侮人而亡人動罔以喪厥威動作而喪其威德懋建大中于民懋勉建大中之道于民以爾有衆克勤無怠以爾有衆能勤無怠乃尚有慶乃尚有慶賞及于萬世子曷敢不敬命子曷敢不敬天之命

無即慆淫無就慆淫而至於過慆條各守爾典各守爾常法以承天休以受上天休福爾有善爾有善可稱朕弗敢蔽朕當懋官懋賞以旌爾善不敢隱蔽爾善罪當朕躬罪當在朕一身不敢自赦不敢自恕惟簡在上帝之心簡別又在乎上天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我一人不能爾衆歸善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我罪乃自取非爾萬方之罪嗚呼湯又嗟歎之言尚克時忱爾萬方有絜庶幾能惟我此言是信乃亦有終非特我國家可保有終汝亦可終享安榮之福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作明居之書亡此篇正文次湯誥之下自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成有一德皆周公作立政皆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漢孔氏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此亦因字以求文也故存之

伊訓第四太甲初即位伊尹作是書謂之訓者以其有訓導儆戒之意也

成湯既沒成湯既崩太甲元年太甲繼湯而立之元年伊尹作伊訓伊尹乃之書以告太甲肆命又作肆命之書亡徂后亦伊訓舊篇惟元祀太甲即位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日辰伊尹祠于先王禘祠於先王廟奉嗣王祗見厥祖奉太甲敬見其祖成湯告即位之事侯甸羣后咸在侯服甸服諸侯皆在奔喪同欲覲見新君百官總己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己之職事以聽冢宰聽命於太宰伊尹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于王曰以訓告于王曰嗚呼嗟歎古有夏先后古者有夏禹方懋厥德方勉其德未幾罔有天災已見無有日月薄蝕之天災山川鬼神山川之間鬼神亦莫不寧亦無不安其居暨鳥獸魚鼈咸若及微物皆得以順其姓于其子孫弗率于其子孫弗率循乃祖之德皇天降災皇天既降下災咎假手于我有命借手于我有天命之成湯造攻自鳴條始攻戰自鳴條桀於此始亡朕哉自亳朕始自亳邑湯於此始興惟我商王成湯布昭聖武顯然示人以大而能之之武而不殺代虐以寬代夏虐政以吾至寬兆民允懷兆民信而懷之今王嗣厥德今太甲繼湯修德罔不在初無不在其初而謹之立愛惟親立愛親之敘使天下無不愛親惟在上之人愛親始立敬惟長立敬

長之教使天下無不敬其長惟在上之敬長始
呼嗟歎 先王肇修人紀 故從諫言而不咈逆所以修明人紀之道 始于家邦 愛敬之道始于家及于國 終于四海 終至于四海矣 嗚呼 先王成湯始修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人紀至紂而廢之 從諫弗咈 先賢之言是順所以參求人紀之道 居上克明 出就國則居上能明於修人紀 爲下克忠 入朝紂則爲下能忠於盡人紀 與人不求備 緩以待其歸於人紀 檢身若不及 急以責其歸於人紀 以至于有萬邦 由是自七十里以至於有萬邦而爲君 茲惟艱哉 此事豈不艱難 敷求哲人 敷布廣求賢哲之人 俾輔于爾後嗣 使輔弼于爾後世子孫 制官刑 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 儆于有位 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曰 其刑 曰 敢有恒舞于宮 敢有常舞于宮室中而無節約者 酣歌于室 沈湎于酒狂歌于室而無忌憚 時謂巫風 是名巫覡風俗 敢有殉于貨色 敢有以身從貨色不知有身 恒于遊畋 畋獵無有窮已 時謂淫風 是名淫過之風俗 敢有侮聖言 侮玩聖人之言而不敬 逆忠直 逆拒忠直之人不從其言 遠者德 疎遠者 比頑童 親比頑愚小童 時謂亂風 是謂悖亂之風 惟茲三風十愆 愆過 惟此三風總有十愆過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 卿士有一在其身家必至于喪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邦君有一在其身其國必亡 臣下不匡 爲臣見君有此愆過坐視不能匡正 其刑墨 則以墨刑刑之 具訓于蒙士 豈特以此訓有官君子亦且以此訓童蒙之士可也 嗚呼 尹 又歎言嗣王祗厥身 太甲繼湯爲王當祗敬其身 念哉 以乃祖爲念 聖謨洋洋 乃祖聖謀洋洋乎其大 嘉言孔彰 乃祖善言示於後者甚至於彰明 惟上帝不常 天之去就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 爲善則天降百祥治可常享 作不善降之百殃 苟爲不善天降百殃禍亂隨之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爲德無所謂小雖小萬邦皆賴其休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不德無所謂大雖大亦覆墜宗祀 肆命徂后 肆命伊尹陳上天之命以爲戒徂后伊尹陳往古之君以爲戒二書亡於秦火其次當在此

太甲上第五 餘篇皆因事名篇獨太甲非作於一日又非一事自初歸亳後總敘其終始作此三篇

太甲既立（既立爲王）不明（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伊尹放諸桐（伊尹放之於湯所葬之地）三年（終喪三年）復歸于亳（果能悔過遷善於是）

伊尹作太甲三篇（故伊尹作此三篇）太甲（古文自此）

周文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惟太甲不順于阿衡之言伊尹時爲冢宰尊曰阿衡言爲人君所倚以取平也）伊尹

起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惟太甲不順于阿衡之言伊尹時爲冢宰尊曰阿衡言爲人君所倚以取平也）伊尹

自桐宮復歸亳邑（伊尹之言）思庸（思用伊尹之言）伊尹

作書曰（伊尹作書進戒）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先王成湯顧省是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以承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稷宗廟）罔不祗肅（祇敬嚴肅）天監厥德（故天監觀成湯之德）用集大命（用集大命于湯之身）撫綏萬方（俾之撫安萬邦爲民之主）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尹之身又能左右輔翼其君成湯奄宅此天下之衆）肆嗣王丕承基緒（故太甲得以大繼承基業）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尹之身先見亳之西所都安邑有夏之君）自周有終（自周備其治身治國之道能保其終）相亦惟終（輔相亦保其終）其後嗣王（桀也）罔克有終（無能保其終）相亦罔終（輔相亦無善終）嗣王戒哉（太甲不可不以爲戒）祇爾厥辟（當敬爾君道）辟不辟（苟爲君不盡君道）忝厥祖（忝辱其祖成湯）王惟庸（奈何太甲惟以尹言爲常談）罔念聞（而心未嘗念耳未嘗聞）顯（湯每當晦而未明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坐以待明旦）旁求俊彥（廣求賢俊美彥之士）啓迪後人（使之開啓道進後世子孫）無越厥命以自覆（今無遠越湯付託之命自取覆亡）愼乃儉德（惟謹修汝節儉之德）惟懷永圖（懷念長久之圖）若虞機張（譬如虞人取獸弩牙既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必退而省察矢末合於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欽厥止（太甲當敬所止之處）率乃祖攸行（止在率循爾祖成湯所行）惟朕以懌（則我心喜悅其無負先王付託）萬世有辭（王亦可稱美之辭）王未克變（太甲猶安於不善未能變於善）伊尹曰（伊尹乃言）玆乃不義（此乃悠行不義之事）習與性成（循習不改其與性俱成自然）予不狎于弗順（我今不可使狎於不順之人）營于桐宮（於是營造桐宮於成湯所葬之地）密邇先王其訓（使密邇成湯之訓起其衰思而絕其私慾）無

俾世迷 無使終其世迷而不反 王徂桐宮居憂 太甲往桐宮居喪 克終允德 果能修其誠信之德以自終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 三年喪畢 十有二月朔 初一日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尹以衰冕吉服奉太甲自桐歸亳踐天子位 作書曰 喜而作書 民非后罔克胥匡 民非君君 以生 無能相守其正以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君非民無以君臨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 皇天眷顧佑助我商 俾嗣王克終厥德 使太甲能終其德 實萬世無疆之休 實為萬世無窮休美 王拜手稽首曰 太甲於是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以謝前過曰 予小子不明于德 我小子不明于德喪其良心 自底不類 自至於不善 欲敗度 以私欲敗壞其法度 縱敗禮 以縱肆敗壞其禮節 以速戾于厥躬 以自速罪戾于其身 天作孼 天作災孼 猶可違 違避 自作孼 自作災孼 不可逭 逭逃 既往背師保之訓 往者違背伊尹

弗克于厥初 不能修德於初 尚賴匡救之德 今賴幾輔伊尹正救之德 圖惟厥終 圖謀以善其終 伊尹拜手稽首曰 尹亦拜手稽首荅其致恭之禮曰 修厥身 人君誠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體 允德協于下 信其有德合于羣下之心 惟明后 然後可為明德之君 先王子惠困窮 湯推父母愛子之情惠愛困窮無告之民 民服厥命 民服其命令 罔有不悅 無不喜悅 並其有邦厥鄰 以至與湯相並有國為鄰之人 乃曰亦 言 徯我后 待我君湯 后來無罰 湯來可免刑罰 王懋乃德 今太甲欲懋勉其德 視乃厥祖 當觀乃祖湯之已行 無時豫怠 無時敢有逸豫怠惰之心 奉先思孝 奉先必思盡孝所以不忘祖也 接下思恭 接下必思盡恭所以不絕物也 視遠惟明 欲視遠惟盡明 聽德惟聰 欲聽德惟盡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是則我承王之休美無厭斁矣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 尹重誥于太甲 嗚呼 嗟歎 惟天無親 克敬惟親

天無私親能敬則天親之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本無常懷歸于有仁德之至鬼神無常享無常享享于克誠享于克誠之人天位艱哉以是數者而觀則君處天位豈不難哉德惟治有德則治否德亂無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人君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興與亂同事終始慎厥與終始所爲能謹其所與與治同道不與亂同事惟明明后斯爲明明之君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湯惟是懋勉恭敬修其德克配上帝故其德能配合上帝與天同大今王嗣有令緒今太甲繼湯有令善之基緒尚監茲哉庶幾監視乎此率而行之若升高譬欲升高而升自下自下而陟遐譬欲陟遠而陟必自邇必自近而陟莫不以漸進無輕民事惟難無輕忽民事必思其難無安厥位惟危無安處其位必思其危慎終于始謹終如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拂逆汝心不可遽怒必求諸道必以其言而求諸道果合於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心則當從之有言遜于汝志有言遜順汝志不可遽喜必求諸非道必以其言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志當拒之嗚呼尹又歎言弗慮胡獲事而不思何以得弗爲胡成事而不爲何所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所以一人大善則萬邦以正君罔以辭言亂舊政惟君不以人臣辭口之言紊亂先王之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人臣不以寵祿爲可貪以成功自居而不知退邦其永孚于休則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於無窮矣

咸有一德第八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一念苟差則前日之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爲用人己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尹心欲太甲君臣咸有純一之德故以名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作史者既言伊尹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紀之已顯矣故夫子直敘之曰伊尹作咸有一德篇名蓋常體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既復還政事於其君將告歸將告老而歸乃陳戒于德乃陳戒之以一德欲其終始不變

曰嗚呼言而至嗟歎天難諶命靡常天難信者以禍福興亡之命無常常厥德保厥位惟常其德一而不變可保其天位常九有以亡苟其德無常則九域我所有者亦亡矣夏王弗

克庸德 能不常其德 慢神虐民 幽則慢忽其神明則虐害其民 皇天弗保 故天棄而不保 監于萬方 於是監觀四方之衆 啓迪有命 將擇其足以有天命者開啓導迪之 眷求一德 眷顧求其有一德者 俾作神主 使為神天之主 惟尹躬暨湯 尹之身與湯 咸有一德 皆有一德 克享天心 能當天心 受天明命 故湯受天明命 以有九有之師 以有九州之衆 爰革夏正 遂改革夏之命以歸于正 非天私我有商 非天私我商家 惟天佑于一德 天所助在一德 非商求于下民 非商家求于下民 惟民歸于一德 民所歸在一德 德惟一而不變 動罔不吉 則動作無不吉 德二三動罔不凶 多變則動作無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 或吉或凶之不差在人所修如何 惟天降災祥在德 天或降災或降祥在德之一與二 今嗣王新服厥命 今太甲繼湯為王新服天命如衣被其服在身 惟新厥德 惟當新己之德 終始惟一 誠能終始惟一不變 時乃日新 是乃所以日新之道 任官惟賢材 任官以輔賢材而用 德惟在擇 左右惟其人 朝夕親密在左右惟在得其人 臣為上為德 然後臣之所以為上者以其為君之德期於致君也 為下為民 臣之所以為下以其為民期於擇民 其難其慎 人君任君民之責如此則君之擇人當難於未用之先不可以為易而妄進也 謹於已用之後不可以為忽而小人或間之也 惟和惟一 惟所用皆君子則自然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而惟同志合而為一矣 德無常師 德有仁義禮智信不同固無一定之師也 主善為師 然有主於善者可以為師 善無常主 人有長於仁而短於義工於禮而拙於智固無一定之主 協于克一 惟合於純一不變者可以為善之主 俾萬姓咸曰 由是發號施令可使萬姓皆稱誦曰 大哉王言 大哉王者之言 又曰 又稱誦不已曰 一哉王心 純一不變是為王者之心 克綏先王之祿 宜其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先王之祿自吾一德而致 嗚呼 歎嗟 七世之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廟 可以觀德 親盡則毀其廟所以親盡不毀者以其有德也非可以觀德乎 萬夫之長 君民之長 可以觀政 萬民心悅誠服無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也非可以觀政乎 后非民罔使 君不得民則無所使 民非后罔事 民不得君則無所事 無自廣以狹人 人君無自以己為廣大而狹乎人苟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 匹夫匹婦 則一夫一婦苟有寸善可使 不獲自盡 不得自盡其能矣 民

主罔與成厥功 將見人主孤立寡聞誰與共成其功乎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 此下皆逸書書亡序存沃丁太甲子伊尹既沒沃丁以三公禮葬于亳邑 咎單遂訓伊尹事 其臣咎單遂訓述伊尹平生之事 亳有祥 亳邑有妖祥 桑穀共生于朝 二木共生于朝非生木之處 伊陟贊于巫咸 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伊陟相佑太戊 咸乂四篇 亡蓋告巫咸以自治之說 太戊贊于伊陟 太戊又以桑穀之災贊告于伊陟 作伊陟原命 二篇書亡原是臣名以言命原也 仲丁遷于囂 仲丁太戊子都之義作仲丁之書亡 河亶甲居相 又仲丁之弟自囂遷居取 作河亶甲 亡述遷都之義 祖乙圮于耿 祖乙又河亶甲之子遷居耿其後洊地為水所毀 圮音痞 作祖乙 言為水所圮壞之事作祖乙之書亡

尚書句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堯舜未施信而民信之動則丕應後志有不待言而自從者商德之衰盤庚欲為遷都之舉而民敢出怨言以咎其上其君從而誥復告語之上篇告於未遷之時中篇告於將遷之際已遷之後又為下篇以安慰之亦足以見風俗之薄矣又足以見盤庚之於民忠厚之至也

歟

盤庚五遷 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殷商人稱殷自盤庚遷殷始 民咨胥怨 民皆咨嗟相怨 作盤庚三篇 盤庚皆呼民而告之 盤庚遷于殷 遷亳自湯至盤庚五遷 將治亳殷 將修治亳邑之別名 民不適有居 民不肯往亳殷所有之邑居 率籲衆戚 衆憂之人 出矢言 出陳誓言以告之 曰我王來 言我王祖乙自相來 既爰宅于茲 既於是居于此耿地 重我民 亦惟愛重我民 無盡劉 無盡殺害之置之死地也 不能胥匡以生 豈意耿邑復有河患汝民不能相正以生生之理 卜稽曰 卜之所言果曰來凡有所事 其如台 其如我所欲遷殷者 先王有服 況我商自湯以 恪謹天命 無不誠恪敬謹天命 茲猶不常寧 於此猶不能常安居 不常厥邑

不常處其都邑于今五邦自湯至今五遷都矣今不承於古倘今不能順古先王之事以遷罔知天之斷命則是不知天之斷絶汝命於此耿地圖上聲從湯成功故地而居若顛木之有由蘖如顛仆之木尚有萌蘖再生之理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今天將長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於此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使我繼紹復興先王大業底綏四方致安四方盤庚敎于民故今盤庚敎民以遷圖效由乃在位必自汝在位人臣始以常舊服使人臣用先王常行遷都故事正法度正其法度率民以遷曰所言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今以往無或敢隱伏小人所以箴規人君之心欲遷都者王命衆悉至於庭盤庚命羣臣及庶民盡至於庭王若曰盤庚順其事告之曰格汝衆至汝衆人予告汝訓我告汝以敎訓之言汝猷黜乃心汝謀去汝私心無傲從康無敖慢上命不肯往遷從康安之志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古我先王自湯而下亦惟圖謀任用老成舊臣與之共行政事王播告之修故先王有號令播告之修爲不匿厥指皆言達於下未嘗隱匿其言意王用丕欽先王亦欲大敬罔

有逸言無有過逸之言惑亂衆聽民用丕變是以民用大變其所爲從上所爲今汝聒聒今汝聒聒等人臣聒聒然肆爲多言起信險膚務爲險峻膚淺之言以起信於人予弗知乃所訟我竟不知汝所爭者何事非予自荒茲德非我自失此德以爲必遷惟汝含德若從汝言惟汝含容以爲不惕予一人使汝終不畏我一人予若觀火我若觀火燎原坐視不救予亦拙謀則我亦拙謀作乃逸成汝之過矣若網在綱民從上如綱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舉其綱則網之目皆有條理不紊亂若農服田力穡今民誠體綱從綱之義不憚勞而從遷正如農夫有事於田畝盡力於稼穡也乃亦有秋汝亦有秋成之利孰謂遷都不享安居之利邪汝克黜乃心汝能上從康之心施實德于民施眞實德惠于民使享安居之利至于婚友以至汝婚姻朋友他日皆有生生之樂丕乃敢大言我於此時方敢大言語丕大其言語汝有積德率民以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是有積世之德在民惰農偷安爲害於遠近之民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知敢勉以作一時之安不服田畝不肯服事田畝之間越其

罔有黍稷於汝無有黍稷之利矣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汝不能調和善言以曉諭百姓使遷他日民不安居是汝曰籲善乃敗禍姦宄禍姦宄乃至敗以自災于厥身以自取災害于其身乃既先惡于民汝既率民以不遷是以惡先為之倡乃奉其恫乃自奉其痛痛通痾汝悔身何及至是汝雖悔身何所及相時儉民今我相視一時小民猶胥顧于箴言或事不如意猶相顧于箴勉之言其發有逸口惟恐言之妄發則以口過取禍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況我制生殺之權汝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汝苟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我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恐動沈溺衆人若火之燎于原如火之焚燎于原野不可嚮邇火雖不可向近其猶可撲滅其猶可撲而滅之今汝肆浮言於下我一旦用刑以撲滅之則惟汝衆則是汝衆臣自作弗靖自為不安非予有咎非我一人作惡咎又舉古賢遷任有言人惟求舊人求舊則所見審器非求舊惟新器舊則弊弊則必易新者古我先王自成湯以下暨乃祖乃父與汝祖汝父

胥及逸勤安則相與同其安勞則相與同其勞加爾乎世選爾勞世世選用爾之勞績予不掩爾善我不敢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此我有丞嘗之祭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爾之祖亦從而與享作福作災今汝或為善或為惡皆汝自取我告汝以行事之難不可輕易若射之有志如射之志於的必詳審而後發汝無侮老成人老成慮遠長所居勉出乃力勉出汝之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聽我一人所作之謀無有遠邇無有遠邇疎近而親用罪伐厥死不能率民以遷是用罪也吾必有罰以伐汝趨死路用德彰厥善能率民遷是用德也吾必有賞以彰汝向善之心邦之臧既遷之後國之臧善得以去害趨利惟汝衆皆出汝衆之謀邦之不臧既遷之後國之不善惟予一人有佚罰惟我一人有過失之罰凡爾衆凡爾衆臣其惟致告其惟以吾言致告戒於民自今至于後日自今日至後日各恭

爾事各自恭敬汝所治事齊乃位整齊汝所居之位度乃口以法度制節汝口無浮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不然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之而不及矣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盤庚率民而起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亳乃以話言陳述向來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衆大告以言用誠信以孚于衆人之心咸造弗欲在王庭臣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異御者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進至前曰諭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明聽我之言無荒失朕命無復如前日之荒總遺棄我之教命嗚呼嗟歎古我前后盤庚已前諸君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爲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民亦保衛其君植與同其憂戚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先天時以趨事者殷降大虐以天於殷家屢降大虐罰如嘉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先王不敢懷安故邑厥攸作其所作爲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事聞之後世者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情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共非汝有咎非有罪各比于罰故遂遷徙勞頓使汝比近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以丕從厥志所以大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今將用以汝遷安定厥邦安定綏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憂者在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敬念以忱誠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窮自取病苦若乘舟朕皇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將臭敗其所載之物爾忱不屬今汝忱誠有所不逮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患雖自怒何所瘳癒乎汝不謀長汝不謀爲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遷之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愁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汝遷亳之言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故淨言惑衆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他人適所以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 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托汝之身 迁乃心 以迁曲汝之心倡浮言以惑衆遂文其說以謂衆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人汝不可輕信 予迓續乃命于天 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 予岂汝威 我豈以威脅汝哉 用奉畜汝衆 欲奉養汝衆民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 使我今日大能遵用爾於列位 困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勞動爾先祖率民以遷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羞進也 然 者用懷爾祖之勞所以如此 失于政 苟今日爾臣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 陳于茲 不當久居於耿而欲居之是陳於茲也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 高后謂成湯 丕乃 語助 崇降 重降 罪疾 於我曰天大重降其罪疾 曷虐朕民 耿地坦壤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虐害我民而不遷乎 汝萬民乃不生生 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 暨予一人猷同心 暨與 猷同其心以遷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 則我先后又將大降與汝以罪疾曰 曷不暨朕幼孩有比 比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 故有爽德 此皆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有此罪疾 自上其罰汝 乃自上天降罰於汝 汝罔能迪 汝將何道以辭其責 古我先后 自成湯至祖乙 既勞乃祖乃父 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 汝共作我畜

民 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 汝有戕則在乃心 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象在汝之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則我先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 使汝祖父乃斷絶遺棄汝 不救乃死 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 於此衆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 具乃貝玉 眷戀耿邑沃饒備具貝玉水蟲古文取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 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 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 丕乃崇降弗祥 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 嗚呼 嗟歎 今予告汝不易 今我告汝不可改易 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 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為謀念以相從我無同謀合辭以為不可遷 各設中于乃心 各設中正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理 乃有不吉不迪 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 顛越不恭 顛覆違越我言不恭我命 暫遇姦宄 徒欲取邑時暫逢人而為奸宄之事 我乃劓殄滅之 我乃輕則割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死 無遺育 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 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 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理 今予將試以

汝遷 今我將試與汝衆遷于亳都 永建乃家 以永長建立爾之家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 既渡河以遷于亳邑 奠厥攸居 君民各定所居 乃正厥位 正其宗廟社稷朝廷之位 綏爰有衆 慰安有衆之情使無疑 曰無戲怠 言既遷之後無遊戲怠惰 懋建大命 當勉立汝之大命長爲生計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 今我其布心腹腎腸所編 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歷歷告以所遷之志 罔罪爾衆 今日既遷無罪爾衆 爾無共怒 爾衆無共爲忿怒 協比讒言 相與協比肆讒言以毀我一人 予一人 古我先王 湯 將多于前功 契始居亳湯欲廣前功於是復 適于山 往亳依山而居 用降我凶德 用而升吉德 嘉績于朕邦 湯所以能成美功於我國家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今我民在耿地用搖蕩分析離其所居 罔有定極 無有定止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爾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 殊不知我遷乃天將復我高祖成湯盛德大業 亂越我家 致治於我國家 朕

及篤敬 朕於是及篤厚欽敬之臣 恭承民命 敬承民之命 用永地于新邑 用長其宅地于此新邑 肆予沖人 故我幼沖之人 非廢厥謀 非敢廢爾謀 非敢廢爾卿士大夫不欲遷而我必遷之謀而不用 弔由靈 惟至誠用善謀及古爾不善之謀 各非敢違卜 爾不敢違卜遷蓋不敢違吉卜 用宏茲賁 將恢弘增大商業賁飾其治耳 嗚呼 嗟歎 盤庚 邦伯師長 一邦之伯衆官之長 百執事之人 百執事小臣皆呼而告之 尚皆隱哉 爾等庶幾皆加惻隱之心 予其懋簡相爾 我其勸勉簡擇使爾爲我輔相 念敬我衆 思念欽敬我之衆民 朕不肩好貨 我不任好貨財之人 敢恭生生 有能果於恭敬生民之生者 鞠人謀人之保居 能鞫養人者又能圖謀使人保安其居者 敘欽 吾則敘其勞績而用之加其禮貌而敬之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 今我既進爾告爾以我志所順與不順者 罔有弗欽 無有不敬 總于貨寶 爾無以總聚貨寶爲心 生生自庸 惟以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 式敷民德 用布其愛民之德 永肩一心 長任此心而不變

說命上第十二 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勳業不由貢序田野之夫一旦得君如此然有高宗有通志堂

傳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傳說而欲效其所為未必不以私意用人也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足以為憑哉後之君欲用人者當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矣

高宗夢得說 高宗思想賢相之功遂於夢中得傳說之形象 書曰 使百工營求諸野 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 得諸傅巖 果得說於傅氏之巖 作說命三篇 說命 所標王宅憂 高宗宅憂 亮陰三祀 誠信淵默不言 其猶 已除喪 既免喪 其惟弗言 其猶不言 羣臣咸諫于王曰 羣臣皆進諫于高宗曰 嗚呼 嗟歎 知之曰明哲 事無不知謂之明哲 明哲實作則 有明哲之德則所言實可為天下之法則 天子惟君萬邦 高宗以天子之尊君臨萬邦 百官承式 百官遵承其言以為法式 王言惟作命 人君有言則可以為教命 不言 無言 臣下罔攸稟令 稟受其號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 高宗用臣下進諫之故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 以我表正四方 台恐德弗類 我恐德之不善 茲故弗言 此所以不言 恭默思道 但恭敬淵默沈思治道 夢帝賚予良弼 己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於夢寐間見上帝賚

賜以忠良輔弼之人 其代予言 將以代我出言令四方 乃審厥象 乃審度思念夢中所見之形象 俾以形旁求于天下 使以夢中所見圖為形以此形得於傅巖得築隄人名說者與此形相肖 爰立作相 於是立以為相 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處之左右使兼師保之職 命之曰 遂命之言 朝夕納誨 朝夕之間納其誨言 以輔台德 以輔翼我之德 若金 若金不可無礪 用汝作礪 今用汝體此義以治已 若濟巨川 若濟渡大川不可無舟楫 用汝作舟楫 用汝說作舟楫欲用汝說作霖雨 若歲大旱 若年歲大旱不可無霖雨 用汝作霖雨 用汝說作霖雨欲體其義以濟難 若藥弗瞑眩 如藥不能使人昏瞑 厥疾弗瘳 則病不愈言不能使人難受則非心不格 若跣弗視地 如徒跣而行不視地 厥足辟 同心以匡其正其君心 乃僚 欲說幸其僚屬 罔不同心以匡乃兆民 以安兆民 嗚呼 高宗又歎 欽予時命 汝當敬我是命 其惟有終 終其惟有終如始 說

復于王曰說於是荅高宗惟木從繩則正木有曲直惟從繩墨作爲器用則正后從諫則聖君所行有善否惟能從諫弗啻斯足以成聖德后克聖惟君能成聖德臣不命其承則在朝之臣不待君命皆承上意以納諫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如是則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惟傳說承王命總百官居冢宰之職以總百官乃進于王曰進戒于王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天有日星之布列尊卑相正小大相維故明哲之王奉順天道而體之建邦設都建諸侯之邦於外設天子之都於內樹后王君公於都立天子於邦立諸侯以治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又各爲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奉於諸侯天子不惟逸豫豈欲逸豫以位爲樂惟以亂民欲體天道叶心勠力以治民惟天聰明天之聰自我民聽天之明自我明視出於自然至公無私惟聖時憲聖人法天聰明無一毫之私意惟臣欽若則臣下皆敬順惟民從乂斯民敢不自治惟口起羞言出於口爲命一命受爵毋命受服三命受位苟口之所命非人則適以自取羞辱惟甲胄起戎身被甲胄以禦寇若無故被甲胄則適以自致

寇戎惟衣裳在笥惟口起羞也故衣棠寧藏在笥不可輕出故用干戈必省於躬不可輕以予人惟干戈省厥躬惟甲胄起戎也此爲戒允茲克明言此不可輕用而能明其所爲乃罔不休惟能賞當功罰當罪無不善矣惟治亂在庶官惟天下之治亂在庶官得人與不得人爾官不及私昵欲官其人不可以私愛而官之惟其能惟有才能然後官之爵罔及惡德欲賜以爵不可以惡德而進之惟其賢惟有賢德然後爵之慮善以動審慮其事合於善然後可以動動惟厥時既善而動又必其時以立功有其善苟慮善而動遂以善爲已有喪厥善適所以失其善矜其能動而有功遂矜其能喪厥功適所以失其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惟事事皆爲之預備有備無患有備則無憂無啓寵納侮無開寵嬖之門納小人之侮無恥過作非無羞恥有過而作成其非惟厥攸居思慮於所居無事之時政事惟醇則政事皆醇粹無有駁雜黷于祭祀祭祀數則黷時謂弗欽是謂之不敬禮煩則亂祀禮煩則紛亂事神則難施於事神難以格其來享王曰旨哉說呼說其言美乃言惟服爾所言我惟佩服而行之乃不良于言苟爾不善於所言予

罔聞于行 則我無所聞而厎於行 說拜稽首曰 說於是手至首而拜君首至地而稽首言曰 非知之艱 非徒知其言之艱 允協于先王成德 信能合先王成湯已全之成德 惟說不言有厥咎 有君如此而說不言當自負其咎罪也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 高宗言來汝說 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我小子舊日學于賢臣甘盤 既乃遯于荒野 既而廢棄乃隱遯居田野 入宅于河 後入居于河濱 自河徂亳 自河往亳邑即位 暨厥終罔顯 及其終無顯明之德

酒醴 如作酒醴必用麴蘗 爾惟麴蘗 資爾說體麴蘗之義以必用鹽梅 爾惟鹽梅 資爾說體鹽梅之義以調和我之性使之醇正 若作和羹 如作和羹治我之德而不我棄 予惟克遹乃訓 則我亦能行汝訓言 說曰 說稱王而告 人求多聞

人之爲人所貴多聞之富 時惟建事 將以是建立政事也 學于古訓 又必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 乃有獲 然後發於政事有得於善 事不師古 苟爲政事不法乎古 以克永世 而能享長世之祚者 匪說攸聞 非說所聞 惟學遜志 惟學當謙遜其志 務時敏 務要時時敏疾以求之 厥修乃來 則所修乃來歟 允懷于茲 信能懷念此遜志而不怠 道積于厥躬 則道積於其身 惟敩 者特學之半 然以道教我 學半 念終始典于學 惟因其所教而自思念終始有常於學 厥德修罔覺 則其德之修日益不自知 監于先王成憲 其永無愆 又能監視先王成湯爲學成法而躬行之其永無失德之愆也 惟說式克欽承 有君如此惟說用能欽承其德 旁招俊乂 廣求後而有才者 列于庶位 以列于庶位致其修輔之功 王曰嗚呼 嘉宗歎言 說呼說告之 四海之內咸仰朕德 今四海之間皆仰慕我德 時乃風 皆是汝之風化有以鼓舞而動蕩之 股肱惟人 信有股肱之助方可成聖德 昔先正保衡 昔者伊尹爲先代百官之正長謂之保衡言爲人君所保以爲平者 作我先王 作成我先王湯之德 乃曰 乃言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我若不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 心愧恥若鞭撻于市井間一夫不獲 其民有一夫不得其所 則曰時予之辜 言是我之罪 佑我烈祖 故能佐佑我功烈之祖湯 格于皇天 其德足感格于皇天也 爾尚明保予 爾說庶幾體伊尹致君澤民之志明白其心以安我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無使伊尹爲君所倚以取獨擅美名於商 惟后非賢不乂 惟君非得賢人平者得以獨擅 不使以治天下 惟賢非后不食 賢人非得賢君則寧退而不食天祿君臣之相擇如此今日我君臣可謂明良慶會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爾說當輔乃君之德使足以仰繼於先王 永綏民 永安天下之民 說拜稽首曰 解見前篇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天子揚此美命於上而公卿大夫知之大臣揚此美命於下而百執事與天下之人知之是謂對揚也

高宗肜日第十五 此篇祖己作以訓高宗見君臣遇災警戒之意夫以高宗之聖精誠上通於天而四海仰德於下宜祥瑞屢見可也胡爲肜祭之日有雉升鼎耳之異蓋天心之愛君猶父母之愛子故凡加之以鞭撻警之以訶責者必其可教之子若夫子之不肖爲父母所棄絕者則無事鞭撻訶責矣 豚容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 絲衣繹賓尸之詩言自羊徂牛鼎鼎及鼐則繹祭亦陳鼎鼐乃有雉自外來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蓋高宗之祀常豐于昵祖則必殺於遠者其祭湯時必多闕不備故有此異

雜 祖己訓諸王 賢臣祖己怪之遂訓王欲其修己以應天 作高宗肜日 作此篇書 高宗之訓 又作高宗篇亡 高宗肜日 史官題篇目 高宗肜日 又言高宗肜日史官推祭之明日又祭也商謂之繹蓋有相承不絕之意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高宗於肜祭之明日又祭也 越有雊雉 於此有雊雉之異夫雉之爲禽飛鳴於野今乃於宗廟行禮之時升鼎耳而鳴其爲災異矣 祖己曰惟先格王 祖己言惟先格王之非心 正厥事 正其敬父事薄祖之事 乃訓于王 曰然後訓于王曰 惟天監下民 上天監視下民 典厥義 以義爲主 降年有永有不永 故降年於人有永有不永 非天夭民中絕命 民之不義自民而絕之 民有不若德 民有不順其德 不聽罪 又不服罪而恣行不義者 天既孚命正厥德 天既以可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德使之恐懼修省 乃曰其如台 民乃頑無知曰天命其如我何 嗚呼 嗟歎王

司敬民 君所司者代天敬民 罔非天胤 若祖若父代天敬民無非天嗣 典祀無豐于昵
凡祀之常典不可豐於父而薄於祖豐之於近廟而薄於疎遠也故高宗有飛雉之異豈無自而然

西伯戡黎第十六 史記曰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弓矢斧鉞使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於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於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為民稱兵伐之祖伊知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囲於虐政者皆將去商歸周於是震恐作此篇

殷始咎周 周蓋殷始咎惡周者 周人乘黎 以周人勝黎則舉天下囲於虐政皆將歸之紂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祖伊恐 祖伊聞而始咎 奔告于受 奔告殷受 作西伯戡黎 遂作此標題

伯戡黎 竹簡所 西伯既戡黎 又言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己所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 祖伊恐 於是震恐 奔告于王 奔走告商王受曰天子 稱受為天之子

天既訖我殷命 天既訖絶我殷之命 格人元龜 猶於正人之言考於大龜之占 罔敢知吉
皆無敢言商家之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 非我商先代諸賢王不相助我後人 惟王淫戲用

自絕 惟王自以淫亂戲怠之事自絕于天 故天棄我 故天因而棄絶我商 不有康食 喪亡無日不得安坐而食 不虞天性 倫於惡德不知虞度天性之善 不迪率典 父子兄弟無以相養不知蹈循常典 今我民罔弗欲喪 今我商民無不欲其喪亡 曰天曷不降威 言天何不降威罰於紂 大命不摯
受天大命伐商者又何為不至 今王其如台 今紂雖尚處君位民心已離其如我何 王曰 紂恬不以為意方且言曰 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我生於世不有修短之命在天乎民雖怨我如我何 祖伊反 祖伊知其不可以言語感動反身而退語於人曰 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歎紂罪惡多參列著見於上天天已誅絶之矣 乃能責命于天 今乃不自責己責命於天謂我生修短自有天命 殷之即喪 觀此知殷即日喪亡 指乃功 指汝之政事皆喪亡之兆 不無戮于爾邦 不能無誅戮之禍於爾殷邦

微子第十七 呂氏春秋曰紂母生微子時尚為妾改為妻生紂紂父欲立子爵入為卿士微子傷國將亡作此篇以告箕子比干 殷既錯天命 殷既錯亂天命逆天命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微

子微子若曰意若曰 父師少師呼箕子比干而告之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殷家危亡之證已成不復能治正四方矣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祖成湯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 我用沈酗于酒我紂沈湎酒而迷溺酗酒而醉怒 用亂敗厥德于下用亂敗湯德于下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殷之臣民染紂之惡無有小大好爲草野竊盜以至爲奸於外爲宄於內 卿士師師非度以至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 凡有辜罪凡下有辜罪者 乃罔恒獲乃上下相蒙常不獲罪 小民方興小民之被害者方將興起 相爲敵讎共爲敵讎 今殷其淪喪喪亡 若涉大水洪水 其無津涯無有津涯畔岸不復可救 殷遂喪越至于今殷遂喪亡越于今日 曰父師少師微子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 我其發出狂我念商家危亡不覺發出狂疾 吾家耄我一家皆老耄不堪 遯于荒欲遯走于荒野 今爾無指告予今我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 顚隮若之何其不知商家顚越隕墜將若之何 父師若曰箕子荅微子意若曰 王子呼微子爲王子 天毒降災荒殷邦天降酷毒之災荒亂殷邦 方興沈酗于酒紂方且興起沈酗于酒 乃罔畏畏所可畏 咈其耆長咈戾其老成長上 舊有位人舊有職位之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犧體全之牲牛羊豕之牲器實之用 以容將食無災遏相容隱將而食之略無災罪 降監殷民故我殷民用乂讎斂紂所用以治者皆重斂之人與民爲仇讎 召敵讎不怠故民仇之皆自召敵仇曾不解怠 罪合于一君臣上下悉行不義罪合爲一 多瘠罔詔善良之人多有瘠病無有詔而救之 商今其有災商家今有喪亡之災 我興受其敗我若興起誅紂人必不聽徒受禍敗而已 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商若沒亡我當守節不事他國之王以爲臣僕 詔王子出迪但詔微子出而逃避 我舊云刻子我舊日常云立微子繼帝乙微子既不立而紂立未免刻害於子 王子弗出微子不出紂必戮之 我乃顚隮我商家乃顚越隕墜 自靖爲今之計不過人自爲謀 人自獻于先王人自爲謀獻于先王 我不顧行遯如我所謀誓與商豈復顧爲遯走之

尚書句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六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三篇者是武王伐紂大會誓衆之辭史官隨其先後而記之上篇序既言一月戊午中篇又言戊午王次于河朔則知上中二篇同日而作上篇作於河南諸侯方大會孟津將渡之時中篇作於河朔孟津已渡之後至下篇作於戊午之明日故篇首以時厥明別之

惟十有一年 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文王遂受命稱王至九年大統未集而卒武王三年服畢乃於十有一年

武王伐殷 武王喪畢始伐殷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殷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 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戊午

師渡孟津 衆渡孟津而共伐紂

作泰誓三篇

誓舊簡標題 中篇渡之明日作下篇

惟十有三年春 正月也前言十一月建子爲正月言春者蓋紀改正朔以所建之月爲春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

大會于孟津 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渡

王曰 武王誓衆言

嗟我友邦家君 嗟歎我同志之衆二之賢者

明聽誓 明聽我誓言

惟天地萬物父母 惟天地化生萬物爲之父母

惟人萬物之靈 人稟五行之秀乃氣格五常之正性爲萬物之最虛

亶聰明 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資者

作

旁十

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爲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
司牧生民元后作民父母降災下民降災罪於下民沈湎冒色溺淫於酒貪冒
天武王數紂之罪以見上天之意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災下民
于色敢行暴虐敢行凶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
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修所居宮室臺則積土爲之榭又臺上有屋者陂則障水使不流池則掘地以停水侈服則華其躬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以爲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炙忠
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使不敢言剖剔孕婦孕婦則剖剔其腹剔去肉至骨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人怒其所爲命我文考乃命我文王之父文王肅將天威敬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小子發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與爾同志曰友長君諸侯觀政于商共觀商政欲紂改過而歸於善惟受罔有悛心惟受遲至十二年之久無悛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遺棄先世宗廟而不祀犧牲粢盛凡國家所蓄色純之犧牛羊豕之牲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既于凶盜

盡爲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肆而言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罔懲其侮更不懲創侮慢之心天佑下民武王既數紂罪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於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命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度德同則料度其德而有德者勝受有臣億萬今受有臣十千十萬惟億萬心其心一心義紂皆不我敵也商罪貫盈紂罪惡如繩之貫物繩亦盈滿天命誅之故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父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天者祀天也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底天之罰致天之罰於紂天矜于民上天常矜憐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 今民欲罰紂天必從而罰之 爾尚弼予一人 爾有邦家君御事庶事庶幾輔弼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 永清四海 以長清四海如源清則流清今欲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 時哉弗可失 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也

泰誓中第二

惟戊午 上篇同此日 王次于河朔 武王渡孟津止於河之北 羣后以師畢會 羣諸侯以衆盡會於武王所止之處 王乃徇師而誓曰 武王乃巡衆而誓言 嗚呼嗟歎 西土有衆周都豐鎬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言西土有衆 咸聽朕言 我言皆聽我言 我聞古人為善惟日不足 聞古人言善人為善日日憂其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凶惡之人為不善亦日日憂其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受力行無法度之事 播棄黎老 如播穀而散之散棄 其不足面黎色之老成人 昵比罪人 親近有罪惡之人 淫酗肆虐 淫色酗酒肆行暴虐之威 臣下化之 臣下皆習紂惡 朋家作仇 分為朋黨互相結為仇讎 脅權相滅 以權勢相脅更相殄滅 無辜籲

天 橫及無辜之民皆呼天告冤 穢德彰聞 穢汙之德顯聞于天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天惠愛斯民君奉天愛民 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愛民流虐毒於下國 天乃佑命成湯 天乃眷佑大命成湯 降黜夏命 降下黜棄夏之天命 惟受罪浮于桀 受罪又過于桀 剝喪元良 剝落喪失殷王元子之良善如微子 賊虐諫輔 賊虐殺害諫正輔弼之臣如比干 謂己有天命 自謂己有天命足恃 謂敬不足行 自謂恭敬之事不足行 謂祭無益 自謂祭祀為無益而不修 謂暴無傷 自謂暴虐為無傷而不已 嚴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可監為戒者不遠在桀為惡而湯伐之是也 天其以予乂民 天今以我人治斯民 朕夢協朕卜 我得吉夢與我吉卜相合 襲于休祥 密有休祥之兆 戎商必克 以戎兵誅紂理必可勝 受有億兆夷人 我有治亂之臣十人皆與我同心德 離心離德 紂有億兆雖有至親心德既離必將叛之 雖有周親 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不如仁人 不如我仁人也 天視自我民視 天視民所視為視以我民聽為聽仁人既歸於我 天聽自我民聽 況天以我民所聽為聽仁人既歸於我

則天心歸於我必矣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百姓在紂湯火中其過豈不在我一人乎 今朕必往 今我必往伐紂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舉我威武侵紂疆界 取彼凶殘 取彼凶殘之紂 我伐用張 以張大我伐功 于湯有光 紂既黜則於湯之道有光以紂喪失湯之道爲無畏 勉將上不可無畏懼之心 寧執非敵 寧執非我敵之志 百姓懍懍 今百姓罹紂虐政懍懍危懼若崩厥角 如崩摧其角無所容顧 嗚呼乃一德一心 歎汝將士當一其心德人無異志 立定厥功 立定其功之必成 惟克永世 斯能爲長世無窮之計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時戊午之明日己未 王乃大巡六師 武王自河北趨商郊乃大巡六軍 明誓衆士 明明誓告衆士 王曰嗚呼 王歎而言 我西土君子 我西土友邦冢君御事庶士在河北者皆君子 天有顯道 天有顯然不可捨之道 厥類惟彰 善惡禍福各以類應道甚彰明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今紂輕狎侮慢五常之道 荒怠弗敬 荒淫怠棄不以敬而行之 自絕于天 自紂自絕于天非天絕紂 結怨于民 紂自結怨於民非民怨紂 斲朝涉之脛 紂見冬月有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脛視之 剖賢人之心 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開而視之 作威殺戮 作爲刑威殺戮無辜 毒痛四海 而其毒痛猶於四海 崇信姦回 尊信姦邪回邪之人 放黜師保 放棄退黜師保之任 屏棄典刑 屏去棄絕前世常法 囚奴正士 拘囚奴戮正直之士 郊社不修 郊祀天社祀地 宗廟不享 宗廟以奉先王 作奇技淫巧 但作奇異伎藝凡巧於爲淫者 以悅婦人 以悅妲己 上帝弗順 故上天不順其所爲 祝降時喪 於是斷絕降下喪亡之非於紂 爾其孥戮 爾衆士當孥戮 予一人 助我一人 恭行天罰 敬行大罰討紂 古人有言曰 嘗聞古人之言 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 牝雞司晨 雌鳥而雄聲 惟家之索 索盡也 惟牝雞之晨 牝雞之晨 牝雞司晨 雌鳥而雄聲 惟家之索 索盡也 乃用婦言 紂實聽婦言 乃罔恤厥遺 罔憂恤其遺棄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亂棄其肆祀不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亂棄其遺王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紂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 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 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 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 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 以姦宄于商邑 力行無度 力行無度 播棄犁老 播棄犁老 昵比罪人 昵比罪人 淫酗肆虐 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 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 朋家作仇 胥伐于大邦 胥伐于大邦 脅權相滅 脅權相滅 無辜籲天 無辜籲天 秉德不回 秉德不回 上帝降災 上帝降災 下民有辜 下民有辜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今我必往 予弗順天 予弗順天 厥罪惟鈞 厥罪惟鈞 不可以不誅 不可以不誅 予有亂臣十人 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 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 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予小子 予小子 夙夜祗懼 夙夜祗懼 若崩厥角 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 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 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 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時厥明 王乃大巡六師 王乃大巡六師 明誓衆士 明誓衆士 王曰嗚呼 王曰嗚呼 我西土君子 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 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 厥類惟彰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荒怠弗敬 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結怨于民 斲朝涉之脛 斲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 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 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 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 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 放黜師保 屏棄典刑 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 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 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 宗廟不享 作奇技淫巧 作奇技淫巧 以悅婦人 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 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 祝降時喪 爾其孥戮 爾其孥戮 予一人 予一人 恭行天罰 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 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 牝雞無晨 惟家之索 惟家之索 乃用婦言 乃用婦言 乃罔恤厥遺 乃罔恤厥遺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 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 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 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 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 以姦宄于商邑 力行無度 力行無度 播棄犁老 播棄犁老 昵比罪人 昵比罪人 淫酗肆虐 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 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 朋家作仇 胥伐于大邦 胥伐于大邦 脅權相滅 脅權相滅 無辜籲天 無辜籲天 秉德不回 秉德不回 上帝降災 上帝降災 下民有辜 下民有辜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今朕必往 予弗順天 予弗順天 厥罪惟鈞 厥罪惟鈞 不可以不誅 不可以不誅 予有亂臣十人 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 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 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予小子 予小子 夙夜祗懼 夙夜祗懼 若崩厥角 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 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 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 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泰誓下第三 時厥明 時厥明 王乃大巡六師 王乃大巡六師 明誓衆士 明誓衆士 王曰嗚呼 王曰嗚呼 我西土君子 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 天有顯道 厥類惟彰 厥類惟彰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荒怠弗敬 荒怠弗敬 自絕于天 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 結怨于民 斲朝涉之脛 斲朝涉之脛 剖賢人之心 剖賢人之心 作威殺戮 作威殺戮 毒痛四海 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 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 放黜師保 屏棄典刑 屏棄典刑 囚奴正士 囚奴正士 郊社不修 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 宗廟不享 作奇技淫巧 作奇技淫巧 以悅婦人 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 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 祝降時喪 爾其孥戮 爾其孥戮 予一人 予一人 恭行天罰 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 古人有言曰 牝雞無晨 牝雞無晨 惟家之索 惟家之索 乃用婦言 乃用婦言 乃罔恤厥遺 乃罔恤厥遺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肆祀弗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 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 是信是使 是以爲大夫卿士 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于百姓 俾暴虐于百姓 以姦宄于商邑 以姦宄于商邑 力行無度 力行無度 播棄犁老 播棄犁老 昵比罪人 昵比罪人 淫酗肆虐 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 臣下化之 朋家作仇 朋家作仇 胥伐于大邦 胥伐于大邦 脅權相滅 脅權相滅 無辜籲天 無辜籲天 秉德不回 秉德不回 上帝降災 上帝降災 下民有辜 下民有辜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今朕必往 予弗順天 予弗順天 厥罪惟鈞 厥罪惟鈞 不可以不誅 不可以不誅 予有亂臣十人 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 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 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 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 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 在予一人 予小子 予小子 夙夜祗懼 夙夜祗懼 若崩厥角 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 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 立定厥功 惟克永世 惟克永世

洪惟作威 方大爲威虐以害民 乃汝世讎 樹德務滋 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樹德務滋 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洪惟作威 方大爲威虐以害民 乃汝世讎 乃與汝民世世爲讎 樹德務滋 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洪惟作威 方大爲威虐以害民 乃汝世讎 乃與汝民世世爲讎 樹德務滋 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民心無常撫恤我則戴爲君虐害我則視爲讎 獨夫受 今紂實助孤立謂之獨夫 獨夫受 今紂實助孤立謂之獨夫 洪惟作威 方大爲威虐以害民 乃汝世讎 乃與汝民世世爲讎 樹德務滋 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洪惟作威 方大爲威虐以害民 乃汝世讎 乃與汝民世世爲讎 樹德務滋 大抵封殖有德之人如殖樹必栽培灌溉使之繁滋 除惡務本 除去罪惡之人如除草必芟夷蘊崇務絕根本

衆士 故我大以爾衆士 予矜矜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 世讎 讎音尖 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 予矜矜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 予矜矜 予小子誕以爾衆士 其尚迪果毅

爾衆士庶幾各進於果敢勇毅之地以登乃辟君之功功多有厚賞秦功多則我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不進則我肆諸市朝有顯明之戮嗚呼嘆歎惟我文考惟我文德之父文王若日月之照臨德如日月之照臨我有周誕受多方故我周大受多方之歸往而有天下予克受非予武能武惟朕文考無罪惟我文考未嘗得罪於天天佑助我周家受克予紂若勝我非朕文考有罪非我文考得罪於天惟予小子無良惟我小子無良善之德所以我國家不能克終其令緒牧誓第四牧野乃誓臨戰之時也讀典謨如鼓春風雍容於揖遜之中讀誓如觀秋氣肅殺使人爲之戰慄矣春與秋氣象雖不侔而天所以生物則一聖人之心亦豈有二致時焉而已矣

武王戎車三百兩戎車兵車也一車兩輪故車以兩言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則共二萬二千五百人此指武王之師非兼言諸侯之師也虎賁三百人兵車外又有虎賁三百人乃驍勇之士其猛如虎之奔蓋在王左右爲侍衛者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臨戰遂作此書牧誓史官標題時甲子昧爽

武王以戊午明日己未發自河北汝五日甲子昧昧未分之際將明未明之時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郊之牧野誓衆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麾武王左手杖黃鉞右手執白旄以指麾而言所以肅其進退刺擊之節曰逖矣西土之人言遠矣諸侯衆士皆西土之人以慰勞其行役之遠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嗟歎我同志之諸侯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治事之三卿亞旅衆大夫之次於卿者師氏大夫以兵守門者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及此八國爲西伯化行江漢之域故來助周伐紂稱爾戈武王既歷衆所誓人於是使之聚爾之戈比爾干近爾之盾立爾矛矛亦戰之屬長二丈執之以立于地予其誓誓告汝士聽我王曰王曰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古人言母雞無鳴晨之理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母雞鳴晨則物反常爲妖家必索而盡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惟妇之言是用是牝雞而鳴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其昏於事神則棄其所常陳之祭祀而其不能報本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之昆弟母弟同母弟皆棄其骨肉不案之以道乃惟四方之多罪

浦逃乃聚四方之多罪而逋逃亡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於是尊崇之推長之親信之任使之是以爲大夫卿士於是或以爲大夫爲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使此等人肆以姦宄于商邑以爲姦爲宄于商之都邑今予發稱名惟恭行天之罰以恭敬而行天之罰今日之事征戰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其坐作進退之法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乃止而整齊其衆不可輕進夫子昌哉凡爾將士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其攻擊刺殺之際少不得過四五多不得過六七乃止齊焉整齊其衆不可令過殺昌哉夫子勉哉將士勉哉尚桓桓庶幾奮桓桓之威武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其勇猛如虎貔熊羆于商郊在於商郊弗迓克奔紂之衆士或有不敵我師能來奔於我汝又不可迎擊之以役西土當役用以役於西土昌哉夫子勉哉將士前後反覆其文所以致諄諄誓戒之意爾所弗昌爾將士其有不能敬勉者其于爾躬有戮有誅戮其于爾身

武成第五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害衆而用於禁亂止暴商紂既黜矣以武爲故歸馬放牛示不復用豈如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史官敘自往伐之始至歸獸之後識其政事記録其始終設施之作武成逐作此書武成竹簡標題惟一月壬辰十有三年正月二日壬辰旁死魄魄是月之輪廓初三日則生明魄死初二日則近於死魄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于征伐商而往伐商至其渡孟津而行至二月初四日甲子武王滅紂厥四月四月既生明王來自商武王自商來歸至于豐文王之所居乃偃武修文偃息武功修舉文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華山之南桃林之野皆近豐地示天下弗服示天下以今既偃武不復服牛乘馬丁未四月十九日丁未祀于周廟告祭周先祖廟即后稷至文王邦甸侯衛近而諸侯之邦甸服遠而侯服衛服駿奔走皆奔走執豆籩執豆籩以助祭越三日庚戌自四月十九日過二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王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大告天地以武功成既生魄月既望則魄生明死乃四月十八日也武王於十九日祭廟二十二日

柴望皆是生魄之后行事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使衆邦諸侯與百官又盡此生魄已后之日皆受命於周 王若曰 武王之意若曰 嗚呼 嘆 羣后 呼羣諸侯而告 惟先王建邦啓土我周王業自后稷在唐虞際封於邰建立此邦國開啓此疆土 公劉克篤前烈 后稷曾孫公劉復能修后稷功業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 至太王又后稷十二世孫去邠邑岐民以為仁人從如歸市而王者之迹始基于此 王季其勤王家 王季能繼太王之業勤於王家 我文考文王 至我文德之父文王 克成厥勳 能成其功 誕膺天命 大受天之眷命 以撫方夏 以撫安中夏 大邦畏其力 大邦諸侯則畏其力 小邦懷其德 小邦諸侯懷慕其德 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自受命至汲九年未能一統天下 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謙稱我小子繼其志 底商之罪 致商紂之罪惡 告于皇天后土 以告天神地祇 所過名山大川 與所過名山大川之鬼神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惟有道之人曾孫周王發 將大正商紂之罪而伐之 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紂無道暴虐殄絶天所生之物使不得遂其生 害虐烝民 以刑法虐害天所生衆民 為天下逋逃主 凡有逋罪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主之 萃淵藪 聚衆惡如淵聚魚藪聚獸 予小子既獲仁人 我小子既得仁人而用之 敢祇承上帝 敢祇承上帝之命 以遏亂略 以遏絶商紂為亂之謀略 華夏蠻貊 內而華夏之民外而蠻貊之邦 罔不率俾 無不相率以為己使 恭天成命 而敬上天一定不可易之命 以決伐紂之舉 肆予東征 故我興師自豐西來以東征 綏厥士女 安慰天下士女罹紂之惡者 惟其士女 周師之來 篚厥玄黃 所以盡盛玄黃之幣于筐篚中以迎我師 昭我周王且昭顯我有周當為天下主者 天休震動 以天常有休祥若此震動華夏歡抃之衆 用附我大邑周 使之歸附我大邑周 惟爾有神 惟爾天地山川神祇 尚克相予 庶幾相助於我 以濟兆民 使我克商而拯濟兆民於塗炭 無作神羞 不可棄我而不保民取敗辱以為神羞 既戊午 於是十有三年正月戊午 師逾孟津 王兵以戊午自正月十九日己未離河北至二月三日癸亥凡五日行四百里至朝歌赴敵其速也 癸亥 自正月十九日行四百里至朝歌赴敵其速也 陳于商郊 遂分布行陣於商郊牧野 俟天休命 時天行雨不前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即為休命也 甲子昧爽 明日甲子明暗未分之時欲明未明之際 受率其旅若林 紂率衆來多若林木之盛 會于牧野 會聚

牧野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 無有足以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 紂之徒衆居前者皆自倒其戈 攻于後以北 反以攻其在後之人 奔北以走自相屠戮 血流漂杵 逐至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自相屠戮而尚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故至此極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其意恐學者傳之失真以武王牧野之戰殺人誠如是之多後世嗜殺人之主必指武王爲口實故爲此枝本塞源之論孟子誠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也故血流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武王所以能一著戎衣而天下遂至大定乃反商政 紂虐政 政由舊 用成湯之舊政 釋箕子囚 紂囚箕子爲奴隸 武王反其所爲釋之 封比干墓 比干忠諫紂怒而殺之武王反其所爲而禮封其墓 式商容閭 式車上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 而憑式商容爲紂所貶退處私室武王反其所爲過容門閭憑式而敬之 散鹿臺之財 鹿臺貨財紂斂於民也 發鉅橋之粟 鉅橋穀粟紂取於民也 武王反其所爲而發之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以之大賚于四海之民而萬姓所以心悅誠服 列爵惟五 列諸侯之爵爲公侯伯子男之五等 分土惟三 分諸侯之土爲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建官惟賢 建官如三公三孤之任則取其賢而有德者 位事惟能 位如百執事之列則取其能而有才者 重民五教 重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教施之而不敢輕 惟食喪祭 食者民之天喪以篤於孝祭以報本反始莫不重之而不敢忽 惇信明義 天下有忠信者從而惇崇之有義士者從而顯明之 崇德報功 有德者崇而尊之有功者祿而報之 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創業垂統盡在是矣夫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也

尚書句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七

洪範第六 此篇以洪範名乃箕子歷陳治天下之大法如彝倫即九疇九疇之一以水言則五行者九疇之本水者五行之本水有逆順則五行因之而有汩與治也五行有汩與治則九疇亦因之而有斁與敘也豈天果有物不以畀鯀而獨以錫禹哉

武王勝殷 勝商 殺受 誅紂 立武庚 立紂子武庚奉殷祀 以箕子歸 釋箕子囚使歸于周箕子殷封之國于爵也 作洪範 遂作洪範之書 洪範 此二字史官舊題古者序自爲一篇故每篇首揭其題以爲一篇之目孔安國引序各冠其篇篇皆重言本目也 惟十有三祀 二月甲子武王滅紂之後 王訪于箕子 箕子 歎而叶言 武王往就箕子訪問治道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騭下民 惟天陰有以定下民 騭 陟 相協厥居 相而助之使合於道自然居之而安日用飲食不知其默與是道會者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惟我不知九疇之常倫所敘如何 箕子乃言曰 荅武王而言 我聞在昔鯀 陻洪水 惟我有聞在昔鯀之治水謂土勝水以土陻塞之不行蓋水者五行之本水既塞而失其本 陻 音因 汩陳其五行 汩陳其五所以亂陳其五行而不以其序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天怒下與鯀洪範九疇之道非有物而不與也

五行九疇之本五行既亂而失其本也

彝倫攸斁常倫所以斁敗者即天不與也斁如字

鯀則殛死鯀既殛死

禹乃嗣興禹繼父而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天錫禹以洪範九疇之道能行其所無事水由地中行而五行皆得其性則其本立矣

彝倫攸敘九疇之常倫所以敘即天錫也

初一曰五行初一謂五行者實日用常行之道九疇皆自是出不言用者非有物以與之也禹之治水以五者散在九疇之內所謂敬用至嚮用無非五行之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二謂人君欲修己者不可不用以敬用五者之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三謂人君欲厚民之生者不可不用五紀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四謂歲日月星辰各有象可紀考合天時者不可不用五紀所建立以治不可不用剛柔正直之三德

次六曰乂用三德次六謂君欲民時致中之道

明用稽疑次七謂君欲釋己之疑惑不可不明用其卜筮以考之

次八曰念用庶徵次八謂君當思用其衆徵之休咎以驗己之得失欲民知所畏而不敢失中必用五福以勸之

次九曰嚮用五福次九謂君於中必用六極以威之

威用六極欲民知所畏而不敢失中必用六極以威之

一五行九疇之一箕子陳日用之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列五行之名水曰潤下水性濕故謂之潤下

火曰炎上火性燥故謂之炎上

木曰曲直木之生或曲或直木之常性也

金曰從革金就鍛從人變革則從革者金之常性也

土爰稼穡土性可以稼穡然水火之性皆自然而然至於土必用人力耕耨耘耔然後於是乎可以稼穡

潤下作鹹水之味也作而成之然後有味故箕子所以必言作鹹作苦作酸作辛作甘也蓋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然後鹹之味始成豈非潤下之所作乎

炎上作苦由其性而作成之則有自然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已焦熯既久然後苦之味始成豈非炎上之所作乎

曲直作酸木之初生未嘗酸也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葉而花花而實既實然後酸之味成豈非曲直之所作乎

從革作辛金之在鑛未嘗辛也既從革而器始新久而舊舊則生鏽於上而辛辣之味始成豈非從革之所作乎

稼穡作甘上之生稼穡也其實甘則其甘之味豈非稼穡之所作也

二五事九疇之二箕子陳人君之五事

一曰貌容貌

二曰言言語

三曰視目之所視

四曰聽耳之所聽

五曰思心之所思

貌曰恭貌以接人不可不恭敬乎人

言曰從言以明理不可不順從於理

視曰明視欲及遠故貴乎明

聽曰聰聽欲在德故貴乎聰

思曰睿思欲其能通故貴乎睿

恭作肅貌所以待人而能肅則可以作成敬

從作乂言能從理義則可作成乂治之德

明作哲視而明則洞達無蔽可作而成智哲之德

聰作謀

聽聰則審諦無惑睿作聖思而能睿則無所不作而成善謀之德睿通作叡克念之聖三八政九疇之三箕子陳先王厚民之八政一曰食謂務農重穀之政二曰貨財貨謂阜通貨財之政三曰祀始之政四曰司空設司空度土居民之政五曰司徒設司徒敬敷五教之政六曰司寇設司寇立法懲奸之政七曰賓賓者交際酬酢之政如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八曰師師者寓兵於農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四五紀九疇之四箕子陳五者乃大事之經紀一曰歲歲星所次每歲一周天歲星行於天也星即二十八宿其一月一日一度歲一周天二曰月月昱乎夜月行於天日十三度有奇一周天四曰星辰即歲日月所行之次也星即二十八宿其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辰即十二辰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玄枵之類應十二月五曰曆數謂日月星辰其行各有盈縮進退遲速長短之不同然皆不離於數故以曆紀其數因以是數推考其行度以驗其當否故次五謂之曆數五皇極九疇之五箕子陳皇極之道皇建其有極人君大建立性中所固有之中道斂時五福能大建中道則能斂集是五福使備於吾身用敷錫厥庶民然後使民用中得福即是聖心敷布五福以與衆民惟時厥庶民作是庶民于汝極往就汝中錫汝保極與汝共守其中凡厥庶民凡下而衆民無有淫朋無有過黨人無有比德正而公卿大夫無有阿比之德惟皇作極皆大為中道之歸凡厥庶民衆庶民有猷智足有謀而偏於謀有為材足有為而偏於為有守正足以有守而偏於守汝則念之汝當念而錫用之使歸於中不協于極又有責之以善則不罹于咎歸之于善未至合于中道不罹于咎是人君當大其度量以受之而康而色又康安和悅汝之顏色誘之曰予攸好德彼苟改過遷善而告我曰予所好在德汝則錫之福汝則使之用中而得福即是汝與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故是人於此乎始人歸於中道無虐煢獨煢然後無虐煢獨之人不及於中者當使俯而就之及於中無侵而畏高明無畏高明之人過中而偏於能有作為使羞其行使能者進其為之行為者進其能之行兼全而歸中而邦其昌邦國得此人而用之豈不昌盛乎凡厥正人凡下而衆民之道既富方穀既先富之使有常產以養其有好德之心于汝國家時人斯其辜如是之人於是乎所為無非辜罪于其無好德無好德之心矣汝雖錫之福汝雖欲使之趨中而

錫與之偏其作汝用咎彼反謂汝用咎惡以誤之是則下愚不移其可化乎無偏無陂人人若建中以不民當處心無不平不正之私欲遵王之義必循先王正義而行之無有作好無以己私意自作好遵王之路必循先王正路而行之是猶有待於遵而後無偏無黨至於無不平於中無偏無黨於人已無蔽惡於人王道蕩蕩則無事於遵而王道自蕩蕩而廣大無黨無偏於己王道平平則王道而夷易無有作惡無以己私意自作惡無反無側無偏無陂王道正直則王道自正直而公平會其有極將見王者出與物會則酬酢應變有此中歸其有極歸而處己則寂然不動有此中曰於是自言吾所以建大中之道布爲言以訓民是彝是訓乃以是常行之是訓于帝其訓是乃得於天以爲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庶民因君感發其自有之極亦以是布爲言遞相訓戒而期於必行以近天子之光光若朝夕親近穆穆之光而密承丁寧之訓矣曰斷民稱訓之曰天子作民父母天子教我以是信其爲民之父母以爲天下王爲天下所歸往也六三德九疇之六質子陳三德之用一曰正直不剛不柔之德二曰剛克剛德之勝三曰柔克柔德之勝平康正直人君處天下平安無事之時當以正直之德待之彊弗友剛克處強梁弗友順之世當以剛德之勝待之變友柔克處變和友順之世當以柔德之勝者待之沈潛剛克然剛暴故必沉伏潛藏其威以抑其剛德之偏勝而使合於中高明柔克柔勝則懦敗必高明振奮其德以揚其柔德之偏勝而使合於中惟辟作福惟君得以作其賞善之福惟辟作威惟君得以作其罰惡之威惟辟玉食惟君得享王食之奉欲君操利勢以用三德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僭竊乎此福作威玉食臣而有僭竊乎此其害于而家則內必害乎汝之室家凶于而國外必及于汝之邦國人用側頗僻在位之人因以側而不正頗而不平僻而不中民用僭忒在下之人因僭越差忒不復名分之守矣七稽疑九疇之七筮子陳擇建立卜筮人選擇建立掌龜卜著筮之人乃命卜筮乃命以卜筮之事龜曰雨此以龜卜視其龜兆有霏然似雨而下者曰霽龜兆舒解似雨止者曰蒙龜兆希疎不連蒙暗曰驛龜兆如絲繹然始接也內卦曰驛其再接外卦動而過曰悔其再接外卦靜而正曰貞曰悔曰克龜兆交錯相侵如決相勝者曰貞而筮其事如此凡七者卜五龜卜則雨霽蒙驛克五者爲用占用二

八百四十七
著占用貞悔二者之體 行忒無非推行其義欲知差忒 立時人作卜筮凡立是人作卜筮之官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從衆也周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三易之法則卜筮復有三法必並建三人使各以法占視其吉凶之多寡以為之從違也 汝則有大疑汝武王或舉謀及乃心先謀度於汝心 謀及卜筮然後謀於心龜之卜筮 汝則從謀順又謀之在朝卿士 謀及庶人又謀之天下庶人 謀及卜筮然後謀於心龜之卜筮 汝則從謀順 庶民從庶民順是之謂大同此之謂大同 卿士從卿士順 筮從筮者而順 卿士從卿士順 庶民從庶民順 是之謂大同此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故事之所樂在吾身則有康安強盛之喜 子孫其逢吉子孫則從福慶之吉 汝則從 龜從筮從三者順 卿士逆庶民逆三者不從 吉以從多逆少故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三者順 汝則逆庶民逆三者不從 吉亦以從多逆少故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三者順 汝則逆卿士逆吉內吉內而作冠昏喪祭之事則吉 作外凶外而作征伐遷徙之事則凶 卿士逆庶民逆三者不從 作內吉內而作冠昏喪祭之事則吉 作外凶外而作征伐遷徙之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如人謀則從而鬼謀則逆 用靜吉靜而止其謀則吉 用作凶

作而遂其謀則凶箕子意猶疑以龜筮為主若龜筮從則無不吉耳 庶徵九疇之八箕子陳衆證驗之事 曰雨以潤物 曰暘以照物 曰燠以長物 曰寒以成物 曰風以動物 曰時五者無不順其事 五者來備五者之來既備而無缺 一極備凶五者之中苟有一事極備如多雨多暘凶 一極無凶有一事極無如無雨無暘亦凶 曰休徵言休美之驗有五在君之五事如何 曰肅時君之貌恭而作肅則時雨順之非淫雨也 曰乂時君之視明而作乂則時暘順之非亢暘也 曰晢時君之聽聰而作晢則時燠順之 曰謀時寒若君之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君之思睿而作聖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言咎惡之驗有五在君之五事如何 曰狂恒雨君之貌不恭則為狂狂故常雨順之 曰僭恒暘若僭濫之不聰則為僭僭故常暘順之 曰豫恒燠若豫怠之不睿則為豫豫故常燠順之 曰急恒寒若急躁之不明則為急故常寒順之 曰蒙恒風若思之不睿則為蒙蒙故常風順之 人君欲知己之咎惡觀此五者之恒若可見矣 曰休徵以感雨暘風燠寒休咎之證者兼總萬事如歲之總日月 卿士惟月卿士分居列位以治其職如日運行以成歲 師尹惟日衆正官之吏各詳如月運行以成歲 王省惟歲王者所省察者兼總萬事如歲之總日月

行以成歲歲月日時無易王與卿士師尹各得其職如歲月日時既無差易則五者之休證應之百穀用成年豐而百穀成乂用明事治而得其明俊民用章天下有道賢者出而用彰顯家用平康賢者既用則國家太平而安康日月歲時既易王與卿士師尹各失其職如日月歲時之差易則五者之咎證應之百穀用不成歲饑而穀不成乂用昏不明治道自然不明俊民用微賢者隱於側微家用不寧國家自然不寧庶民惟星衆民之徵星有好風箕星東方木宿也風中所好而好風星有好雨畢星西方金宿也雨東方木氣金克木故從木之所好而好雨日月之行星之所好雖不同而日月之行有常度民之所好雖不同而卿士師尹之治有常法則有冬有夏故日之行也春分行赤道夏至而北秋分行青道冬至而南月之行也立春東行青道立秋西行白道立冬北行黑道立夏南行赤道此日月之常度不徇乎星之所好亦猶彼卿尹之職各自有常法不徇乎民之所好也月之從星畢月苟失道妄行東從箕西從畢則箕有揚沙之風畢有滂沱之雨猶政教失常以從民欲所以亂也則以風雨則箕有揚沙之風畢猶卿士而從乎民之所欲五福箕子於九疇叶之一曰壽享年之永二曰富財貨足三曰康寧身心安靜無事四曰攸好德所好在德五曰考終命成全終命之數

而不死於非命六極窮極之苦有六一曰凶短折因凶而至短折若好勇鬬很以至夭死非正命而死皆是二曰疾有惡疾三曰憂多憂患不樂其生四曰貧困於則五曰惡為人凶惡六曰弱為人無依倚則不能自立武王既勝殷此孔子序分器亡書武王既已勝商邦諸侯制邦國以封有功之諸侯班宗彝而作分器以為有國重器作分器之書言諸侯尊卑各有分也

旅獒第七西旅一獒之獻微也武王受之若未甚害召公極言而力諫之誠慮自此玩物而喪志故作此書

西旅獻獒西戎有旅國慕武王威德獻犬高四尺曰獒音敖故太保作旅獒召公居太保之職作旅獒之書以戒武王旅獒竹簡所標題惟克商武王商之後遂通道於九夷八蠻道路通于夷蠻來享王來王非一西旅底貢厥獒故西旅亦致貢獒犬太保乃作旅獒召公作旅獒書用訓于王以訓武王曰言嗚呼嗟歎明王慎德古者明哲之王謹慎修德四夷咸賓四方之夷皆使賓服無有遠邇無遠無近畢獻方物盡獻方土所有之物惟服食器用可以為衣服飲食器用者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王乃昭明己德是致遠方之來貢遂以頒賜于疎而異姓侯國無替

厥服使無廢其事上之誠分寶玉于伯叔之國分遠方所貢寶玉於親而同姓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是用施其親親之道人不易物人皆一心事上不變易其物不以物視物德盛不狎侮君德盛大則不狎易侮慢於人狎侮小人勞力以治於人不役無以盡其心狎侮則無以盡其力不役耳目不役耳於聲不役目於色百度惟貞湛然無欲百爲之法度自然皆歸於至正玩人喪德苟玩弄人則爲薄德之人而必喪失其德玩物喪志愛玩於物則爲溺物之人而必喪失其志志以道寧今王在己之志當以道安之使聲色貨財不能惑言以道接在人之言當以道接之使誠淫邪遁不能入無益之事以害有益之事功乃成然後事之有益者其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不貴重遠方奇異之物而輕賤斯民常用之物民乃足然後民之常用乃給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況犬馬非其土地所宜不可畜養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珍異之禽奇怪之獸不養育于用不以遠方難得之物爲寶則遠人格不以遠方難得之物爲寶則遠人格蠻夷見其不貪必心悅來服所寶惟賢則邇人安所寶惟賢才任位福及生民近

西中國之人嗚呼嗟歎凤夜罔或不勤早夜無或至於不勤不矜細行皆得其安細行謂緊爲小物而受之終累大德害在己純之天德爲山九仞譬如爲山高至九仞山將成矣只曰虧一簣一簣之土虧潰則生民皆得安全功功虧一簣虧潰則生民皆得惟乃世王而有周之子孫亦可以世世惟王矣芮伯作旅巢命圻內芮國伯爵之諸侯入爲王卿士陳王威德作書以命巢君故謂之旅巢命其書在旅獒之下書既亡序無所屬孔安國附於此說

金縢第八武王有疾周公作冊書以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既事之後史官乃以其書藏於金縢匱中至武王沒後周公當國三監流言成王以風雷之變啓金縢之匱因見所禱之策史官以其出於金縢匱中故其書謂之金縢縢緘也蓋藏書於匱其以金縢之若金鎖鑰之類故曰金縢

武王有疾武王有疾病周公作金縢金縢舊簡所標之書既克商二年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武王有疾病不悅豫二公曰太公召公也我其爲王穆

卜我其爲武王敬卜於鬼神以觀吉凶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言未可以龜卜祝之憂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周公乃自以請命爲己事爲三壇同墠築土爲壇除地爲墠三壇坐北面南以禮地而爲之王同墠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公向三王而立植壁秉珪置璧於壇執圭於手以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三王欲其請命于天許其代武王死史乃冊祝曰祝史之官執公所爲冊書惟爾元孫某示三王之長孫某成王諱金縢之冊至發字云某史因記之遘厲虐疾遇危厲暴虐之重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如爾三王有責于天必須長子死以償其責以旦代某之身則請以旦代武王身予仁若考我之仁德如我父文王能多材多藝能多材力多伎藝能事鬼神則能事王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乃可受命于天帝之庭以有天下敷佑四方布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明能安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地爲天子四方之民罔不祗畏下民無不敬而畏之嗚呼

嗟歎無墜天之降寶命武王不死則不隕墜上天所降有天下之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則宗廟血食而我三王神虛亦可永遠有依托歸宿今我即命于元龜今我就受二王之命於大龜之卜爾之許我爾三王若許我代武王死我其以辟與珪我則以辟與珪歸俟爾命歸家俟爾三王肯令代死之命爾不許我我代武王死我乃屏辟與珪屏去珪辟不復事三王矣乃卜三龜一習吉祝史宣冊書畢乃以龜之三者一同相因而吉啓籥見書於是開啓鎖鑰觀所藏卜筮書乃并是吉并是吉兆卜之三者一同相因而吉公曰公言體視此兆體王其罔害王必無害不至於死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我小子因卜而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已許武王不死可爲周家永遠終久是謀茲攸俟於此當有所待其死命能念予一人我死三王必能念我公自壇墠之所而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祝史乃納禱死之冊於黃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於納冊之明日疾乃瘳愈武王既喪疾瘳後四年武王死喪去管叔及其羣弟武王同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管叔以弟居己上故與羣弟蔡叔霍叔乃流言

于國乃宣播其言流入鎬京國中若流水然曰公將不利于孺子言周公將不利便於稚子必奪成王之位
周公乃告二公曰周公乃告太公召公言我之弗辟我若不能用法誅管蔡音闢我無
以告我先王則我心愧無以告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周公於是居東二年征伐至於二年則罪
人斯得則罪之三叔斯成王所得而誅之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其後公乃作詩以貽成王
名之曰鴟鴞詩名鴟鴞其中有無毀我室之辭謂己之東征惟思王室不安亦如鳥之惜巢王亦未敢誚
公王見之亦未敢誚責周公秋大熟是歲之秋百穀大熟未穫未曾刈穫天大雷電以風
雷電大作又繼以風天忽禾盡偃禾盡爲風偃作於田畝中大木斯拔以至大木亦爲所拔邦人大恐周邦
之人觀此天變大恐懼王與大夫盡弁成王與大夫盡服皮弁以質素應天之變以啓金縢之
書將啓取卜筮之書命之間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乃得周公所自以請
命爲己事代武王之死之二公及王太公召公及成王乃問諸
史乃問前日諸史從周公冊祝者與百執事與前日百執事從周公奔走服事者對曰信同辭應曰信有是事

噫恨辭公命我勿敢言周公當時命我勿敢言矣而我言之豈不失信以負周公乎此所以有歎恨不滿之辭王
執書以泣王人悟執冊書以泣曰其勿穆卜言今不須敬卜我已知過昔公勤勞王
家昔周公勤勞王室如此其至惟予沖人弗及知惟我幼沖人不及知此事今天動威
動風雷之威使我啓緘而卜因得此書以彰周公之德彰顯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
自新迎公以歸我國家禮亦宜之國家褒崇賢者之禮亦宜如此王出郊王出郊迎周公
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禾盡起天乃降雨反回風勢禾則盡起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太公召公
乃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禾爲大木所偃仆者盡起而築之盡扶起禾築之使殖歲則大
熟是年禾大豐熟

大誥第九武王既崩周公以冢宰居攝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管叔以周公
之兄不平其事乃與蔡霍二叔倡爲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
乃挾武庚以叛王室而淮夷亦繼以叛周公於是自往東征將黜
絕有商之命先以其征伐之意大誥於天下故其書謂之大誥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管蔡霍爲三監監武庚治殷民乃挾武庚及淮夷叛周公相成

王 周公爲成王之相 將黜殷作大誥 誥遂作大誥之書 大誥 竹簡所標 王若曰 成王意如此言 誥爾多邦 大誥諸侯 越爾御事 及爾治事之臣 弗弔 我不爲天所憫恤 天降割于我家 故天降下凶害於我周家使武王遽喪 不少延 不少延長其命 洪惟 幼沖人 大自思惟我乃幼小童沖之人 嗣無疆大歷服 嗣守無窮大歷年久之天下乃莫大之事 弗造哲 我尚未能深造知人之哲 迪民康 以啓迪民於康安之地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況天能至於大而知其命哉 已予惟小子 已矣乎我小子 若涉淵水 今如涉渡淵水 予惟往 朕攸濟 我惟日夜往求我所以濟艱之道 敷賁 敷布賁飾其治 敷前人受命 以敷布弘前人大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我豈敢閉塞天所降威于天命 茲不忘大功 於此不忘監而不伐之乎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 於是生安天下之王武王所述我大寶龜而卜之 紹天 紹天吉凶雖明非龜爲紹介傳命人莫曉以紹介王天之明就受其命 即命 即龜告 曰 有大艱于西土 今者流言 西土人亦不靜 西土人亦惶惑不安 越茲蠢 於此蠢蠢而動 殷小 也 祿公

誕敢紀其敘 大敢紀其既亡之敘意圖復興商業 天降威 降威於周而武王死 予

國有疵 知我國有此疵病 民不康 民將不安 曰 故敢 予復 我當恢復舊業 反鄙我 反以我周爲商之都鄙 今蠢今翼日 今武庚蠢動於商邦今之明日 民獻有十夫予翼 賢者有十夫來爲我輔翼 以予敉寧武圖功 以爲我撫安武事所圖回之功敉撫也寧安也 我有大事 休 則我舉云我大事可謂美矣 朕卜并吉 我卜爲二龜又皆并吉 肆予告我友邦君 故我告我同志之國君諸侯 越尹氏 及庶官之正者 庶士御事 上中下衆士爲王治事者 曰 告之曰 予得吉卜

予惟以爾庶邦 我今惟以爾衆國諸侯 于伐殷逋播臣 往伐殷之逋亡播蕩之臣武庚 爾庶邦君 奈何爾衆國君諸侯 越庶士御事 及衆士治事之臣 罔不反曰 無不以言復於我曰 艱大 興師伐殷其事至難至大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今西土之民所以不安者雖由武庚之叛其源亦惟在於羣叔以骨肉之親離間王室釁端實兆於王之宮與邦君之室也 越予小子考翼 自謂於我小子當自反以成其考敬 不可征 不可輕舉征伐之事 王害不違卜 王曷不違卜而勿征耶 肆予沖人 故我幼沖之人 永思

艱長思所以曰遂艱大之說言嗚呼嗟歎允春蠢鰥寡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其鰥寡無告之民哀哉可哀也哉予造天役造爲也我爲天之所役使遺大投艱于朕身天實以事之甚大遺於我身越予沖人於我幼沖之人不印自恤豈容於我身而自恤之乎義爾邦君宜爾國君諸侯越爾多士及爾上中下之多士尹氏御事庶官之正爲王治事之臣綏予曰皆當安慰我曰無敓于恤無大憂畏謹東征之役爲朝廷憂恤之事而至於退縮不進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惟當伏義以往不可不成汝受天下之父武王勤勞所謀之功已矣乎予不敢替上帝命不敢廢上天休命東征之命天休于寧王況天往日有休美之命我安天下之王武王興我小邦周興起自我小邦周之諸侯而爲天子寧王命我安天下之王武王受茲命故能安定天下受此大命今天其相民今日天有意於誅叛人以助我民惟卜用武王尚且惟卜是用凡事不敢妄舉克綏受茲命之何可聽爾違卜之言而自沮邪嗚呼嘆歎天明畏天道甚明明而可畏弼我丕丕基今卜并吉是輔成我大大之基業王曰成王曰爾惟舊人爾邦君御事皆舊有位人爾丕克遠省爾大能遠遠思省爾知寧王若

哉爾知我安寧天下之武王當時建立若之何其勤哉天閟毖我成功之所子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我不敢不盡終武王勤勞所謀之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故我大訓化誘掖我同志之邦君諸侯我民其考察我民如十夫予翼助天之所輔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我何敢不誅武庚而於前安天下之武王謀其功之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今武庚之亂天亦惟用勤勞毖謹我民使知憂邵若有疾如人有疾去其疾則身安除其患則民可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我何敢不於武王所受休命而畢其事乎王曰成王又更端以告曰若昔朕其逝如我昔者初欲東征之時仗義決伐我其往之久矣朕言艱日思所以遲遲未行者我以爾等言難之故日念於心故至今耳若考作室我思今日正如父欲作室家既底法既致其高下向背之法厥子乃弗肯堂其爲之堂基矣況肯結構厥父菑又如耕田其父菑而去草厥子乃弗肯播其子不肯播種矧肯穫況其屋乎俟成熟而刈穫乎厥考翼今我武王定天下大業立經陳紀已敬其事如作室有法治田已菑矣今三監武庚之亂我不能討平以安社稷則

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顯設藩飾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如子之構與穫乎使武王之靈於此時見之

其肯曰其肯自謂**予有後弗棄基**我有後而終不弃我之基業乎**肆子曷敢不越邛敉寧王大命**惟其如此故我何敢不以我身撫循武王之大命謂伐武庚安周室也**若兄考**譬如爲人父兄猶成王爲人君**乃有友伐厥子**乃有朋友伐擊其子猶四國作亂害西土之民**民養其勸弗救**爲斷養如奴隸者方且坐視武庚爲民害而不救可乎**王曰**王又更端以告邦君**嗚呼**歎言**肆戕哉**肆陳也欲其陳力決行**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爾邦君及治事之臣**爽邦由哲**爽明邦國使無疑謀者由於知哲之人**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惟十人獨能啓迪人知天命所在毅然而至輔我以往**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謂武王之初所輔爾于彼時尚不敢改易其武王所班之法度**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況今天降下災戾于周邦而武王死**惟大艱人**惟大艱險之人如三監武庚之徒**誕鄰胥伐于厥室**得以乘釁而大鄰近相殺伐於其所居之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爾豈不知天命歸周有不可改易之理邪**予永念曰**我亦當深思遠慮而言**天惟喪殷若穡夫**天惟喪亡殷家如穡夫之治田畝去惡草則恐其害嘉穀武庚作亂是惡草之本根未除**予**

曷敢不終朕畝我何敢不其夷蘊崇以終其田畝之事滅武庚以終其安天下之功哉**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今滅武庚可以必勝者天亦以此休美于前寧人武王**予曷其極**我後人何能至此極至也**卜敢弗于從**卜之既吉敢不往從之**率寧人有指疆土**今我循守安天下之武王指我疆土所至不容坐受其侵略**矧今卜并吉**況今卜之龜而三兆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庶邦東征**天命不僭**今日天命已一定決不僭差**卜陳惟若茲**卜之所陳又如此**天命**

微子之命第十微子與紂同母而爲兄在商以子爵食邑於微故謂微子武王克商微子痛社稷無主乃持祭器造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使復其位至武庚作亂成王殺之然後始封微子於宋以續殷後故作微子之書以命之

成王既黜殷命廢黜殷命而絶其爵**殺武庚**武庚誅**命微子啓代殷後**命微子名啓代殷後奉祭祀**作微子之命**此篇書所標**王若曰**成王之意若曰**猷以道**告之**殷王元子**其母未立爲后生微子既立爲后生紂紂爲嫡而立微子故成王呼微子爲殷王帝乙之長子**惟稽古**考之古典**崇德象賢**當尊崇前代聖王之有德者於其子孫之中擇其賢能似先王者爲侯以奉祭祀**統承**

先王使繼承先王之統緒修其禮物修明先王禮物正色車旗制度皆如其舊作賓于王家爲於周家以客禮待之有不臣之義與國咸休與周國齊休美永世無窮長世無窮嗚呼嘆歎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汝祖湯能齊則純一不雜聖則大而化之寬洪爲廣沈潛爲淵皇天眷佑上天眷顧佑助誕受厥命遂大受天命有天下撫民以寬撫安其民以寬仁之政除其邪虐盡除夏桀不正不仁之惡政功加于時故安民之功加於當時之民德垂後裔在己之德垂及於後世之苗裔爾惟踐修厥猷爾徽子能踐履修明其道舊有令聞舊有美譽恪慎克孝誠恪戒謹能盡孝道肅恭神人齊肅恭敬幽不忽忽神明不忽人予嘉乃德我寧一嘉美女德曰篤不忘謂汝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上帝時歆上帝於是歆享下民祗協下民於是敬和庸建爾于上公用是建立汝以上公之位尹茲東夏以正此東夏之民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欽哉敬哉往敹厥乃訓往就宋國常斯民之道慎乃服命謹慎汝上公九命之服居諸侯之職率由典常循行典祀常法不可一毫僭差以蕃王室以蕃輔我王家弘乃烈祖恢弘汝有功烈之祖成湯而發揮其道德律乃有民以法整齊汝所有之民而使不越教

令永綏厥位庶可長安處此上公之位毗予一人以毗輔我一人毗音皮世世享汝世世享德後嗣汝侯之盛德萬邦作式他國皆以汝爲法式俾我有周無斁使我周家與汝親密無有厭斁之事嗟歎往哉惟休往就宋國當思所以休美其職無替朕命無廢我命汝之言唐叔得此古書序唐叔成王母弟封於晉於其食邑內得禾異畝同穎異畝隴而同穎穗獻諸天子以爲瑞獻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成王以爲周公之德所感而致君臣有合之象時周公東征未返遂命唐叔以禾迎周公而歸作歸禾遂作歸禾之書周公既得命禾周公既得成王所命以歸之禾旅自東而歸作嘉禾遂作嘉禾之書謂是禾之生本乎君之有嘉德也子之命乃陳天子所以命己之意作嘉禾

尚書句解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康叔文王子武王周公之弟成王叔父也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於衛乃紂之故都代殷後以治餘民武王崩管蔡挾武庚叛周公東征誅管蔡黜殷命然後以其餘民封康叔爲衛侯告戒之辭至于冊三支官録之以古者竹簡編書辭多非一簡所能載於是分爲康誥酒誥梓材三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武王克商封弟叔鮮于管叔度于蔡監紂子武庚治餘民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成王既伐二叔以殷餘民封康叔 以殷餘民封於衛都爲衛侯 作康誥 首以書主於告康叔故謂康誥 酒誥 以書說紂淫酒而民化之今日當有所禁止故云酒誥 梓材 名篇謂之梓材皆所以告康叔故共序 康誥舊簡標題 惟三月 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 哉生魄 月始明死魄月生即十六日 周公初基 周公初造基址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作新大邑都于王室東國洛汭之地 四方民大和會 四方民皆大和悦而來會 侯甸男邦采衛 侯甸男之邦及采與衛五服之諸侯皆在焉 百工 與所屬百官 播 播率其民之和悦者 見士于周 見而服其役事于周邦 周公咸勤 公因其來皆撫勞來而勤之

乃洪大誥治乃推廣前日大誥諸侯以治東征之役者諭臣民王若曰周公謂成王之意若曰孟侯呼康叔為長侯朕其弟乃我之弟小子封幼小之子名封惟乃丕顯考文王明之父文克明德慎罰能明其德以化民謹其罰以防民不敢侮鰥寡不敢侮慢鰥寡之民庸因其可用用之祇祇可敬敬之威威可刑刑之顯民以此至公之道昭示於民用肇造我區用能始造我周家區域之中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於我西土一二侯歸順與我共修其治我西土惟時怙冒終則蓋西土皆怙恃依賴其覆冒之恩聞于上帝由是其德升聞于天帝休天於是嘉美之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乃大命文王殪滅戎殷受厥命大受其命越厥邦厥民及其國之民惟時敘皆得其敘無有不滿之望乃寡兄勖汝少得如此之兄武王又能勉懋繼文王而有天下肆汝小子封故汝小子名封在玆東土今得在此王室之東為守土之諸侯王曰嗚呼封呼康叔名汝念哉汝當念上文所陳文武積累之艱難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今治商民大槩在敬述汝文德之父文王所為紹聞衣德言紹而繼行其所聞衣其佩服其法聲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往即乃封又敷布遍求殷家先哲之王所行善政善教用保乂民用以安治商之民汝又大遠思惟宅心知訓所以能處常知訓民之道者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又別徧求以審聞由行夏商以上古先智哲之王之道用康保民合是二者用安保康民之一槩以天理所聞所求廣而充之弘于天若德裕乃身順天賦自然之德使綽然有餘裕於汝身不廢在王命則康叔所能仰副成王丁寧之意而在上之命可以不廢矣王曰嗚呼小子封嗟歎幼小之子名封惕乃身商民未化如有痛疚在汝之身惕通逖遠官敬哉可不畏常輔人至誠民情大可見觀民情向背大可見天之輔不輔小人難保小民之情無常難安往盡乃心往汝衛國惟盡汝之心無康好逸豫無敢安然好為逸樂遊豫之事乃其文民乃可以治民我聞曰我聞古人之言怨不在大民怨不在於大亦不在小亦不在於小皆足以召亂惠不惠惟順其所不順而在己之職不逆民之事不敢為懋不懋勉其所不勉而後可以無怨矣已汝惟小子已矣乎汝惟幼小之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今汝所服行惟在於弘大王道以應殷民所欲而保安亦惟

助王宅天命 亦以輔助成王安處天命 作新民 作新商民舊俗 王曰嗚呼封又歎而呼史弘叔名 敬明乃罰 康叔雖封於衛實以衛侯爲周司寇故成王戒以敬謹明審汝所用之罰 人有小罪非眚乙人有罪小於甲然非如無目爲眚而過誤爲之 乃惟終 終於爲惡不眚改悔 自作不典式爾 自爲不合與常之事且曰 有厥罪小 雖乙有罪小於甲 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 乃甲人有罪大於乙然非終於爲惡不悛 乃惟眚災適爾 乃如無目謂爲天災適然如此 既道極厥辜 雖盡道以責之信所犯重而極其罪 時乃不可殺 是乃罪重情輕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又呼名 有敘 治有次敘 時乃大明服 於是大明政事之次序而行之 惟民其勅懋和 則民自然相勅正勸勉以趨於至和 若有疾 如汝身有病務調治之令推去病之術以去民惡 惟民其畢棄咎 則民盡棄惡而歸善 若保赤子 如赤子常加保抱撫養之恩今推保赤子之情以保民 惟民其康乂 則民皆躋治安之域 非汝封刑人殺人 刑殺固自有法非汝然雖非汝得刑殺而汝爲司寇又不可使刑殺不出於汝而假之或人也 無或刑人殺人 封得刑人殺人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劓刵人之事或出於他人而不出於汝封 又言非汝封可以自劓刵人 丁寧 又言非汝封可以自劓刵人之事或出於他人而不出於汝封 告汝 皆叔爲司寇所當謹之刑此言謹 衛國之刑故以封事列之 汝陳時臬司 王國之刑汝身任其責至外而衛國之事汝但當設是法官以治 師茲殷罰有倫 治之之道則師茲殷先王罰之有倫敘者 又曰 又言囚辭考驗已得其要未可遽決當佩服思念至五六日 女因服 然後大斷其囚獄之要辭 念五六日 一旬十日又至一時三月 丕蔽要囚 其罰必所以殷之常法川囿善矣 至于旬時 至七 用其義刑義殺 然所斷又須用其刑之合於義殺之而合於義者 勿庸以次汝封 不可使法司觀望於汝遂原法以就汝意 乃汝盡遜 乃汝所用刑殺盡順殷之常法 曰時敘 人言皆有文章 曰未有遜事 汝則言未有遜順之事 已汝惟小子 已矣乎汝康叔爲幼小之子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未有如汝心之明我心 朕德惟乃知 我德惟汝知之謂我意 乃惟有歇 以其竊取爲寇強取爲攘外爲奸媚 攘奸宄 先敎化後刑罰 凡民自得罪 凡民自爲不善得罪於天下者 寇攘奸宄 以取人物爲奴內懷詐欺又取人物爲宄 殺越人于貨 殺人至死又違道殺取人之貨財 敗姦 而不 畏死 皆強

畏死 鬱敬 罔弗憝 人無不惡之 鬱音隊 王曰封 又呼康叔名而言 元惡人 憝 此等人實爲大惡大可惡者 矧惟不孝不友 況如不孝不友尤可惡如下文所言 子弗祗服厥父事 爲人子不能敬行其父之事 大傷厥考心 大傷害其父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 爲人父不能字育其子 乃疾 乃疾惡其子 于弟弗念天顯 爲人弟不思念天倫之明分 乃弗克恭厥兄 乃不能敬其兄 兄亦不念鞠子哀 爲兄亦不務念父母鞠養幼子之可哀憐 大不友于弟 大不友愛其弟 惟弔 是皆上之教化有未至而民至於此 弔的 茲不于我政人得罪 乃以爲此皆凡民自得罪非于我政之人得罪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至於天之所與我民父子兄弟之常倫大泯絶壞亂 曰 且言其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 汝其速用文王當時所作之罰刑 茲無赦 以如此亂常者無得赦之 不率大戛 是雖大戛害於民而民愈不率教矣 戛結 矧惟外庶子訓人 況在外土爲庶子而訓人者 惟厥正人 與乎爲正人之官者 越小臣諸節 及小臣有符節者 乃別播敷 乃相與別出私意以播敷其教令 造民大譽 百端造作違道以要民之大譽 弗念弗庸 曾不念不用常道以訓民 瘝厥君 則上以病君之道

時乃引惡 下以長民之惡 惟朕憝 若此等人皆朕所惡 已 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已而汝乃速由此義皆誅殺之 亦惟君惟長 抑不思是亦汝康叔之爲君爲子等爲長 不能厥家人 不能先正其家人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 越厥小臣外正 乃與其小臣及在外爲正人之官者 惟威惟虐 更相視效肆爲刑威暴虐 大放王命 大廢弃其王命 乃非德用乂 此乃非以德而治民 汝亦罔不克敬典 今汝康叔當無不能敬行五常之道 乃由裕民 乃可以寬裕待民之自化 惟文王之敬忌 思文王當時所敬者在德所忌者在刑罰 乃裕民 乃能寬裕待民之化 曰我惟有及 自言我思有及於文王之敬忌則子一人以懌 則我一人心悦矣 王曰封 呼康叔言 爽惟民 未嘗不明者民之性 迪吉康 惟在上之人導迪於吉善安康之地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我時其法商家哲王之德 用康乂民作求 可用以安治斯民者則作起而求之 矧今民罔迪不適 況今之民無有導迪而不往於善者 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不能導迪則是無善政在其國 王曰 王又呼叔告之 封予惟不可不監 我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已行之迹 告汝德之說 告汝以明德之說 于罰之行 與其謹罰之行

今惟民不靜今民自武庚蠱有所定止迪屢未同雖迪導之仲恒和同純一爽惟天其罰殛我是我不能助上帝以綏四方用思天必降罰以誅殛我音棘我其不
敢我其何敢以怨天哉惟厥罪無在大惟其罪初不在大以其生於微細也亦無在多亦不在多以其生於寡少也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況曰由小必至大由少必至多積之不已尚將顯然聞於上天王曰嗚
呼封敬哉王又呼康叔使敬下所言無作怨無作成民怨勿用非謀非彝不可用狂妄不謀之言與奇異不常之事蔽時忱斷以是誠不則敬德敬疾修德之心用康乃心用此以安
汝心不汨外物顧乃德用此以省汝德而無失德之累遠乃猷用此以遠汝謀而無作怨之事寧則優游暇豫不事督促而民乃自此安矣不汝瑕殄我何從求汝瑕疵而殄絕於汝王曰嗚呼肆汝
小子封此肆字承上文而言上文自無作怨以下其事甚大故又嗟歎以見其事果大遂言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當知我命汝之言汝當念之不忘不能不常告汝無我殄享無於我殄享之帝明乃服命
明汝所服孟侯之命高乃聽高汝之耳以聽先王之命用康乂民用此以安治其民若曰此書前言王若曰發

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所以見周公之言謂成王之意若曰而敬行五常之道以治民往哉往汝衛國封呼叔名勿替敬典當勿廢我在前敬典之命聽朕告汝聽我所以告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享則汝以殷民世享有衛國由子及孫矣

酒誥第十二紂好淫樂爲長夜飲民化之無不沈湎于酒觀泰誓謂淫酗明汝所服孟侯之命則上下皆湎于酒可知矣今紂雖滅而餘習則未殄成王以其餘民封康叔所最急者此耳

酒誥竹簡所標題王若曰亦周公之言謂王之意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衛地紂所都故名妹邦康叔今日不可不明施至大之教命于此邦以禁民崇飲乃穆考文王汝豈不知汝敬德之父穆穆文王肇國在西土當繼王季始有國在西方岐地之時厥誥毖庶邦庶士所以作誥我庶國之君及上中下之衆越少正御事及官之副貳如小司馬小司寇之類及諸治事之官朝夕曰其朝夕訓飲惟言祀茲酒祭祀則用此酒非祭祀不可非時而飲酒惟天降命降命況天之命肇我民惟元祀始使我民造酒者惟大祭用之天降威奈何天降下威者我民用大亂喪德以我民放僻邪侈用大亂喪亡其德亦罔非酒惟行亦無非以酒爲行所行常在酒也越小大邦用喪及小邦大邦用以喪亡國家者亦罔非酒惟

辜亦無非因酒得辜罪文王誥教小子文王又告教民之幼小子孫曰有正有事汝上則有官長以治汝之失下則有務農之事無彝酒無常飲酒惟祀惟在祭祀之時德將無醉又須以德將之不至於醉越庶國飲惟祀惟文王教庶邦教民者如此故當時衆國飲酒其民曰我民迪小子我民皆當訓迪幼小子孫惟土物愛能惟土產林稻之物是愛則不敢糜爛林稻爲酒漿厥心臧不入酒以亂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故當時爲民子孫者皆能聰耳以聽祖父之常訓不敢湎酒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與幼小子孫皆純一其德無二三之失矣妹土嗣爾股肱純一其德無二三之失矣妹土嗣爾股肱純其手足之力純一其心無有怠惰作輟之意其藝黍稷以種藝黍稷黍稷農事之餘始牽其車與牛遠近以行其商賈之事賈音古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其父母致其歡以盡孝養其父母厚以酒致其養私糈變喜用無害洗跣庶士有正今衛國之臣如衆士有正長以統之者越庶伯君子衆正之君子其爾典聽朕教其與爾康叔能常聽我教訓之言爾大克羞耆惟君爾大能進用者成人爲君之則又以盡爲君之道爾乃飲食醉飽爾乃可行養老之禮而飲食醉飽無害不惟曰成王於是大思惟所告康叔曰爾克永觀省爾若能長永自觀自省作稽中德動必考於大中之德爾尚克羞饋祀羞進其饋食以祭祖考爾乃自介用逸因祭用酒自娛無聽以自助而用爲逸樂也之臣此乃信爲王家以正其處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此乃惟天順於天德降福佑助永不忘在王家使汝長保富貴不忘在王家矣王曰封成王呼叔我西土棐徂邦君我文王當日在西土以敎化棐輔往日之國君御事小子及諸治事之臣與民幼小子孫尚克用文王敎皆庶幾能用文王之敎命不腆于酒不敢厚飲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所以我周家至今能受殷命有歷下王曰封我聞之於古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在昔商之先有智哲之王迪畏天顯小民能啓迪敬畏之顯道下則畏小人之難保經德秉哲惟務經常其德而不敢少變德秉其哲在畏輔而不使少惑自成湯至于帝乙以至帝乙成王畏相所以成王業惟御事厥棐有恭故當時凡爲治事之臣者相之人其輔君皆有恭敬之誠心不敢自暇

自逸 風夜在公不敢少自寬暇少自安逸 矧曰其敢崇飲 無敢崇厚於飲酒 越在外服 乃在王畿之外服行其事者 侯甸男衛邦伯 即侯甸男衛西國之君長 越在內服 及其王畿之內服行其事者 百僚庶尹 即百官之僚屬與衆官之尹正 惟亞惟服宗工 與其副貳之人與其服事尊官之人 越百姓里居 及百官族姓致仕居鄉里之人 罔敢湎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 無敢沈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則有所畏而不縱不暇則誘之為亦不為矣 惟助成王德 所以不暇惟在佑助成就王者之德 顯越尹人祇辟 使明於正人敬法之道 我聞亦惟曰 成王又謂我聞於今亦惟曰 在今後嗣王酣身 在今嗣之王紂酣醉於其身 厥命罔顯于民 故機務皆失其條理其命令不顯著於其民 祇保越怨不易 但安於作怨之事而不改易天誓謂結怨於民是也 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又大為恣縱以侵淫泆蕩於非常詭異之事 用燕喪威儀 用燕樂而喪失為君威儀 民罔不盡傷心 民間之無不盡然痛傷於心痛其將亡也盡絶 惟荒腆于酒 紂曾不自覺方且飲酒荒亂厚於飲酒 不惟自息乃逸 不特不能自正其淫泆之失而其心且忿疾很戾雖死亡在前不能長也 很下懇切 厥在商邑 惟造作罪在所都之邑

越殷國滅無罹 雖於殷國滅亡曾無愛之之心詩所謂逢此百罹是也 弗惟德馨香祀 登聞于天 以升聞于上天 誕惟民怨 方且大興民結怨 庶群自酒 衆羣臣相從於酒 腥聞在上 腥臊聞于上天 故天降喪于殷 所以上天降下喪亡之禍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 無有愛惜殷家之意者 天非虐 由是觀之殷之亡者非天虐於紂也 惟民自速辜 惟紂自召其辜罪耳言民以其無君之德與凡民等耳猶孟子言獨夫也 王曰封 王又呼叔而語之 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但徒然如此多誥於汝 古人有言曰 蓋古人之言曰 人無於水監 人無監視於水水可監形之妍醜而已至於政之酣寐國之休戚非水之所可監也 當於民監 當監視於民則可以見成否 今惟殷墜厥命 今惟商人湎酒之故隕墜其天命正今日所當監者 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故我其可不大以此為監而撫安天下於此時哉 予惟曰 成王謂我今惟言曰 汝劼毖殷獻臣 汝康叔當堅固毖謹殷都賢臣 殷都賢臣 殷舊臣及所統諸侯何男衛之國君當諱固之此正如文王毖庶邦庶正蓋毖慎之使不湎于酒 矧太史友 內史友 殷舊臣及所統諸侯既毖慎之況太史之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之官掌八柄之法乃汝康叔之所親友者乎 越獻

臣百宗工及其賢者爲百官總長者可不固慎之乎 矧惟爾事內史太史賢臣百宗工既固慎之況與汝康叔共事之人 服休服采服休謂居尊官而暇逸者服采謂居卑官而治事者可不固慎之乎 矧惟若疇服休服采固慎之況如爾之疇匹 圻父薄違如司馬掌九畿之法故謂之圻父父者尊之爲父也有違王命者圻父薄迫而誅伐之圻音祈 農父若保司徒掌教稼穡以厚民生故謂農父當順民而保安之 宏父定辟司空掌度地以居民謂之宏父當定民居之法此三卿可不固慎之乎 矧汝剛制于酒自殷賢臣至衛三卿皆康叔所當監慎者況於汝身其可不剛以制其縱酒之失乎 厥或告曰其或有人羣聚飲酒告於汝曰 汝勿佚汝當擒捕勿令逃佚佚亦盡執拘以歸于周盡執拘以歸周家 予其殺殺我將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成王又恐康叔縱殺故又告以羣飲固可殺若殷紂所道率迪諸臣 惟工乃湎于酒及百官有沈湎于酒者此化紂之惡未能遽革 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汝勿用殺之且惟教之曰 有司明享國家所以有官主此酒者本以明潔爲享犯之用非爲羣飲設 乃不用我教辭如此教之乃有不明我教之之辭 惟我一人弗恤則是於我一人之言胃不知恤肆爲淫湎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不自蠲潔其職事於其始可與刖羣飲之人同其殺也 王曰封汝

典聽朕毖汝能常聽我戒慎之言而不湎于酒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勿使汝司民于酒而不自知也先儒以辨訓使必有自來

梓材第十三此篇蓋營蔡武庚餘黨猶有存者成王欲使康叔匿瑕含垢以德化之無事於刑故此告之篇名梓材蓋篇內有若作梓材之喻史官取以爲編簡之別

梓材竹簡標題 王曰成王呼康叔名 封汝大家通達其德意志慮於大家大家即卿大夫之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以厥臣達王又以其國內之臣通達國之情僞於王 惟邦君如此則諸侯之情上通於王下通於大家邦君之責盡矣 汝若恒汝康叔若能順民之常性 越曰於是自言 我有師師成王前告我以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我今所以順其常姓而教化之非我自爲我實有所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則爾國三卿及庶官之長與衆大夫 曰亦皆自言 予罔厲殺人我所以不敢暴厲而殺人者 亦厥君先敬勞非我自能爾也亦其君不以殺人爲事能先以恭敬勞來爲事 肆徂厥敬勞故我往而其心能以恭敬勞來爲事 肆徂厥敬勞故我往而治民於外爲宄者 殺人歷人宥殺人者與既殺人而逃走所過歷之家者皆赦

宥肆亦見厥君 此非我自能爾故亦是我見其君 事戕敗人宥 於從事爲戕賊禍敗之人尚且宥之此正謂王者言於上諸侯法之諸侯行於上爲卿大夫法之也 墻 王啓監 諸侯各監其一國王者所以啓建監國之侯者 厥亂爲民 其治主於民而已 曰而其戕敗 無相戕虐 至于敬寡 至民 寡民而已曰諸侯惟曰無疆胥戕 無相暴害 胥敬之而不慢 至于屬婦 婦女當有以連屬之不離 合由以容 合并用是四事以含容斯民 王其效邦君 成王言王所以責效於邦君 越御士 及治事之臣 厥命曷以 何用哉 引養引恬 惟欲長養民安民而已 自古王若茲監 自古王者皆如此啓監以牧民 曰成王又謂 曰我意惟曰 既勤敷菑 前既以勤力徧布菑去其草而根蓁不能害苗 若稽田 民碍如治田之類 惟其陳修 今惟當陳設其所修治之事如糞壤之類 爲厥疆畎 又爲其疆畔如田塍之類 爲其溝畎如田間通水小溝之類 康不率教 康叔可不體此 若作室家 又如人之作室家 既勤垣墉 前既勤力立垣墻城墉而內外有限可以禦侮 惟其塗塈茨 蓋康叔體此作室之義經理疆域申畫郊圻猶恐有如徐夷淮奄相煽成亂 若作梓材 又如人治梓木之材以爲器用 既勤樸斲 前既勤力爲斲

樸而斲削之矣 音朴 惟其塗丹雘 今惟當塗朱色之雘以爲之采飾康叔可不體此 道乎 音導 烏郭反 今王惟曰 周公又謂成王之意惟曰 先王既勤用明德 先王文武既已勤用明德于上下亦皆相親比 懷爲夾 懷來諸侯使爲夾輔 庶邦享 故庶邦朝享于 作兄弟方來 如兄弟之密方方而來 亦既用明德 亦謹用明德 后式典 今我君成王惟法先王之舊典 集庶邦丕享 合衆邦大來享上亦如先王之時上下皆用德 皇天既付中國民 況皇天既畀付中國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 及其中國之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 故嗣王惟德化是用 和懌先後迷民 以和悅紂之民後迷民武庚之民 用懌先王受命 如此則所行之政仰合先王之心所以能慰悅先王所受命于天而有天下者可以長保而無替矣 已若茲監 周公既舉成王之意詳告康叔於是又歎曰已矣乎今當如此監民 惟曰 惟常自言 欲至于萬年 欲至萬年之久 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及王之子孫長共保斯民而已此惟王如禹貢言厥貢羽毛惟木之

召誥第十四 此篇乃成王欲宅洛邑使召公相宅因作誥以進戒成王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是時欲都洛而卒不果還至成

王周公乃成武王之志建都洛邑而所營洛有二所瀍水之西則建以爲都而居九鼎謂之郟鄏又謂之王城取其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瀍水之東則以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東都又謂之王城取其密邇王室可以馴服其心焉然則洛邑既成成王果都此乎曰成王實都鎬京特來往朝諸侯祀清廟於此詩魚藻刺幽王曰王在在鎬是幽王猶居鎬京則成王實都鎬可知矣宣王東遷乃都洛邑而洛邑成於諸侯則成王亦於此會諸侯及平王東遷乃都洛邑而洛邑成於成王周公復辟在營洛之後召公欲成王知所以謹其始故作此篇 召邵

成王在豐 豐文王所都文王之廟在豐者 **欲宅洛邑** 以欲居洛邑告文王廟以宅洛之意 **使召公先相宅** 乃使召公先周公而往洛相視所居 **作召誥** 召公遂作此書以告成王 **召誥** 竹簡標題 **惟二月既望** 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十六日既望實得庚寅 **越六日乙未** 過六日是二十一日乙未 **王朝步自周** 成王早朝自鎬京 **則至于豐** 豐至鎬京二十五里故朝發鎬京則可至豐不待淹日也文王宗廟在豐時營洛邑故至豐告其事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惟太保召公乃先周公而行往洛地相視所居之地 **越若來** 於是順成王之命而來 **三月惟丙午朏** 三月初三日丙午月生明之日 朏斐 **越三日戊申** 過三日是月之五日其辰得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召公乃早朝至于洛用龜卜其所居是太保自二十一日離豐歷十四日至洛卜宅 **厥既得卜** 其卜既吉 **則經營** 於是經營規畫其朝市宗廟郊社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召公乃以衆殷民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水之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攻之五日乃月之十一日其辰甲寅所攻之位其規模皆成 **若翼日乙卯** 明日乃十二日乙卯 **周公朝至于洛** 周公早朝至洛 **則達觀于新邑營** 乃徧觀新邑太保之所營 **越三日丁巳** 過三日乃月之十四日丁巳 **用牲于郊** 用牲于郊以禮天地告營洛之事 **牛二** 牲用牛二 **越翼日戊午** 過明日戊午月之十五日 **乃社于新邑** 乃祭社于新邑告以營洛之事 **牛一羊一豕一** 牲各用一 **越七日甲子** 過七日乃月之二十一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 公乃早朝用冊書命殷地之衆 **侯甸男邦伯** 及侯甸男之邦諸侯之長 **厥既命殷庶** 其既命殷地之衆 **庶殷丕作** 殷地之衆皆大作以赴功 **攻位于洛汭** 攻位于洛水之汭 **予旦以庶邦冢君出取幣** 召公乃挾衆邦大君以出取其幣帛 **乃復入錫周公** 以幣帛子周公 **曰** 達致詞於公述其忠誠感動庶殷之意 **拜手稽首** 手至地爲拜手首至地爲稽首 **旅王若公誥告庶殷** 召公乃以書陳說於鎬京王所今日亦當順周公誥告庶殷之意而敬謹

其德率先天下越自乃御事於是自汝治事之臣始嗚呼嗟歎而言皇天上帝改厥元子皇天之上帝改其長子紂玆大國殷之命此大國殷家之大命惟王受命惟王受敢之命無疆惟恤有無窮之休美亦有無窮憂恤嗚呼又歎而言曷其奈何弗敬何哉人君奈何不敬乎曷其當如禮記言何居詩言子曰何其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天既遠絕大邦殷之命矣玆殷多先哲王在天然商家多有在先明哲之王精爽在天其德澤深遠越厥後王後民玆服厥命謂紂之身與紂之民所以能服受其大命厥終智藏瘝在奈何其終不能敬於爲君斥退君子而智者至於藏匿信任小人而病民者至於在位瘝音官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天下之民弗忍荼毒夫人以哀籲天以哀苦呼告上天籲音喻徂厥亡出執而紂又往出之地而拘執之嗚呼嘆歎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紂酷虐如此故天亦哀念四方之民其眷顧之命於是別用能勉力於敬德者以爲王王其疾敬德今成王不可不敏於敬修其德相古先民有夏之君平先民猶言古先之人謂禹也天迪從子保禹惟敬德故天開導之順從之以如子而愛之保安之面稽天若禹又能面向稽考天意所順向之不背稽之不違今時既墜厥命今是其孫紂不能敬德而隕墜其天命矣今相有殷今又相視有殷之湯天迪格保湯惟敬德天亦開導之感格保安之面稽天若湯又能面向稽考天意所順以有爲今時既墜厥命今是其孫紂不能敬德而隕墜其天命矣今沖子嗣今王以幼沖之子繼立則無遺壽耆則不可遺弃有壽老成之人曰其稽我古人之德謂其多識前言往行可以稽考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況又可以言其能考其謀之本於天造而無愧者乎嗚呼嘆歎有王雖小元子哉有王雖幼小乃武王長子其丕能誠于小民其大能和于小民音咸今休則今日即有休美不待時久也王不敢後用成王不敢以此事爲後之用而必以爲先務者顧畏于民嵒在於顧視而畏民情之嵒險者音岩王來紹上帝況成王自鎮京來洛邑所以繼天爲君自服于土中周公將歸政而成王自服行其政事于中土謂洛地得天地之中也旦曰於是遂引公言其作大邑謂周公亦嘗自言其所以作此大邑者其自時配皇天將使成王自是洛邑配天爲君蓋天在上爲羣物之祖君配之而在下爲萬邦之君也毖祀于上下又自是洛邑以謹祀

天神地祇 其自時中乂 然後自是中土以致治 王厥有成命 天命文武造周至成王而有成一成而不可變 治民今休 見於治民今即有休美矣皆周公言 王先服殷御事 使親比以助我周治事之臣習知之臣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與善人處陰以除其暴虐之心 節性惟日其邁 裁制其邪性則日復一日行其善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今王當以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監視其興亡 我不敢知曰 故我不敢測知而言 有夏服天命 有夏受天命王天下 惟有歷年 何爲而傳十七王歷四百三十二年 我不敢知曰 又不敢測知而言 不其延 何爲至桀殄絶不能延長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惟言不敬其德乃早隕墜其命灼然無可疑者 我不敢知曰 故我不敢測知而言 有殷受天命 有殷受天命王天下 惟有歷年 何爲而傳三十王歷六百三十九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又不敢測知言何爲至紂殄絶不能延長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惟言不敬其德乃早隕墜其命 今王繼受夏商大命 我亦惟茲二國命 我亦當思

此夏商之天命 嗣若功 繼夏商以敬德而有歷年功效可也 王乃初服 周公復辟成王乃今日初行天子之事 嗚呼嗟歎 若生子 如人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 無不在其初生之日父母當謹訓導使之馴習於善 自貽哲命 彼智哲之善雖天所賦授爲父母早訓導之使不失其本心亦若父母自與以智哲善命矣 今天其命哲 今天於君或命以知哲之德 命吉凶 或命之吉或命之凶 命歷年 或命以歷年之久皆未可前知 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 天知今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于新邑之洛 肆惟王其疾敬德 故惟王其敬於敬修其德 王乃初服 周公復辟成王乃今日初行天子之事 嗚呼嗟歎 若生子 如人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 無不在其初生之日父母當謹訓導使之馴習於善 自貽哲命 彼智哲之善雖天所賦授爲父母早訓導之使不失其本心亦若父母自與以智哲善命矣 今天其命哲 今天於君或命以知哲之德 命吉凶 或命之吉或命之凶 命歷年 或命以歷年之久皆未可前知 知今我初服 宅新邑 天知今日我王初行天子之事又居于新邑之洛 肆惟王其疾敬德 故惟王其敬於敬修其德 王其德之用 王其惟德是用 祈天永命 則天命以吉以哲以歷年誠可以求天之永命矣 其惟王其德之用 王其惟德是用 祈天永命 則天命以吉以哲以歷年誠可以求天之永命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其惟王無以小民過用非常道之故 亦敢殄戮 不敢而即殺之乃果於爲殄絶殺戮之事 用乂民 孰若用敬德以安民 若有功 若欲治民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 其惟王在於以德而率先天下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然後小民乃惟儀刑於君而用德于天下 越王顯 於是王德亦因民而顯著於天下 上下勤恤 上下皆能盡憂勤之誠以敬德 其曰 故我乃敢言曰 我受天命 我周家受天命有天下 丕若有夏歷年 今可大如有夏歷年之久 式勿替有

殷歷年 又用勿廢有殷歷年之久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故我惟欲王以德乂小民受天永長之命 拮臣蓋得乎民而後可得乎天誠不可以淫用非彝而遽至於殄戮 拜手稽首曰 召公又致敬於周公曰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我雖小臣敢以王之仇民即商民昔附武庚又叛與周為仇者百君子即周之所謂有宮君子者也 越友民 乃周家友順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 安受王之威命使有所畏而不敢叛安受王之明德而不敢叛 王末有成命 則王終有成命於天使有所慕而不忍叛 王亦顯 王之功德亦於是顯著於天下 我非敢勤 然我非敢以此為己之勤勞 惟恭奉幣 我惟當王有成命之際天下既治平之日而以恭敬奉幣帛 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用供之於王使王以此幣帛而昭答天休乃見王能於永天永長之命也

尚書句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年已二十公知王君德已成可居君位故復辭告歸王知公不可一日去己故堅留不與其去何前日疑公而今乃復留之蓋今日成王非昔日成王七年之間周召左右所以誘掖開導之者深矣故此篇首載周公在洛遣使告卜之言中載成王留公之意後載公歸自洛與王對答之語故作洛誥之書 此書 洛誥 遂作標題 周公拜手稽首曰 周公手至首首至地致敬於王而後遣使告卜辭曰 朕復子明辟 我於營洛之後即欲還子明辟之位 予旦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我向時所以居攝者以王意謙謙如恐不敢及於文王之基命蓋周家之命基於文王也不敢及文王之基命定於武王也 我乃卿 我乃繼文武保有天命 大相東土 於是大相視鎬京之東洛土以營作新邑者 其基作民明辟 不過為成王基立其君為民明君之本而已 予惟乙卯 我惟乙卯日 朝至于洛師 早朝至洛地衆民興作之師即召誥周公朝至于洛是也 我卜河朔黎水 我以

宅於大河之北黎水之上卜此不吉我乃卜瀍水東我乃渡河而南卜於瀍水之東瀍水西惟洛食惟洛地則龜兆食墨而吉蓋古者卜龜先用墨畫龜而後灼之而其兆之文循墨而行如食墨然則謂之吉也我又卜瀍水東又卜瀍水之東卜之亦惟洛食亦惟洛地龜兆食墨而吉夫周公聖人其定洛之計已定於胸中然猶卜於河朔瀍瀍東西再三不能自已者蓋以實其皆不如洛之吉耳伻來伻使來繇京師以圖及獻卜以洛之地圖及卜之吉兆獻之於王王拜手稽首曰王乃手至首首至地以謝公不敢不敬上天眷命公獻卜之言而留公曰我周之休美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敬天之休公不敢不敬上天眷命所以來洛地我周之休美來相宅所以來洛地相視其所居既定宅公今既定其所居矣伻來伻來者遣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所以來者示休美言以常膺之吉祥我二人共貞須得公與我二人同心協力貞固以守此吉祥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以我歷萬億年敬受天之休美拜手稽首誨言使我常得致所以承訓誨之言周公曰公歸自洛邑在鎬京訓誨成王曰王肇稱殷禮今日新邑既成王當肇始舉行盛禮祀于新邑以祭于新邑之地咸秩無文皆秩敘其禮文所以載者祀之予齊百工我則整齊百官伻從

王于周使從王往新邑時周公尚爲王而往庶幾有所行事於周予惟曰庶有事家宰百官尚總己以聽於公予惟曰我惟告百官曰庶有事汝從今功作元祀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今王即命百官曰記功宗我往新邑非有他也將記功之尊者以此周公正欲禮樂自成王始也惟命曰命周公曰命百官當念及朋黨之禍載當爲我大視功之所載於禮之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王未欲禮樂自己出也孺子其朋故周公呼成王爲孺子謂若欲自己教百官當念及朋黨之禍孺子其朋其往所以當念朋黨之禍者自今以往絶之於未萌無若火始燄燄無使若火之始然其初但燄燄而已厥攸灼敘弗其絶及燄燄而不已其所灼事之際及撫臨政亦在順其常道厥若彝王今將如何哉灼者有次敘不可絶也厥若彝及撫事之際如予惟以在周工一如我之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不必更求新進以間舊人自開朋黨之門往新邑今王往治新邑伻嚮即有僚當使此在周之人各自因其職而面命其所有之僚明作有功惟其有功之人明然以獎勸之術作成之惇大成裕如此則爲君者能厚其廣大之道成就其綿綿有餘裕之德汝

永有辭 汝成王可長有稱譽之辭於世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公又告王而言 乃童子今日初即政思有以善其終者 汝其敬識百辟享 在汝先自致敬以識認衆諸侯之朝享能致其誠者 亦識其有不及物 亦識認其有不能誠於享上者 享多儀 以享上之道在於多禮儀不區區在於物 儀不及幣帛之多則是物有餘禮不足 惟曰不享 身雖來朝與不享同故雖享而曰不享 惟不役志于享 心於享上若然則非特諸侯不同心與享上凡為民亦將則而效之而無奉上之意 凡民惟曰不享 凡為天下之事安得不爽亂而肆其輕侮哉 惟事其爽侮 彼諸侯享上尚不可區區於物而不盡其誠況成王以孺子為君待周公之臣徒有高爵厚祿頒賜於我 乃惟孺子頒朕 不暇聽朕教汝于 略不暇聽我所教汝而奉行之 乃時 裴輔斯民常性之道 汝乃是不藝 汝乃是不能自勉而怠於民事 廢忘 乃時惟不永哉 何能於是而永之業 篤敘乃正父 武王云為注措無不一出於正故曰正父王今當篤厚以次敘汝汝正父所為 罔不若 無所不順 予不敢廢乃命 則汝有所為我亦不敢廢汝命 汝往敬哉 今汝往新邑即辟當敬其所行之事 茲予其明農哉 我亦欲退歸州里申明農事如今人謂歸田里 彼裕我民 王若與彼新邑裕厚我民 無遠用戾 則民無遠而皆用戾止 王若曰 公欲告老歸農王於是留之意 公明保予沖子 公未可遽退且留以明明師保教誨成就我幼沖之子 公稱丕顯德 在公自舉一己大明之德 以予小子揚文武命 以予小子之故發揚文武之成功使昭昭然暴白於天下 奉荅天命 以此奉荅上天之命 和恒四方民 以此而和四方常性之民 居師 居太師之位而 無愧 惇宗將禮 乃可惇厚尊崇其大禮 稱秩元祀 以舉行次序其大祀 咸秩無文 凡不在祀典法應祀者皆以序 惟公德明 惟公之德明顯 光于上下 上則光著于天下則光著于地謂格于天地也 勤施于四方 遠則勤施于四方欲無往不被 旁作穆穆 旁則作成穆穆致敬之德以迎迓太平之治 迓衡 文武勤教 親承文武勤勤之教以輔相我者庶以不迷失之 不迷 任者惟早夜謹祭祀之禮 王曰 又呼公而言 公功 公之言 予沖子夙夜毖祀 我幼沖子今其退朝就 若時 如上文之功無不如是之厚也 王曰公 又呼公而言 命公後 欲為公立後命 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我小子 君位于洛邑 四方迪亂 況公於四方有以開其已治之效 命公功棐迪篤 公功所以棐輔啓迪於我者甚厚 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我小子 君位于洛邑 四方迪亂 況公於四方有以開其已治之效 命公後 欲為公立後命 伯爵封為諸侯

未定于宗禮 尚未定所以尊公之禮 亦未克救公功 若遽告歸恐亦未能有以定公之功 雖公於此無心而成王實慄然不自安也 迪將其後 我是以封伯禽而啓迪周公之後 監我士師工 公當且留為我監臨此治政事之衆官此士與見士于周之士同謂政事之事 誕保文武受民 大保安文武所受民于天者 亂為四輔 使治功無愧於為王左右前後之輔臣也 王曰 王又告公 公定 公當定其留計 予往已 我惟往新邑而已 功肅將祇歡 公功著在人心公又能肅敬以自將不矜代以驕人人皆敬而喜之 公無困哉 公今必當為我曲留共治斯民豈可有 我惟無斁其康寧 我惟無厭數公事 公勿替刑 公誠倦于勤之心哉 我惟無斁其康寧 四方民亦世享 世享其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 公於是手能不廢其所以 義刑四方之意 至首首至地致敬於王許以留 王命予來 謂王前所言乃命我來洛邑者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欲民奉安汝文德之祖文王受命於天所得之民 越乃光烈考武王 及增光汝功烈之父武王之功 弘朕恭 以此大我恭敬之心使來洛相其所居 其大惇典殷獻民 必當大厚其常禮以待周賢臣之有老成人者以安商人之心 亂為四方新辟 將以致治為四

方之新君 璋壁 作周恭先 為周家敬德之王相繼 敬德者皆推成王篤步 曰 公又言 自時中乂 王自是中 作洛邑 萬邦咸休 萬邦至此皆有治平之美 惟王有成績 治獨成王有成功矣 予旦以 多子越御事 周公稱名而言我曰但與衆卿大人及治事之臣 篤前人成烈 相與以篤厚增光前人文武之成功 荅其師 環以是功荅天下衆民之望 作周孚先 與周家有信德之臣凡躬行信德者皆推周公為先 考朕昭子刑 王試考我前此所則不子以儀刑之道 乃單文祖德 乃盡一是文德之祖文王之德 仵來 毖殷 前日我在洛邑營作時王使使來毖謹勞來殷民 釆 紳 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 乃因而命安慰我以秬鬯二卣秬黑黍也一稈二米天地中和之氣所產也鬯香草一以此米與此草釀而為酒中有芬芳之氣 明禋精意以享謂之禋謂明潔禋祀也 拜手稽首休享 周公於是拜手稽首盡敬而致美以享神 予不敢宿 我於此時不敢宿留王命于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 即以此酒精意以致祭于文武之朝 此乃成王以公有人臣所莫能為之功故賜公以人臣所不用之禮樂也 惠篤敘 周公蒙如此之賜當如何哉不過順治功已厚之次序一不可改作 無有 無有遽自疾 遽自害其良心 萬年厥于乃德 將見治功愈厚而天下之民雖萬年之久皆飽

多方廿八
於成王之德即
醉酒飽德之時 殷乃引考 殷民亦必感化長有所成謂風俗歸厚一成不變也 王俾殷乃承
敘 故王有所使令則殷民乃承 萬年其永觀朕子 懷德 如此則非特周
其事之次敘順言無有或違 民飽德雖殷民亦將萬年之久長
觀於我與子成王而懷歸其德也 戊辰 周公攝政之七年十二月晦日戊辰 王在新邑 王
洛在 新邑 烝祭歲 武於歲畢之日 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 周尚赤二王廟
各用赤色牛一頭 騂音辛 王命作冊 成王命有司之言作告神冊書 逸祝冊 又命史官名逸者爲之祝其所作之冊書
意祭祖廟故皆至于洛以助祭 王入太室裸 王遂入清廟之太室灌以告神裸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而不飲因
灌於地故謂裸 裸貫 王命周公後 王就廟命周公之後封伯禽於魯 作冊 復作命伯禽之冊書 逸誥 使史
逸讀以告伯禽 在十有二月 此又史官總記周公攝政之年月 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惟周公大保安文武所受之大命者終始惟七年矣
多士第十六 此篇衆多之士皆紂時有位之士也習於紂之惡頑不率敎遂遷之耳史官以周公所告之言稱爾殷遺多士又稱爾殷多

成周既成 周公於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營作王城於瀍水之東營作成周是成周乃王城東之邑也成周之邑既成 遷殷頑
民 遷殷頑不率敎之民居之 周公以王命誥 公恐有安土之人故稱成王命以告 作多士 作此篇書多
士 舊簡所題 惟三月 周公攝政七年三月遷頑民 周公初于新邑洛 初往新邑洛 用告商王士 用安慰開諭以告商紂時有位之士
多士 爾衆乃殷王遺餘之多士 弗弔 以紂爲不道不足恤事的 旻天大降喪于殷 皇天乃大降下喪亡之禍于爾殷家 我有周佑命 有周乃天佑助之命 將天明威 遂將奉上天顯然之威罰 致
王罰 致王者之罰于紂 勑殷命終于帝 以正殷之命使終絕于天謂彼不正此以天威正之 肆爾多
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故爾多士當知我周之有天下非我周小國敢弋取殷之天命 惟天不
畀 乃紂不道不爲天之所與 允罔固亂 信乎天不堅固此爲亂人 弼我 所以輔弼我周 我其敢求
位 我周豈敢求爾商之天位 惟帝不畀 紂不道不爲天帝之所與 惟我下民秉爲 惟我下民皆秉通志堂

心協力以爲我故我所以有天位也 惟天明畏 惟此天威明然可畏 我聞曰 周公謂聞人說 上帝引逸 天意於君之好逸樂者皆引以去之 有夏不適逸 是以有夏時如大禹諸賢君知天意所在皆志於夏勤不敢適情以逸 則惟帝降格 則惟天降至於夏其意向在夏也 嚮于時夏 自是之後漸次向至於是夏桀之召有惡辭在人洪逸 惟時天罔 盡大過於洪蕩而 弗克庸帝 不能用上天意 大淫洪有辭 有惡辭在人洪逸 惟時天罔 念聞 惟是之故天不復愛念不復聽聞 厥惟廢元命 遂廢絶其大命 降致罰 而降行天罰於桀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天乃命爾商之先祖成湯改革夏命爲商 俊民甸四方 又生賢俊佐湯治四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 故自湯至帝乙二十六君皆能念天之意 罔不明德恤祀 無不明一己之德以憂恤祭祀之事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亦爲天之所大建立而安治於有商 殷王亦罔敢失帝 殷王亦無敢失天意 罔不配天其澤 無不益廣其德以合上天之澤 在今後嗣王 奈何在今後嗣王紂 誕罔顯于天 大不明於天意是以天引逸而紂乃適逸矧曰 況能自言 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其有耳聽心念先王勤勞以建立國家之事業 誕淫厥泆 全不顧視天之顯然可畏民之不可不敬 惟時上帝不保 惟是天乃不安於紂 降若茲大喪 遂降此大喪亡之禍 惟天不畀 天不與紂者 不明厥德 以紂不明其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 凡四方小邦大邦皆用至喪亡者 罔非有辭于罰 以習紂惡我國家征伐四方之國無非有可罰之辭 王若曰 公又言王意 爾殷多士 爾殷衆士 今惟我周王 今國家得天下者以我周文王 丕靈承帝事 大善承順天所欲行之事 有命曰割殷 於是天有命命文武曰可割絶殷紂之命 告勑于帝 然後以正殷之事告于上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 惟我國家所作事無有再往者 惟爾王家我適 惟爾商家不明天命所以其承帝所欲行每一舉而定 惟爾洪無度 惟爾紂不君滅之而爾武庚復及使人於伐紂之事遂再往 予其曰 我豈怨汝但自言曰 惟爾洪無度 惟爾紂不君無法度 我不爾動 我固不爲汝之恐動 自乃邑 其罪皆自汝邑中自造有以招我之罰耳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 我亦念天已就於殷誅紂殺武庚而大加罪戾 肆不正 故今日汝等雖有罪我皆肆赦而不盡正其罪謂不忍盡伐也 王曰猷 此以下公告以遷之意謂王以道而言 告爾殷多士 告爾殷之衆士 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我今惟是遷爾等之居於西爾商在洛邑東自商遷洛是自東適西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然我所遷爾者非我一人奉持其德好動衆不安寧時惟天命是惟天命如此無違不可違朕不敢有後我所以急營成周遷爾而西不敢有後時無我怨爾無怨我惟爾知爾等是殷王遺民非不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今日所以不用爾等在位者殷王先世自有冊書有典籍殷革夏命載殷家當時改革夏命之事今爾又曰今爾言於下曰夏迪簡在王庭夏民在當時我殷王皆啓迪簡拔使之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皆有職事列在百僚之間予一人惟聽用德我一人惟於有德者是聽是用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汝果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之商而用之商舊為王都故從舊言天邑予惟率肆矜爾今我率皆肆赦矜恤所以遷改而西者非予罪時惟天命是惟天命如此而已王曰公又以王命告多士呼衆士昔朕來自奄昔我東滅三監之後自奄來歸於鎬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大降減爾宮商奄四國之民死命降猶今法降一等降重從輕我乃明致天罰然後我方始明致行天罰於汝移爾遐逖用移爾等於遐遠之鄉謂遷之成周是降死

等以流法處之比事臣我宗多遜亦使之親密王室親此服事以臣於我王王曰又更端稱王命告爾殷多士告爾殷家祖宗尚為多順之事特使化為友民也予惟時命有申我惟以是誥命三令五申教汝今予惟不爾殺今我惟不殺汝者邑於此洛地予惟四方罔攸賓我意以四方諸侯無所賓見於王此洛地則四方道里之均故營之以為朝會之所亦惟爾多士亦以爾衆士去王都遠教化有所不便故又營成周使汝密邇王室攸服奔走所以易於服其奔走之勞臣我多遜臣事與我王室而為多順之事爾乃尚有爾土爾所居土爾乃尚寧幹止爾乃庶幾得安於幹其所居止之事爾克敬爾能敬致敬不狃前日之惡天惟畀矜爾則天將有畀與於汝矜恤於汝爾不克敬汝若復狃前惡不能致敬爾不啻不有爾土則汝不但不能保有汝今所居之土華矧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我亦將行天罰於汝身今爾惟時宅爾邑汝惟是之故須當繼續居汝所居之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當時幼小子孫幹有年于茲洛則凡汝所幹可長久於此洛邑爾居為長久之計使子孫相繼於爾所居之地爾厥有

必有不遷者今皆興起以從爾遷 王曰周公謂成王既言此又言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於是乃或言及爾所居而不能自已者蓋欲爾往新邑變頑爲友庶幾可以安其所居也

微杜漸而作此書以警之

無逸第十七 此時周公方復政厥辟成王初臨涖萬幾能知其不可自逸而勤以行之後猶或怠況始焉不勤則後將若何故周公防

周公作無逸 孔子序此書與周公作立政伊尹徳同宣書之而意自顯 無逸 所題 周公曰 無逸君子所其無逸豫者 先知稼穡之艱難 以其先知

言 嗚呼公歎 君子所其無逸 作成有一徳同

稼穡之事沾體塗足不勝艱難 乃逸 終獲有秋之在於稼穡因此不敢

豫 則知小人之依 依賴者

逸豫 奈何相視 小人 彼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 其父母勤勞於稼穡 厥子乃不 衣乃不知衣食自稼穡艱難中來 乃逸 乃爲逸豫遊戲 乃

知稼穡之艱難 其爲子者食父母之食衣父母之

諺則反言 既又敢 議父母 既誕 誕父母 否則侮厥父母 不然則又 訕侮父母 曰乃言 昔之人

無聞知 我父母古老之人無聞見識知不能享其樂也 周公曰嗚呼 凡此更端皆歎而重其事 我聞曰 我聞

古人之言 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 嚴恭寅畏天命 上則嚴恭寅畏天命以恭之非徒恭而已敬而畏之非徒畏而已如有寇盜而畏敬畏哉如見小人在位而恭豈嚴恭哉 自度治民 下則從法度以治民 祗懼不

敢荒寧 夙夜之間祗敬恐懼不敢荒廢於事以圖安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故天與之民恢

其在高宗時 自大戊以下十四世至高宗其名曰武丁 舊勞于外 舊爲王子常勤勞於外 爰暨小人 於是所與者在下之小人 作其即位 及作起而即位 乃或亮陰三

年不言 乃或居父之喪信然陰默三年必謹持喪之道曾不發言 其惟不言 惟居喪不安發言及發言則切中人情而雍和 乃不敢荒寧 不敢荒廢於事 嘉靖殷邦 雖處衰亂之時實能善靖殷邦之亂以致中興 至於小大 至于天下之民小者大者 無時或怨 求得欲從無時有怨高宗者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享國 自高宗而後三世其君謂之祖甲先陽皆以爲太甲庚賢高宗欲廢兄立祖甲祖甲非蓋周公順世次言之太戊之後言高宗高宗之後言祖甲 其在祖甲 祖甲武丁子有兄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民間故此云不義惟王 舊爲小人 舊逃民間 作其即位 及其作起而即王位 爰

知小人之依於是知小人所依賴稼穡能保惠于庶民故能保惠愛衆民不敢侮鰥寡不敢輕侮鰥夫寡婦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享國之久亦由無逸所致自時厥後立王後所立之王生則逸生則享安逸不知民間之疾苦生則逸則逸不知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不聞勞苦惟耽樂之從惟過樂之事是從耽丁南自時厥後故自是之後或自中宗之後或自高宗之後或自祖甲之後亦罔或克壽亦無或能享壽者或十年多者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其次七八年其次五六年或四三年甚至三年四年皆耽樂損壽也周公曰嗚呼又更端歎言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謂無逸永年豈惟商三宗而已其亦惟我周家祖宗有大王王季克自抑畏能自謙抑能自畏懼文王卑服文王繼之亦以抑畏爲心而卑其所服不敢華侈即康功田功卑下其所事故所就者安民之功與田畝之功徽柔懿恭善其柔使不至於不立善其恭使不至於足恭懷保小民而保安之惠鮮鰥寡鰥寡則以恩惠而鮮活之自朝至于日中昃自早朝至日之

方中或至日昃不遑暇食不遑於寬暇以食飢則急食不暇緩食也用咸和萬民非欲自善將用此皆和悅天下之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之事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衆邦諸侯上之人當以正道待之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受命在中是近五十左右受命爲諸侯至九十七而終享國五十年亦以勤儉享國之永自今以往王繼自今以往王嗣王呼成王則其無淫于觀觀玩于逸逸豫于遊于田無過於戲田獵以萬民惟正之供以萬民在下當以正道待之無皇曰王無自大言曰今日耽樂我止今日耽於樂乃非民攸訓雖一日之樂若無害非所以爲訓民之道非天攸若亦非天意所順時人丕則有愆一時之人化之亦將大有愆過無若殷王受之迷亂無如商王名受迷惑昏亂酗于酒乃酗于酒謂因酒爲凶也酗胸德哉成王觀此可不務於德哉周公曰嗚呼公又歎言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古之人凡相與者或有過失猶陳古以訓或直言以告不從又未敢深言以逆其意與吾相得也胥保惠胥保安而惠愛之待其意敎之誨之則又詳以民無

或胥譸張爲幻故一時爲民者皆無譸張詐誕而爲幻惑之事皆以誠相處也古之人相處猶以誠相規箴如此況我與王君臣也輔弼患此厥不聽苟王於我此言不能聽用人乃訓之則人乃務相順從不復以諫正爲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乃相與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事無不變亂民否則厥心違怨及其不爲順從則其心又違怫於君怨恨於君否則厥口詛祝及其又不爲違怨則其口必詛祝於君詛祝罵之也註側助反祝呪周公曰嗚呼又歎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此四君皆行明哲之德以臨下知人情僞不爲人言所惑厥或告之曰其或告小人怨汝詈汝小人心怨汝口罵汝詈力知反則皇自敬德則大自敬修其德不復責人厥愆其以下誘上之曰而此四君則曰非民之愆過曰朕之愆允乃民之愆過若時惟四君信能如是不啻不敢含怒則於小民之怨詈不但不敢含畜忽怒於心曰樂聞其言以知己過此厥不聽苟成王於我此言不能聽用人乃或譸張爲幻人乃或有誕爲幻惑者曰小人怨汝詈汝言小人心怨汝口罵汝則汝必輕信之則汝不復辨眞僞則若時夫如是不永念厥辟又不能常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厥心必不能寬大綽緩其心亂罰無罪含怒躁急妄罰無罪殺無辜殺戮無辜之人怨有同向怨詈一人耳今乃怨惡之心同於天下是叢于厥身是其怨且將叢聚於一人之身矣周公曰嗚呼公又歎言嗣王其監于茲呼成王其當監觀我此篇之言

尚書句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君奭第十八 周公召公輔相成王營洛邑洛邑既成周公復于明辟二公之心皆欲去矣成王既於洛誥中留周公召公不悅周公之留周公又留召公故作此篇

召公爲保 召公爲大保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於道也 周公爲師 周公爲太師文王世子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 相成王爲左右 二公輔相成王實爲之左右手如舜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 召公不說 召公欲告老而歸不悅周公之留 周公作君奭 周公於是作此書以留召公 君奭 舊簡標題 周公若曰 公意若曰 君奭 君以呼其名奭以尊其身 弗弔 天不憫弔殷家的 天降喪于殷 天遂降下喪亡之道于殷 殷既墜厥命 殷家既墮墜其天命 我有周既受 我周家既受天命 我不敢知曰 我不敢知而言 厥基永孚于休 其周家基業長信有休祥否 若天棐忱 周既順天之道天亦輔周之誠 我亦不敢知曰 我亦不敢知而言 其終出于不祥 其周家終久有不祥否 嗚呼君 嗟歎呼君以告 已曰 往日汝已曰曾言 時我 人事是在我不在天 我

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故我亦不敢以得上天之命爲安弗永遠念天威乃不永遠思念上天之威越我民罔尤違乃使我民無尤怨違戾惟人亦惟在盡人事而已在我後嗣子孫在我成王之後子孫大弗克恭上下大不能恭敬天地遏佚前人光遏絶佚失文武光明之德在家不知我退老在家有所不知天命不易則天命不可輕易天難諶天難信諶忱乃其墜命墮隳其命弗克經歷不能經歷於久遠嗣子孫其責非克有正非能別有正道以訓成王迪惟前人光所以啓迪之者惟以文武光明之德施于我沖子施其訓于我沖幼之子成王又曰天不可信周公既言天難忱於此而又言天本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我言惟安天下之王武王之德可以延天德及於後人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故天不用忘文王其初所受之天命遂延及武王又延及成王而不替也公曰君奭周公又呼召公而告之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我聞在古成湯既受天命爲君時則有若伊尹其時則有如伊尹輔佐成湯之德格于皇天足以感格上天在太甲太丁子成湯孫時則有若保衡伊尹居職衆賴以安平在太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尹子陟與臣扈輔相大戊之德足以感格于上天巫咸乂王家又有巫咸治王家之事在祖乙河亶甲之子太戊之曾孫時則有若巫賢其時則有如人臣名巫賢在武丁盤庚弟小乙之子時則有若甘盤其時有如甘盤率惟茲有陳此巫賢甘盤皆率循前代諸臣有功業陳列於上者保乂有殷用以保安乂治殷之天下故殷禮陟配天禮升配于天爲天子多歷年所子孫至於長有天下天惟純佑命天於是純一佑助眷命商家則商實百姓故使商家內而百官族姓之中有如前五六大臣者王人罔不秉德明恤以至凡在王朝之人無不秉持其德以明其憂國之事小臣屏侯甸外而小臣亦無不藩屏與侯甸之服畿餅矧咸奔走況又皆奔走服役也惟茲惟德稱惟於此惟德之是舉用乂厥辟以乂治其君之事辟壁故一人有事于四方故一人苟有所施爲於四方若卜筮如卜龜筮蓍罔不是孚四方之民無不是而信之公曰君

帝道迪文王使其德著見於上
覆冒于下遂能升聞于上天 惟
王惟茲四人至武王時號叔
死惟得此四人 尚迪有祿猶尚啓迪武王
使終有天祿 後暨武
王其後遂與
武王俱起 誕將天威大行
天威 咸劉厥敵皆殺其敵
如糾者 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四人又昭顯武王之德使覆
冒於天下大盡稱頌武王之德 今在予
小子旦若游大川今旦身任重責如游
大川之中險而難濟 予往暨汝奭我自今
汝召
公奭以往與 其濟小子其濟渡小子成
王於大川之險 同未在位輔贊之誠亦如成
王未在位之時 誕無
我責其任甚重大
無責我留汝 收罔昌不及召公倘果於去國收藏
韜晦無能勉其所不及 耇造德不
降則是國之老臣造德在
躬不肯降下及民 若苟 我則鳴
呼君稱召公而告之 肆其監于茲當監視
有能格其敢言有至治之極 公曰嗚呼
我受命無疆惟休我周受天命雖
有無窮之休美 亦大惟艱亦大有艱難之事 告君
乃猷裕我今告召公當謀寬
裕其心不可褊窄 我不以後人迷我與汝共輔成王一
出於正則後人循

奭又呼召
公告之 天壽平格天所以壽商家使之長久者以
君臣能和平其民使至於善 保乂有殷故
安治有殷天下
而壽其國脈 有殷嗣天滅威其後嗣紂不能平格不爲天
所保所乂故天滅之以威 今汝永
念今召公若能長以商家享則有固命則周家享堅
固之天命 厥亂明我
國長知爲念且留輔成王 新邑惟
新造邦其治功當顯明於我新造之
邦時新作洛邑成王新即所 公曰君奭又呼召
公告之 在昔上
帝割在昔上帝
割絕殷命 申勸寧王之德又重勸勉
武王修德 其集大命于厥
躬乃衆集有天下之身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惟文王當來應
幾能修治變和
我所有之諸夏者
亦惟得五人之用 亦惟有若虢叔王季
之子 有若閎夭有若散
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五人相與
輔贊也 又曰公又
言 無能往
來使當時無此五
人往來反覆 茲迪彝教於此啓迪文王
以五常之教 文王蔑德降于國
人文王亦無德
降及於國人 亦惟純佑秉德亦惟天純一佑助文王故生此
五賢佐皆是秉持其德之人 迪知
天威明知上天可
畏之威所在 乃惟時昭文王於是昭顯
文王之德 迪見冒聞于上

守不至迷惑

公曰前人敷乃心悉命汝周公謂文武昔日敷布其心腹之言悉命於汝作

汝民極使汝作起汝民之中道曰汝明勖偶王故周公又告召公以汝當明明勉力與我匹合輔佐成王

在亶乘玆大命在於誠信行此武王大命惟文王德惟法文王之德丕承無疆之恤且勉留以大承今日國家無疆界之憂恤公曰君尊稱召公爲君告汝朕允謂我告汝皆中心之信然者保

奭又稱其官呼其名而告之其汝克敬汝聽我言須克敬不輕忽以予監于殷喪大否以我所言監視殷家之喪亡大可鄙惡否音鄙

肆念我天威遠念我國家今已平治然天威可畏予不允惟若玆誥予若不信何故如此惟多言告汝

予惟曰我意惟言襄我二人所以贊襄欲成文武二人之功汝有合哉汝當與我合心協力言曰而汝乃有言曰在時二人弗戡惟是文武受之有所不勝其汝克在亶乘玆大命文武二人之時聖德上感於天天之休美多至於時惟時二人天休滋至

敬德汝今惟能敬修其德明我俊民顯明我國家或有俊民在下未舉者以待他日之代已在讓後人于丕時在讓後人于昌大之時若今日欲去未可也

嗚呼又嗟歎告召公篤棐時二人我

式克至于今日休我與汝厚輔文武二人故我周家用至于今日之休美

功于不怠我二人猶當皆勉力成文王未成之功不可倦怠

我咸成文王洎隅日出之邦罔不率俾無不率從惟我所使

丕冒海隅出日必使周家之治大覆冒于

敬德汝不可便退而不念此也公曰嗚呼君又歎而尊召公告之

玆多誥予若不順於理何爲如此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我惟用閔念天之於民未嘗不愛之

予不惠若召公爲君而言

罔不能厥初亦無不能勤其始惟惟其終惟善終則難亦欲召公善終如始也

惟乃知民德惟汝知斯民之德亦

我此言往敬用治自今以往以敬治乃是終始如一矣

祇若玆汝惟敬而用

蔡仲之命第十九武王命正三叔之罪囚蔡叔于郭鄰其子仲克庸祇德周公告諸王而封之蔡以續蔡叔之後故作此篇

蔡叔既沒沒死也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王命蔡仲嗣諸侯之位行諸侯之事作蔡仲之命舊簡所題惟周公位冢宰公居太宰之位正

百工董正百官羣叔流言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乃致辟管叔于商以法誅殺囚蔡叔于郭鄰蔡叔罪輕於管叔止囚於中國以車七乘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乃七里之外地名郭鄰囚者制其出入地身未死不可使不食必有以養之降霍叔于庶人霍叔罪又輕於蔡叔止降而爲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間不得與兄弟敘齒列三年後則齒之矣蔡仲克庸祗德蔡叔子仲能用敬修一已之德周公以爲卿士周公舉以爲己所封國之卿士叔卒蔡叔死乃命諸王公以蔡仲命之於王邦之蔡國之於蔡繼父之國王若曰小子胡仲成王之意言曰小子者年尚少胡仲之名惟爾率德改行惟爾循文武之德改蔡叔之行克慎厥猷能謹行其道肆予命爾侯于東土故我命爾于王室往即乃封敬哉往就汝所封之國其可不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爾庶幾欲掩蓋前人之過惟忠惟孝惟忠孝可掩父之罪爾乃邁迹自身又勉仲遠汝父所行之迹當自改身始克勤無怠又將之以勤而無怠惰以垂憲乃後用能垂法於後世蓋蔡叔已不足法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當率循爾祖文王之常訓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莫復如爾父蔡叔之違背王命皇天無親勿謂汝父有罪天不輔汝蓋皇天無親疎惟德是輔有德者必輔之民心無常勿謂汝父有罪民不懷汝蓋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有恩惠則懷慕爲善不同天下之善多端爲善雖不同同歸于治而同歸於致治爲惡不同天下之惡雖不同同歸于亂而同歸於致亂爾其戒哉善惡一分治亂立應可不戒哉愼厥初謹其始之所行可爲善於始又爲善於終惟厥終爲善於終不爲善於始而爲惡於終終以不困終不困而歸於治惟厥終爲善於終終以不困窮則終於力困計窮而歸於亂矣懋乃攸績勉汝所立功績睦乃四鄰和睦汝四鄰之國以蕃王室勉汝之功則蕃屏王室在此矣以和兄弟和汝四鄰則和兄弟之國在此康濟小民於康安小民之居濟成小民之業者率自中當率循大中之道而行之無作無作一已聰明喜功生事以紊亂舊日之章程詳乃視聽詳審汝之視聽不可視非禮之事不可聽無稽之言則予一人汝嘉予汝嘉美而不汝棄矣王曰嗚呼小子胡嗟歎呼名而告之汝往哉汝自今以往無荒改易其法度則予一人汝嘉予將

棄朕命無荒忽以棄我之言成王東伐淮夷此孔子序成王政之書謂淮夷叛成王東伐之也遂踐奄遂滅奄國作成王政史官作成王政一篇書成平也成王既踐奄以爲王者政令也書亡將遷其君于蒲姑將徙奄君於蒲姑地使之邇王室之化周公告子序將蒲姑之書謂成王既滅奄國周公以遷奄君於蒲姑之意告召公作將蒲姑一篇書亡召公成王當伐奄之後歸于鎬京告四國多方併及天下諸侯謂多方第二十周家得殷之天下實出於天命非以人力取之故作此篇成王歸自奄奄國而歸在宗周歸在鎬京謂之宗周宗尊也言周家爲天下所尊誥庶邦以諸侯來朝於鎬京因而誥衆邦之諸侯作多方舊簡所題惟五月丁亥記其日此篇作多方遂作王來自奄自伐奄國而來至于宗周至于鎬京周公曰王若曰周公以王命言猷猷道也告爾四國多方以道告諸蔡商奄四方諸侯惟爾殷侯尹民併告爾殷國諸侯與正民之官我惟大降爾命我惟大降下教命告汝以周家得殷天命實出天命非以人力取之者屢矣爾罔不知汝等無不知之洪惟圖天之命命汝等人惟圖度天命安料天命未必在虐弗永寅念于祀乃相扇復叛不能長永敬念爾侯國有宗廟社稷之祀自取誅夷則夷宗絶祀惟帝降格于夏豈不見當時天降災異至于夏桀使之知畏而改過有夏誕厥逸夏桀大爲逸樂不肯慼言于民不肯出憂戚之言于民乃大淫昏乃大淫亂昏蒙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不能終一日勉行天道乃爾攸聞此有夏之德乃爾之所聞厥圖帝之命桀亦以己意圖度天命命謂天命必在於己不克開于民之麗乃不能開示民之所附麗者蓋君仁則仁君義則義君之所行即民之所附麗者也離乃大降罰乃大下刑罰之威崇亂有夏以增重其亂于有夏之國因甲于內亂天下亂因始于內先亂不克靈承于旅不能以善道承順衆民使趨於善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不能大惟進用恭德之人以大舒緩於天下之民謂迫促之也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桀於有夏之民凡貪叨而懫懫者日日而欽敬之劓割夏邑劓割害也使之在位在職割害天下如劓鼻然劓又四韜韜斂求可爲民主者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乃大降下明美之命於湯刑殄有夏刑以殄絶有夏惟天不畀純則天之不畀於夏者亦純一而不變矣乃惟以爾多方之

義民不克永于多享乃惟桀用爾多方有義之民則易斥絶不能
惟夏之恭多士惟桀所敬用之衆長永與之多享於民上謂不使久於其位也
之道徒安受寵榮不能治民乃胥惟虐于民乃相與爲暴至于百爲甚至百端所爲大
虐以加于民不克開皆不能開明謂事事暗昧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能用多
與湯方之衆簡代夏作民主大代夏爲民主慎厥麗乃勸謹修民之所附麗者在於善以爲民之勸厥民刑
用勸其民取法於湯亦取勸勉於善以至于帝乙自湯以至帝乙家法相傳
無不明顯其德謹用其罰亦克用勸民亦能勉於善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雖多
罪之人要勒拘於獄而殄戮之民服其刑之當亦能用至勸勉解釋放之亦
能用至於勸謂商之賢君皆能勉民於善刑之釋之無有不勉於善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無罪之人開
多方享天之命失民心遂失天命是不能用民以受天命嗚呼王若曰周公先自歎而後稱王命誥
告爾多方謂我爲誥文以告爾多方諸侯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桀與紂所以亡考非天用簒夏殷而不佑之也乃惟爾辟紂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
用爾多方大爲淫泆之事以屑屑有辭其罪惡所以屑屑有可舉之辭也乃惟有夏此詳言天
圖度天命謂天命之在我屑屑有夏之君桀圖厥政不集于享圖謀政事不成于享天命之意天降時喪故天降是喪亡於桀
有邦間之使能有邦國者間而代之謂湯代夏乃惟爾商後王此詳言天釋爾君紂逸厥逸
逸其所逸蓋淫泆之事非人君所當爲者紂乃逸之圖厥政故所圖謀其政不蠲烝不能蠲潔其身以進於善天惟
降時喪故天降是喪亡於紂惟聖罔念作狂爲聖人不能念念於爲善則爲狂人惟狂克
念作聖爲狂人能念念爲善則爲聖人天惟五年紂狂甚矣天猶以爲萬一克念亦可以聖故遲以五年之久須
暇之子孫須待寬暇此湯子孫如紂庶其改悔念於善之此也猶言之人也之德也誕作民主奈何五年之間雖紂
大爲民主罔可念聽無一言之可念無一善之可聞天惟求爾多方天惟是求於多方之中視其有德者
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大震動以天威以開迪其能顧謀天意者將以用之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而爾多方又無有能顧天者惟我周王謂文武靈承于旅善承奉于衆民克堪

用德 能任用於有德 惟典神天 故可以主神天之祀為天子 天惟式教我用休 天於是陰誘文武以休美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畢至 簡畀殷命 大畀與殷命 尹爾多方 使正爾多方之衆而為君 今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我曷敢多誥 今我何敢多為誥命以告汝之生命謂汝等屢叛義當誅滅我以不忍殺故與汝等生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爾曷不深信我命奉行之以寬裕饒益於多方 爾曷不夾介我周王 治道於我周王也 享天之命 以享于受上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 據汝罪在誅戮我周撫汝以之田 爾何不順從王 攸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政以明天之命 爾乃迪屢不靖 爾今乃行其惡屢為不靖之行 爾乃不大宅天命 爾乃不肯是汝心未知自愛 爾心未愛 爾乃自作不典 爾乃自為不常之事 圖忱于正 乃欲謀信其正道而行之安有是理 我惟時其教誥之 我惟時時教汝告汝 我惟時其戰要囚之 告教不從又時時驚戰汝以要勒拘囚之威使知畏 至于再至于三 誥教要囚再三

如此 乃有不用我降爾命 乃有不用我所降與汝之生命復敗叛逆 我乃其大罰殛之 我乃大罰誅殛於汝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非我周家秉持其德不務安康而殛殺汝 乃惟爾自速辜 乃汝再叛自召其罪 王曰嗚呼 王又嗟吾 猷告爾有方多士 以道普告 暨殷多士 及殷衆士 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今爾等多士自周公東征奔走臣服於我所立之監已五年矣監為諸侯監民者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及汝等多事其中有胥之長與小官之正大官 爾罔不克臬 無有不能守法者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 汝自為若有乖戾不和如犯今陵上汝當自有以和之 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汝室家之內如父子兄弟或為不和汝當有以和之以汝為官長能守法當以正率人也 爾邑克明 汝若能此則汝所居之邑必能至於明爽 爾惟克勤乃事 亦由汝能勤其事之所致 爾尚不忌于凶德 汝庶幾不諱忌乎凶惡之德謂無凶惡可以諱忌也 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亦是汝能用至敬而在位 克閱于乃邑謀介 汝能開視汝邑而治之謀以介助於王室 爾乃自時洛邑 汝多士乃自此洛邑改過遷善 尚永力畋爾田 庶幾可以永遠盡力以治爾所

有之曰天惟畀矜爾天亦將畀與爾以福而憐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我周亦惟大介助爾修德而賜賚爾迪簡在王庭汝修德既成我又將行簡擢之典列在王庭爲官尚爾事加汝以職事有服在大僚使有所服行於大僚不特食邑於洛而已王曰嗚呼多士又歎而呼多士告之爾不克勸忱我命汝等若不能勸勉以誠信行我教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則是汝等不能奉凡民惟曰不享凡民亦將化汝所爲惟曰不復享上爾乃惟逸惟頗則是汝等自爲頗僻自爲縱逸上自爲頗僻大遠王命大遠棄於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是爾多方之上自探取天之威罰我則致天之罰我於是致行天罰於爾身離逖爾土又將遠徙使不得享土西之樂王曰王既以恩誘之又以威懼之又繳前說而曰我不惟多誥我本不欲多爲言語告汝我惟祇告爾命我惟敬告汝以命蓋前言有簡在王庭之賞又曰言既竟又告之時惟爾初又有離逃爾土之罰乃是汝禍福之所由分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我所以東征者非我之罪乃是爾等於其初不能敬修爲和至乖戾犯我則無我怨是汝等自取不當怨我

立政第二十一周公戒成王以用人之事不曰用人而以立政名篇蓋謂得人則政自立

周公作立政立政周公若曰公意若曰拜手稽首致敬盡禮解見召誥告嗣天子王矣告成王以任人之道以其繼天子爲王與幼小不同用咸戒于王盡皆舉任人之道戒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在王左右朝夕親近者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小則有綴衣大則有常伯牧民之長虎賁以武力事王皆掌王衣服賁奔周公曰嗚呼歎言休茲知恤鮮蘇道爲夏受者惟有夏之君禹乃有室大競乃有夏所以大強盛者繭俊尊上帝能呼招賢俊使奠天職治天事而尊事上天之命在此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於是行知人之明以誠信在九德之人乃敢告教厥后故有夏之臣方敢進用人之戒於君曰盡君道者曰宅乃事惟曰居乃事之職者以有常任之才宅乃牧居乃牧之職者必有常伯之才宅乃準居乃準之職者必有準人之才茲惟后矣三宅各得其人此乃可盡爲君之道謀面用丕訓德又謀之於人面

之於己以求夫大順德之人 則乃宅人 然後可以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 紲不能以禹爲法於此三宅之中無有義理者 紲德惟乃弗作 紲德於是不能興作使德日起而大有功 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自是以往任用皆暴亂必德之人宜滅亡而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 及湯升爲天子丕釐上帝之耿命 大能保上帝之明命而不失者 乃用三有宅 乃在於用已用之三宅人乃事乃牧乃準其才副所稱說 嚴惟丕式 成湯之時既用其人又嚴而思之大以其人爲法 克用三宅三俊 所以能用三宅三俊之賢 其在商邑 故宅俊在商邑 用協于厥邑 近而商邑之民用和協于其邑 其在四方 宅俊在四方 其在紂德昏蒙 紲敢 惟羞刑暴德之人 所進皆淫刑暴德之人 同于厥邦 與之同治其國 乃惟我有夏 紂既喪國天乃使我周有華夏之國 紲 式商受命 周既得國

乃法成湯所以受天命之心在於用宅俊之賢 奄甸萬姓 以盡治萬姓 亦越文王武王 及文王之興克知三有宅心 能知已用三宅之心 灼見三有俊心 灼見未用三俊之心 以敬事上帝 上天生賢之意文武能當其意矣此乃敬事上天之命 立政 立夫政任人之官即常任也以治民爲職 任人 準夫牧 立夫準夫牧之官即準人也雖以平法爲職不專任法以齊民又有仁政以養民 作三事 任此三職者 準在文武謂之民長伯政任人準夫牧至成王謂之常伯常任準人蓋時既不同官名亦隨時而變 虎賁 以武力衛王者 賁奔 綴衣 掌王衣服者 趣馬 掌馬者 趣七口 小尹 小官之長左右攜僕 在王左右執持器物之臣 百司 若司裘司服之屬 庶府 若內府大府之屬以見文武之時近而在國室 朝廷之上者無不得人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內有小伯以愛養惠民於都鄙亦如朝廷常伯 藝人 以才藝任事於都邑亦如朝廷常任 表臣 執法於都鄙以表倡其民亦如王朝準人 百司 在都鄙之百官有司 大史 即周禮大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都鄙之內亦有之 尹伯 正民之長官 庶常吉士 衆有常職之善士蓋統包都邑之衆官以見文武之時都邑之閒皆得人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外而侯國大國三卿如司徒司馬司空與夫爲亞夫者爲旅士者亦無不得人 夷微盧

烝三亳阪尹 遠而繼夷之內屬如夷微盧三國之衆及三亳之地歸文武者與凡阪險之地者文武皆置官以尹正之其官亦無不得人 文王惟克厥宅心 文王能善處其心詐僞不能亂邪佞不能惑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 乃能立此常事之官即任事之臣若常任是也 以克俊有德 此兩官皆是能立此司牧人即養民之官若前所謂常伯也俊而有德者所兼于衆謀謨議論之職衆聽斷獄之事衆機密謹重之事 惟有司之牧夫 惟以委之在朝而有司有者與在外而養民者 是訓用違 事在有司牧夫有當用而從有不當用而違文王皆一一順之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非特罔知且罔敢知非特兼之不敢且知之亦不敢以見文王皆一一順之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非特罔知且罔敢知非特兼之不敢且知之亦不敢以見文王用人之專 亦越武王率惟牧功 亦及武王欲率循思惟文王牧之功 率惟牧功 欲率循思惟文王牧之功 不敢替厥義德 必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如寧天下之功 不敢替厥義德 必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如爰整其旅以遏徂莒即爲牧寧天下之功 不敢替厥義德 必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如 牧之婢 牧寧天下之功 不敢替厥義德 必不敢廢文王之義德如 牧之婢 率惟謀從容德 欲率循思惟文王遠大之謀 率惟謀從容德 欲率循思惟文王遠大之謀 以並受此丕丕基 卒其伐功則武王之義德即文王之義德偃武修文則武王之容德即文王之容德故文武並受此大而又大之基業 嗚呼 周公歎言 孺子王矣 孺子今已爲王矣 繼自今我其立政

自今以始政必由我而立 立事 常任也 準人 即準人 牧夫 常伯也 我其克灼知厥若 亦必自我能灼知其順行之所在 丕乃俾亂 然後乃大使之爲治 相我受民 相助我所受民於天 和我庶獄庶愼 和諧我衆刑獄衆謹愼之事 時則勿有間之 是則不以己間之即罔敢兼罔敢知之意 自一話一言 自是雖一話言之須 我則末惟成德之 我則終思大成德之俊彥而用之 以乂我受民 以治我所受民於天 嗚呼 公又歎言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 予旦所言皆是聽受人之美言 咸告孺子王矣 今皆告孺子使知爲王之重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 繼自今以往凡爲文王之子孫者 其勿誤于庶獄庶愼 皆不誤于庶獄以人命所係不誤于庶謹以機密所關 惟正是乂之 惟擇正直之士是治之 自古商人 自昔商王 亦越我周文王立政 與我周文王所以立政者 立事牧夫準人 其於立事牧夫準人三宅之官 則克宅之 則能居之於此 克由繹之 則能紬繹反覆審而又審惟恐非人 玆乃俾乂 於此乃可使之爲治 國則罔有立政 爲國家而不能有以立其政者 用儉人不訓于德 以其用險佞之人不順于德者 是罔顯在厥世

故人主於是亦無顯名在其世繼自今以往所繼自今以往所以立政事者其勿以憸人佞之人其惟吉士惟用吉德之士用勸相我國家用之使勉力相助我國家今文子文孫今文王已之子孫孺子王矣如成王已爲王矣甘司之牧夫惟謹擇有司牧夫主於養民者使任夫刑罰至畏之中有至愛者存其克詰爾戎兵兵亦刑之大者成王又當自治爾戎以陟禹之迹故兵權所用惟外大禹治水舊迹止乎五服之內以窮兵遠討爲戒方行天下而兵威所及始行乎天下之廣至于海表以至四海之外罔有不服無有不服以揚武王之大烈可以發揚武王之大功蓋武王定天下今成王復能撫萬邦是發其潛德之光也觀文王之耿光由此可見文王明德之光者遠歎古辛反嗚呼歎辭又歎言繼自今後王立政繼自今成王而後凡繼王立政事者其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有常德之人好奇立異者不可用周公若曰公之意若曰太史即周禮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其職在於掌法司寇蘇公爲武王之司寇者蘇忿生其職在於用法式敬爾由獄用能敬其所用之刑獄以長我王國故時無寬民而王國之祚於是長久也茲式有慎今我於此亦惟用能敬慎刑罰以列用中罰凡獄訟之用皆條列其罪狀不欲加之以刑而必用罰非特用罰必用中罰不至於過不至於不及

尚書句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成王四征來歸董正周之百官而作此篇以訓迪之故曰周官

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而黜絕殷命 滅淮夷 三監既叛淮夷同惡成王滅之 還歸在豐 因而董正治官訓迪百官故作此篇 乃還歸在豐以滅淮夷之事告於文王之廟 旋 作周官 周官 所標惟周

王撫萬邦 惟成王撫臨萬邦以爲君 巡侯甸 侯甸男邦采衛者 綏厥兆民 特以諸侯負固不服割害下民征之乃所以安其兆民 六服羣辟 由是侯甸男邦采衛之衆君 辟 侯不朝於王四面而征諸侯服甸服 四征弗庭 四面而征諸侯服甸服 罔不承德 無不奉承成王之德心悅誠服 歸于宗周 成王於是還師歸于豐邑謂之宗周以周家爲天下之所尊

董正治官 董督釐正朝廷治事之官 王曰 成王言 若昔大猷 如欲順古昔大道而行之 制治于未亂 常制其治於未亂之先使政教無闕 保邦于未危 安其國於未危之日使上下無虞 曰唐虞稽古 因論堯舜稽考古道 建官惟百 建官之數惟止於百 以分掌諸侯 外有州牧侯伯 在外則有十二州之牧與諸侯之長 庶政惟和 所以爲政得其和而政敘

首四面禮刑無不理萬國咸寧萬國得其寧遠近向外無不安夏商官倍夏商之官倍於唐虞其數二百亦克用乂亦能用之以致治明王立政信乎明王立政之要不惟其官不在官多惟其人得人惟在立政之要今予小子成王自稱祇勤于德祇敬而勤勉於爲德夙夜不逮早夜之間常如不及仰惟前代時若仰慕唐虞夏商用人致治之效順而行之訓迪厥官以訓導啓迪其百官立太師建立太師以其師法於王太傅曰傅以其輔翼於王太保曰保以其保安於王茲惟三公此謂之三公以其公於國家而無私也論道經邦講論治道因革之宜損益之節以經理邦國燮理陰陽國安民和則天地之和應而陰陽自得其調理矣官不必備三公所任如此其大故其官不可用備具惟其人惟得其人則以任之無其人寧闕以待用少師少傅少保孤卿於公謂之少者以其職貳三孤洪以謂之三孤貳公弘化貳佐大三公之化寅亮天地敬明天地之道弼予一人輔我一人使知所以畏天家宰掌邦治冢山之頂也至高也他官專一官之事家宰掌六官之事此宰相之職故曰掌邦治則合禮敎刑政而兼主之統百官統率百官使皆在治均四海均平四海使皆趨治司徒掌邦教司徒掌邦國之

敎謂兎乘騎而徒行者皆主以敎之也敷五典敷布五常之敎於民擾兆民順兆民之性所固有者而敎之宗伯掌邦禮宗伯掌邦國之禮以尊事天神地祇人鬼而此爲之長治神人施其禮於祭祀則事天神地祇人鬼謂之治神施其禮於賓嘉謂之治人和上下于上下之分不可瀆亂故謂之和司馬掌邦政官謂之司馬以正軍旅平諸侯驕寒叛上者司寇掌邦禁主治羣行攻劫之寇不言掌邦刑而言禁蓋刑於已然不若禁止於未然詰姦慝奸許慝惡乃暴亂之未著特窮詰切責之而已誅起一切刑暴亂暴虐爲亂乃奸慝之已著則加之刑司空掌邦土事官之長主度空土以居民居四民以居士農工商之民時地利使民種植以時而收地利六鄉分職六鄉各分職以掌其事各率其屬每鄉有屬官六十九州之牧同以倡率其屬以共治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大成就其民六年五服一朝六年一朝以一年朝天子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巡守至方岳之下考其制度如舜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諸侯各朝于方岳諸侯各來朝天子于方岳之下

大明黜陟　大明黜陟之法有功者加地進爵無功者削地黜爵
王曰嗚呼歎言　凡我有官君子　以上者在大夫欽乃攸司　各敬所主之職慎乃出令　當令未出之前謹而審之今出惟行　及令既出惟在於行弗惟反　不可別反出令以改前令以公滅私　以公理滅私情民其允懷　民乃誠信歸服學古入官　學古人之道然後可入官治事議事以制　講論當世之務則以先王制度爲法政乃不迷　然後政事無迷惑紊亂學古入官　其爾典常作之師　其爾有官君子當以典章常行者爲師法無以利口亂　紊亂所主之事厥官　蓄疑敗謀　有疑則問若蓄藏於心而不決則敗所謀之事怠忽荒　略則荒廢所行之政政　當行則行若怠惰忽如面牆而立無所見莅事惟煩　以之臨事則胥中膠擾煩亂惟在於此不學牆面　學古則見博不學則志之堅業廣惟勤　始修謂之業欲業之廣大惟在於勤而不至於荒怠惟克果斷　惟能果斷其志以有立果斷於勤而不倦乃罔後艱　則功業之成於後不見其難矣位不期驕　人以貴位不欲驕而驕自生祿不期侈　人以祿而富祿不欲侈而侈自至恭儉惟德　欲不驕莫如恭欲不侈莫如儉

德者得於己恭儉在己則是善出於所性無載爾僞　非以聲音笑貌而行詐僞作德心逸日休　既出於德則心廣體胖安逸而日有休矣作僞心勞日拙　恭儉苟出於僞則心焦然不寧勞苦而日見拙惡居寵思危　處寵祿貴盛之時不可以驕侈爲心常思其有災危及身罔不惟畏　不知畏懼自恣驕侈則災危不旋踵而入於可畏之中推賢讓能　有能則推之使在己前人在己上也官乃和　是以衆官皆所屬之人能其官而稱職惟爾之能　是爾卿士亦有能焉不任其責王曰嗚呼　嗟曰三事暨大夫　命乃事乃準乃牧與大夫矢於卿者而告之敬爾有官　敬爾所居之官而無忽亂爾有政　治爾所掌之政而無紊以佑乃辟　以佑助爾君辟永康兆民　長安天下之民萬邦惟無厥敷　使萬邦無厥於我周家亦成王既伐東夷此孔子序賄肅慎之命之書成王伐淮夷以其與三監同叛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王賂肅慎以賂命之書嘉其遠來使榮國伯爵之諸侯作賄肅慎之命之書此書亡周公

在豐此孔子序亳姑之書周公退老不歸魯而在豐使成王於政事便於謀度咨問是周公退老之日不忘其君也將沒公垂沒之際欲葬成周成周即頑民所遷洛邑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故欲葬成周者所以係商民之心是周公於將死之頃不忘其民也公薨成王葬于畢以文武葬周公葬畢成王不敢臣事作亳姑此篇書亳姑即蒲姑欲遷奄君於蒲姑至此告其已遷矣君陳第二十三以聖繼聖則其治易以賢繼聖則其治難東郊成周之頃民周公在則周公治之公沒以君陳繼其後此以賢繼聖者可不謹哉故成王作書

周公既沒先是周公化東郊之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公沒成王又命君陳分東郊成周之民善惡而正之洛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東郊成周作君陳故作此篇君陳舊簡標題王若曰成王之意若曰君陳以呼其名尊其身惟爾令德孝恭惟爾有令善之德在於孝而能恭惟孝友于兄弟惟能孝友在內則能順其兄弟克施有政在外則能施其政事蓋孝可移於忠於君居家理故事可移於官命汝尹茲東郊是以台汝正此東郊之民敬哉當主於敬昔周公師保萬民昔公化東郊之民師以教之保以安之民懷其德往慎乃司今汝君陳往東郊當謹慎所主之職茲率厥常於此率循周公常法懋昭周公之訓勉力以明周公訓民之道惟民其乂乂治也我聞曰我聞古人有言至治馨香極治之世天下和平至和之氣蔚為馨香黍稷非馨以黍稷祭祀非馨香能感動也明德惟馨明德達於至治自然有馨香之遠聞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爾君陳庶幾法周公之道教即明德也惟日孜孜以致其動無敢逸豫無敢荷安逸暇豫之心凡人未見聖周公聖人也凡人之情未見聖人若不克見急於見之若恐不能及見既見聖及既見聖人亦不克由聖或自暴自弃亦不能用聖人之道爾其戒哉爾君陳當以凡人而為聖人之道爾惟草爾今日為商民之君動化於上猶之風焉商民順從於下猶之草焉草上之風必偃民之邪正實在君陳之身可不戒其徒見聖而不由聖歟圖厥政今爾圖謀政事莫或不艱莫或不以為難有廢有興有欲廢者有欲興者出入自爾師虞當出則虞度於爾外之眾人入則虞度於爾內之眾人庶言同則繹眾人之言或同謂此政事當廢此政事當興又當紬繹反覆以審其政事於已爾有嘉謀嘉猷

爲九十三

爾圖謀政事人與已並用而有嘉謀善道則入告爾后于內則當以入告爾后成王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成王以爲然然後爾君陳順行而施君惟曰此謀此猷之善惟我后成王之德所致嗚呼王歎以告君陳於已告之於上順行於下收功於臣必歸德於君惟良顯哉惟謹爲良臣而有顯名於世矣王曰君陳呼而告之爾惟弘周公丕訓爾惟弘大周公大訓推廣以施於民寬而有制以寬容爲主於寬之中使默有法制寓於其間倚法以削無倚恃國家有取民之法削於民從容以和使民愛而能畏從容暇豫自至於和殷民在辟不幸殷民陷在刑辟之中辟關予曰辟我言當加之法爾惟勿辟汝不可徇我之言遂加之法予曰宥我言當在赦宥爾惟勿宥徇我言遂從而宥之惟厥中惟徇其理之中而已蓋君之好惡無常情而法之輕重有常理有弗若于汝政果有人不順于汝政弗化于汝訓不化於汝之教辟以止辟汝必以法加此一人可止千萬人畏而不敢犯法乃辟汝乃以法加此一人於法狃于姦宄乃有人狃習爲奸於外爲宄於內狃紐敗常亂俗以敗壞五常之道紛亂天下之風俗三細不宥犯至於再猶可恕犯至於三雖細罪亦不可赦爾無忿疾于頑汝無忿怒疾惡不懷德義之頑民無求備於一夫無求全責備於人之與容大同小殊忍則出於制其心人必制其心使無忿疾以至於德乃大然後德日以大濟實由有濟可以至於德乃大也自修而恥於爲惡者吾簡而別之亦從此而爲之修矣進厥良有賢良之人可用者吾進而顯之人則彼知所自勉而媿於中曰吾實而不與厥良者之進也亦將化而爲良矣惟民生厚所以簡不修率不良者無他以民生本醇厚因物有遷因外物遷變遂至於薄惡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有違棄上所教命而各從其所私好克敬典在德成王言民未易糾率在爾君陳能以誠敬自處常在於惟德以化民時乃罔不變則一時之人將化上之德無不變其舊染之習一人亦當受其多福矣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非惟君多福而爾君陳之休美亦當終有稱譽之辭於永

古今人久之世矣

顧命第二十四　回首曰顧成王臨崩回顧而命臣以相康王故以此名篇

成王將崩天子死曰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命二公大臣率領諸侯相康王

輔相康王作顧命遂作顧命之書顧命舊簡標題惟四月哉生魄四月十六日始生魄王不懌

成王始得疾不悅澤甲子至甲子日其疾愈甚王乃洮頮水洮浣其手頮洗其面洮浴頮悔

相被冕服不能自衣自冠故扶相成王之官如太僕者以憑玉几憑倚玉几之

冠冕冠於王之首以衮服加於王之體故曰被乃同召太保奭乃同時召諸侯卿士及居

太保之職者奭即召公也芮伯芮國伯爵諸侯彤伯彤國伯爵諸侯畢公畢國公爵

諸侯之諸侯衛侯衛國侯爵諸侯毛公毛國公中大夫掌以徽詔王者虎臣

百尹百官之長御事凡治事之臣成王憑玉几命之受顧命相康王王曰嗚呼嗟歎

大漸惟幾我疾大進而其勢危病日臻遂成重病日至既彌留既久留於體而不退恐不

獲誓言嗣恐其死不得出誓言詔以言立康王嗣續之事玆予審訓命汝審而爲訓辭以

命汝等諸侯卿士昔先君文武昔先君文武宣重光相繼宣布此重光之德奠麗陳教

則肄定其民之所附麗者而行之君之所行即民之所行民則民莫不習其教而不違肄習

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用能顯達於爲殷之時而集大命於爲周之日在後之侗在我後人

同敬迓天威常以敬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繼續遵守文武大訓而行之無敢昏

逾無敢昏迷而越其訓今天降疾殆今不幸天降下疾病在身甚危殆弗興弗悟不能興起不能曉悟

爾尚明時朕言爾等諸侯卿士庶幾明審我此言用敬保元子釗用敬保安長子康王名釗

昭弘濟于艱難大濟度其艱難柔遠能邇必須以柔道治遠民而後能治近民安勸小大

庶邦撫安勸勉小大庶邦之諸侯使相安相勉以善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奈何我思夫人多自亂其爲君之威儀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爾衆庶無以康王無所知識玆既受冒昧進之於非事危事之地玆既受

命還此諸侯卿士既受顧命而還出綴衣于庭乃徹去王坐處帳帳於庭將爲死備越翼日乙丑

王崩於明日成王死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召公乃命二武臣必是掌宿衛者俾爰齊

侯呂伋使於太公之後呂人逆伋掌兵之所掖急以二千戈用二千戈二人各執其一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今將正太子名釗於路寢門外成王病時臣子皆侍左右迎太子之舉故使出南門而更迎入所以殊之在路寢故延請太子釗入也賁奔延入翼室成王喪在路寢旁翼室即孟子言貳室也之主丁卯自乙丑越三日丁卯日命作冊度冊書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顧命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已後康王若命受同祭享是法度也越七日癸酉自丁卯越七日伯相命士須材以召公領諸侯則謂之伯以召公爲冢宰則謂之相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謂棺槨冥器之類是也狄設黼扆綴衣自此以下成王之四座也狄下士也扆屏風畫爲斧文也白與黑謂之黼以白黑畫斧文也綴衣帳帳也命下士設黼扆於四座之上以宣王命象成王之生時也扆於豈反牖間南嚮牖窓也牖間窓之東戶之西也於窓東戶西南嚮設此一座象王生時見諸侯朝覲臣之座也敷重蔈席黼純天子之席三重敷設三重蔈席簟席桃枝竹席也黼純緣也以黑白雜綃緣席也蔈薦純華玉仍几華玉五色玉也設五色玉几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几因生時之几不改作也西序東嚮東西廂謂之序於西廂向東設此一座象王生時旦夕聽事之座也敷重底席綴純敷設三重底席蒲荔之席也以綴爲純乃連綴諸色之緣以爲純也文貝仍几貝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文具有文之貝用以飾几中東序西嚮東廂向西設此一座象王生時養國老享羣臣之座敷重豐席畫純敷設三重豐席以蒻爲席也畫純以五采色畫邊爲緣也畫畫雕玉仍几用雕鏤玉爲几西夾南嚮天子處中央之太室即路寢也兩畔有東西室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東西夾於西廂之夾室中向南設此座象王生時與親屬私宴之座敷重筍席玄紛純敷施三重筍席以筍竹爲席玄紛黑純也以黑緣爲緣漆仍几以漆飾几越玉五重陳寶自此以下陳王之所寶也列玉五重又陳先王之寶器雙爲重五重五雙玉也下文赤刀大訓河圖玉一雙爲重天球各一雙是玉五重也下文赤刀大訓河圖是陳列其寶器也弘璧大璧曰弘辟大璧曰辟琬琰大圭曰琬小圭曰琰在西序以此陳於西序之座北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玉天球雍州之玉河圖伏羲所畫之八卦在東序以此陳於東序之座北胤之舞胤國所制之舞衣合於法度也以此陳於西夾之東大貝貝之大者鼗鼓長八尺周以來寶之鼗鼓古之巧者所造在西房亦西序之座北兌和之弓和古之巧者所造垂之竹矢垂舞時共工所造之竹矢在東房以此陳於東廂之夾室大輅在賓階面自此以下陳王所乘車輅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大輅輅

通志堂

之大者即周禮巾車所掌玉輅以玉飾輅也在賓階陳此輅
在西階也謂之面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此輅轅亦向南　綴輅在阼階
面綴輅繫綴於玉輅之下是玉輅之次者即周禮巾車所掌金輅以金飾輅也
在阼階面此輅在東階也謂之面者人在堂上面向南方陳此輅轅亦向南
祚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即周禮巾車所掌象輅以象飾輅也塾者門
側之堂也左塾在門內之西自內向外言之雖在
陳車皆以轅北面向堂　塾　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即周禮巾車所
掌木輅次於象輅也
塾者門側之堂也右塾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實在右塾
東自此至立於側階設王儀衛所以宿衛衛殫者士服弁
皆士也二人頭服雀弁其弁赤白色如雀頭色　弁者　二人雀弁執惠
　　嗎才也
之內畢門路寢之門也門之左　立于畢門
右各一人守門故用二人　四人綦弁　四人頭服綦弁青
黑色曰綦　基　其　執戈上刃　手執
戈刃
向上　夾兩階陛　陛堂廉之間而立各二人故用四人　記矣　一人冕執劉　禮太夫
服冕凡
言冕皆大夫也一人頭服冕手執劉劉斧屬　立于東堂　立于東廂近階
間以備升階之人　一人冕執鉞　一人頭服冕
手執鉞鉞
斧屬　立于西堂　立于西廂近階之
間以備升階之人　一人冕執戣　一人頭服冕手執
戣戣戟屬　幾　達　立于東
垂　立于東廂堂
上之遠地　一人冕執瞿　手執瞿瞿
戟屬　瞿　侑　立于西垂　立于西廂堂
上之遠地　一人冕

執銳　銳矛屬　立于側階　階立于堂北
階之上　王麻冕黼裳　前面鋪陳儀衛已定於是傳
以為冕一升八十縷布之極細也黼裳以裳衣之章
色黼戴有文也康王頭服麻冕下衣黼裳　由賓階隮　必由西階而升者未
受顧命不敢當王
卿士邦君　卿士兼公孤大夫
言之邦君諸侯也　麻冕蟻裳　頭服麻冕下蟻
裳謂色玄如蟻　又即位　入就
位
太保　三公　太史　掌
冊　太宗　掌禮　皆麻冕彤裳　此三人皆頭服
麻冕下衣纁裳　太保承
介圭　太保奉大圭於王即鎮圭也考功
記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上宗奉同瑁　上宗即太宗伯同
名奉同於王
使康王主祭祀也瑁圭名長四寸
奉瑁於王執以覆冒天下　瑁　冒　由作階隮　太保上宗皆
自東階而升　太史秉書
太史抗成王所作顧命書　由賓階隮　隨王之後故與王
皆自西階而升　御王冊命　進王以冊書即顧
命也太史讀冊書
命康王　即位　曰皇后憑玉几　告康王曰大君成王於疾
大漸之時親憑倚玉几
之大法　道揚末命　稱道
揚
命　變和天下　叶於天下　幸循天下　幸循
君於周邦
臨君周邦　以臨莅為
文武之大訓　臨莅為
命汝嗣訓　命汝康王繼
文武之大訓　以調燮和
之大法　率循天下　文武
人之付託　王再拜興　王拜受顧命
既拜而興起　荅曰對荅
太史　眇眇予末小子　眇視不明也
謂眇眇不明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用對揚文武光
明之訓不負前

之甚者即是幾微末之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豈能治此四方以敬忌天威以恭敬天威而不敢慢禁忌天威而不敢犯哉乃受同瑁乃一手受同一手受於上宗也王三宿宿與肅同三祭三咤王以同就真於兩楹之間酌酒於頴東三進爵於神座三奠爵於地告神言已受羣臣所傳之顧命也讀如咤上宗曰饗上宗於是贊王曰享使王飲此福酒太保受同降太保於是受王所執同降而下堂反之於饗以別同盥洗也秉璋以酢秉執半珪之璋以報祭酢謂王既祭而太保復祭授宗人同拜宗人小宗伯也太宗世王宗人供大宗既報祭訖遂授與宗人以同爵然後拜成王之柩告以已傳顧命也王荅拜康王荅拜尊所授之顧命也雖王無荅拜之禮以召公畢公皆朝之元老又新即位故謙退也太保受同祭嚌既祭受福嚌少飲至齒也劑宅授宗人同拜太保居受福酒處不動則其同復授與宗王曰享亦至齒也王荅拜康王亦荅拜敬所白也太保降收禮告畢太保下堂有言遂收前一切器物諸侯出廟門俟諸侯奉赴王喪見新君受顧命尸天子之後出廟門以俟天子殯在焉故謂之廟維新之命時在路寢而言出廟門以成王之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諸侯於應門之內

戒康王於是作此篇以報誥之

康王既尸天子主天子之位遂誥諸侯諸侯遂報告作康王之誥作此篇

康王之誥舊簡標題王出在應門之內畢門之外為應門畢門乃內寢殯宮在焉故王出在應門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召公為西伯率領西方諸侯入應門之左北面而立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為東伯領東方諸侯入應門之右北面而立皆布乘黃朱諸侯皆布陳一乘黃馬四匹朱以飾尾鬣以為庭實之物黃出於自然朱出於人為人合六齡曰珪以馬璋以皮帛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珪以馬為幣謂奉珪又兼以馬也諸侯於王為賓舉奉珪兼幣之禮以進曰致辭於王一二臣衛一二諸侯為王藩衛敢執壤奠敢各執土所出者以奠之於庭以為贄見之物皆再拜稽首皆拜而又拜以送幣首至地稽首以盡禮王義嗣德荅拜康王義在於繼前人之德以為諸侯之主不敢不受其幣故荅拜王無荅拜之禮以即位之初而謙退太保暨芮伯咸進召公與芮伯率諸侯皆進相揖相氏以為賓禮之人相禮者揖之皆再拜稽首然後太保與諸侯皆再拜稽首於王前曰拜興致辭於王敢敬告

天子致恭成告皇天改大邦殷之命紂不道天改大國殷命而歸周惟周文武文王武王誕受羑若所以大受天命者以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始順酉克恤西土故能憂恤西土之民興邦自西伯始惟新陟王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乃新升為天下王畢協賞罰盡和叶賞罰無不得其當戡定厥功故能勝大下之強定天下之業戴康用敷遺後人休用此休美敷布以遺子孫今王敬之哉今康王當以誠敬為主張皇六師張大六師俾國威振而天下服無壞我高祖寡命無蘧我文武少有之天命翼怪王若曰康王之意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呼庶國諸侯而言之也惟予一人釗報誥羣臣既進戒於我惟我一人釗亦報誥羣臣君文武昔之為君如文武丕平富大均平其富厚之澤於天下使家給人足不務咎不務以咎罰治人厎至齊信厎定也至極也極至其齊一之德而不變極至其極信之德而不誣用昭明于天下用此德昭顯光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然文武非止特一己之德亦有能羆武力之士不二心之臣一心事上之臣保乂王家保安乂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用此道肇端天命於上天皇天用訓厥道上天於是用順其道付畀四方付與以天下四方使為君乃命建侯樹

屏乃命建置侯國植立屏翰之助屏丙在我後之人其意在於輔贊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今我一二伯父同姓諸侯尚須曁顧庶幾相與顧念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安行爾先公所以臣服我先王之事以輔我雖爾身在外雖爾身在外土乃心罔不在王室而汝心所向無不在王室者用奉恤厥若用奉愛其臣道之所當順行而盡者無遺鞫子羞無遺我稚子之羞辱汝諸侯不能盡臣道豈不遺我之羞後趨出蓋進則必待揖而後趨出進則必待揖而後拜退則必待揖而後出王釋冕康王自受顧命服麻冕黼裳今事既畢故釋去向所服黼冕之吉服也反喪服反吉從凶以服喪服

尚書句解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商俗三紀之後與周公君陳之時大異化之尤難蓋是時爲善已衆不可無所勸爲惡雖寡不可無所懲非有元老重望不足以膺其責康王所以命畢公

康王命作冊畢 畢公所以重其行也 分居里成周郊 分居里於成周之郊者蓋分頑民所居之里或善或惡而勸懲之周公遷頑民於東郊又謂之成周以周安危惟茲殷士周道之成不成係殷士之化不化 作畢命 竹簡舊題安國存之以知古書作此篇

畢命 竹簡舊題安國存之以知古書作此篇 惟十有二年 康王即位之十二年 六月庚午朏 庚午之日月光朏然未盛乃六月初三日 朏 斐 越三日壬申 逾三日壬申乃六月五日 王朝步自宗周 因將命畢公即祖廟行事示不敢專故康王早朝徐行自鎬京 至于豐 豐有文王之廟 以成周之衆以成周所遷商餘之衆士 命畢公保釐東郊 命畢公保以安之使無流離之苦釐以交祈之使無善惡之混治邑在西成周在東故謂之東郊 王若曰 康王之意若曰 嗚呼嗟歎父師 畢公爲太師謂之父師尊之也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普文武敷布大德於天下 用克受殷命 用能受殷家之大命以有天下 惟周

公左右先王是時又有周公左右輔弼文武綏定厥家安定王家毖殷頑民毖謹以待商之頑民遷于洛邑乃自衛都遷徙於洛邑之成周密邇王室使之親近王室式化厥訓用其化以訓頑民爲友既歷三紀自周公遷商民至畢公時凡三十六年世變風移三十年爲一世今三十六年則世更變矣向者頑不率教今皆式化厥訓則風俗已改移矣四方無虞故自東西南北無可憂之事予一人以寧我一人因而有安寧之福道有升降爲治之道在於因風俗之善惡而改革升其善降其惡政由俗革所施升善降惡之政必因風俗之善惡而改革升降之道在於因其爲善惡而升降之不臧厥臧苟不善其爲善之心惟公懋德惟畢公能懋勉修德克勤小物能勤於小事而不忽略則大事可知弼亮四世輔弼左右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端正其顏色以率先在下之人罔不祗師言人無不敬祗師法畢公之言嘉績多于先王故其休功美績多見於先王之時予小子垂拱仰成我亦得以垂衣拱手仰賴畢公以成其功嗚呼康王嗟歎之聲父師畢公爲太師呼父以尊之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敬命公者周公之事未終公往哉公往居職旌別淑慝旌賞分別其善惡使不相雜揉表厥宅里其人果善則表

異其所居之宅如旌表門閭彰善癉惡彰善而使爲善有所顯癉惡而使爲惡有所病癉亶樹之風聲立此彰善癉惡之有益爲惡之必棄自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音應於彼弗率訓典至此而猶有不循典常之訓必是頑愚無恥之人殊厥井疆殊異其所井之四畔所居之疆界使入相友不得齒於鄉里不得與鄉田同井出之也俾克畏慕使能知惡之可畏而不爲故於郊外圻界昔所區畫必使重而畫之慎固封守封疆守禦雖已有人必使謹而固之守符以康四海非特可安四海之民亦可以安四海之民政貴有恒所施政事不可朝移夕變尚平有體然後理直而不煩有要然後辭約而不泛不惟好異異不可爲怪革尤貴長久而不變辭尚體要或以言辭號令乎民過故商人惟以利口倾貨爲賢遠絵爲賢餘風未殄歐更革世變而靡靡利口之餘風猶未殄絕公其念哉畢公可不念哉我聞曰康王言我聞古人有言世祿之家世世受廩祿之家遠於富貴鮮克由禮少能行禮節以蕩陵德以蕩然自恣陵滅其固有之德實悖天道禮與德道而實悖亂之敝化爲奢其敝化爲奢侈美麗之習者萬世同流雖相去萬世而同其流蓋末俗之敝古今所同

茲殷庶士 況此商之衆士皆大家世族 席寵惟舊 居於寵祿者非一日也 怙侈滅義 皆怙恃奢侈滅絶義理而不顧其所當爲 服美于人 所衣之服皆以美麗於人 驕淫矜侮 爲驕恣爲淫過爲矜伐侮大 將由惡以終 將由惡以終而不變 雖收放心 雖周公君陳雖相繼教化收其怙侈滅義驕淫矜侮之放心 閑之惟艱 然今日防閑之使不復爲惡者最爲艱難 資富能訓 誠能因其貧財而恣侈靡淫佚之事以傷殘其生自然享壽考長年之樂 惟以永年 則不復乘之富而教訓之 惟德義 所以爲訓者不以他求惟因民心自有之德義 時乃大訓 是乃訓之大者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亦古人已行之訓如之何以爲之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 康王嗟歎畢公尊稱之 邦之安危 周邦或安或危 惟茲殷士 惟在此殷士之化與不化 不剛不柔 公能不過於剛不過於柔寬猛相濟惟合於其中 厥德允修 則化民之德信乎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 周公能謹於其始即貶殷頑民也 惟君陳克和厥中 君陳能和於其中即從容以和也 惟公克成厥終 惟畢公能成其化於終不過施勸徵之術使爲士君子之歸 三后協心 周公君陳畢公同至於化民成俗之道 同底于道 道洽政治 故道化浹洽於天下而政自修 澤潤生民 餘波遺澤無不浸潤沾溉生民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由內而外生民既蒙澤潤之恩心則東西南北之夷雖左衽異類無不皆依賴其德澤 予小子永膺多福 自下而上既蒙潤澤之功則天下升平而我小子亦長受繁多之福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自尊而卑人君既受多福則畢公亦惟是成周之衆被化之故而邦本以安國祚以長可立無窮之基業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 亦有無窮之美名聞於後世矣 惟乂 自前而後畢公既有令聞子孫亦順爾成法以爲治矣 嗚呼王歎 而告 罔曰弗克 畢公無謂東郊之民難化而我不能勝任 惟厥心 惟盡其心則無難 罔曰民寡 畢公又無謂東郊之民寡小而以易自處 惟慎厥事 惟謹其事則無忽 欽若先王成烈 敬慎文王武王之成烈而無替 以休于前政 以增美周公君陳前政而有加

君牙第二十七 康王之子是爲昭王昭王之子是爲穆王昭王南征不返穆王即位以司徒之職命君牙使敬敷五教故作此篇 遂作此書

君牙 竹簡所標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 穆王嗟歎君以尊其身牙以呼其名

君牙若曰嗚呼君牙 惟乃祖乃父 惟汝

祖汝父在文武成康之時世篤厚服勞王家以行其勤勞之事於王室厥有成績其有成功紀于太常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太常太常旗名畫日月者書績于太常以示其功日月同久而不息惟予小子穆王遂言嗣守文武成康遺緒繼世守文武成康遺我後人之基緒亦惟先王之臣我亦思念先王時人臣克左右亂四方能左右輔弼心之憂危深慮以其治四方今日無如此之人輔我遂至其心憂悶危懼若蹈虎尾如蹈履於虎尾慮其反噬涉于春冰如涉渡春冰之薄慮其陷溺今命爾予翼是以今日命爾君牙爲我輔翼作股肱心膂君臣一體然手爲元首而汝實爲足之股手之肱前之心後之膂繼汝祖父亦當繼汝祖父亦當爲司徒之舊事無忝祖考辱爾之祖父弘敷五典大敷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訓以聰明爲則君止於仁臣止於忠父止於慈子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民自有其則在掌敎者和之也而先盡其則爾爾身克正君牙之身能正厥民厥民惟曰怨咨民心無中道未必皆盡其則惟爾之中惟於君牙之身取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民情可畏夏而或暑或雨天時之常小民惟怨咨嗟其上也

冬祈寒冬而大寒亦天時之常小民亦惟曰怨咨小民亦怨情難於諧和矣歎咨嗟厥惟艱哉信其艱難以圖其易君牙能思其情之難於調和而正吾之身中吾之心圖以感發其易於感發者民乃寧則民乃安寧而怨咨不作嗚呼又歎丕顯哉文王謨大顯明者又王道周之謀丕承哉武王烈大繼伐功者啓佑我後人以是謨烈開道佑助我後之人咸以正罔缺故能粹然出於正無有虧缺天下之義理爾惟敬明乃訓爾君牙但當敬以發明汝敎民之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用以承順先王不墜其謨烈使我得對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于前人爾君牙亦以追祖父之功而配合之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汝惟行祖父在先世爲百官之長時故事載於典籍者可用是以爲法式民之治亂在玆守法則治否則亂率乃祖考之攸行君牙今日果能率循祖父之所行昭乃辟之有乂則足以昭明汝君所有之治效而益顯圖命第二十八古人所以養成君德於無玷者多在羣僕侍御之臣朝夕與之俱處故穆王正羣僕侍御之臣而命伯冏冏願羣僕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爲周家太僕之長作冏命遂作此書冏命舊簡所題

王若曰穆王之意若曰伯冏伯以呼其爵冏以呼其名惟予弗克于德惟我不能于德嗣前人宅丕后繼文武成康之後居大君之位怵惕惟厲是以其心怵惕驚動惟恐至於傾覆而危厲中夜以興寢不安席而坐夜中思兔厥愆愆過聖聰無不聞明無不見齊言致一而不變聖言廣運而能通四德之兼備如此昔在文武古之文王武王聰明齊於小臣大臣皆懷忠直良善之行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實本其有不欽旦夕承弼厥辟相與奉承輔弼文武之君出入起居使文武出入起居之間罔有不欽無有不敬發號施令故發號施令之際罔有不臧無有不善下民祇若由是下民敬順號令萬邦咸休萬邦雖大皆有美化惟予一人無良惟我一人無良善之德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實倚賴朝夕在我左右前後有職位之人也匡其不及正其不逮繩愆糾繆繩正其愆過糾正其謬格其非心正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使我能繼紹文武之功業今予命汝作

大正今我命汝作大僕之長正于羣僕侍御之臣以表正羣僕凡侍奉進御事主之臣懋乃后德使相與懋勉汝君修德交修不逮交修君所不及慎簡乃僚當謹慎簡擇其同僚之人無以巧言令色無用巧爲言語以順從上意者善爲顏色以媚悅人主者便辟側媚便辟則前却俯仰以爲足恭側媚則爲辟側之事以求媚於人擇辟其惟吉士所用其惟吉士德良善之士僕臣正諫苟僕御之臣皆正士厥后克正則其君能爲有聖德后德惟臣歸於王有德惟僕臣之正承弼之得其道惟臣君之不德惟僕臣諛爾無昵于憸人爾伯冏誠不可昵近憸使之小人險暱充耳目之官用之以充備耳目視聽之官朝夕在王左右承王之顧問者迪上以非先王之典乃啓迪上之人以非先王常法非人其吉若汝爲大正乃交通者以爲吉士而用之若時瘝厥官如是則病汝之官職大不能敬其君惟予汝辜惟我以不敬君之罪罪汝王曰嗚呼欽哉移王歎謂汝當以敬爲主永弼乃后于彝憲長輔汝君后使之由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穆王當百年耄荒之餘慕唐堯無刑之化遂命太公之後甫侯爲司寇因而訓迪夏禹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故作此篇此書出於呂侯之命所以名篇乃爲穆王訓迪夏禹贖刑之法布告天下所命何事

呂命　侯爲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　因而訓諸夏以金作贖刑之法　遂作呂刑　此書舊名呂刑竹簡舊標惟呂命之是命者　王享國百年耄荒　穆王享國百年矣當耄期荒忽之年

度作刑以詰四方　詳度時宜作刑以詰治四方　王曰穆王言　若古有訓　人訓載

三皇時事　蚩尤惟始作亂　蚩尤九黎國君上古之時風氣未開淳樸未散民知耕鑿而已安知所謂亂當知作亂自蚩尤始遂與黃帝戰阪泉　延及于平民　其禍延及平善之民　罔不寇賊　無不變爲寇以盜人財爲賊以害人事　鴟義

姦宄　以鴟爲義如鴟梟之擊搏又爲外著之奸內藏之宄　奪攘矯虔　爲劫奪爲攘竊又矯詐以助於人而至於虔劉殺戮　苗民弗用靈　苗民即三苗亦蚩尤之後平民既漸染蚩尤爲惡苗民又不用善以化之　制以刑　惟一切制之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所立墨劓刵宮大辟五刑之中更加慘虐以爲五虐之刑其忍如此乃謂之法　殺戮無辜　於是始遏爲劓以去鼻則以截耳椓去勢黥刻額　劓藝　刵餌　椓卓　黥粢

越茲麗刑并制　有民於此陷刑三苗并以此刑制之更不分其輕重　罔差有辭　有罪者無辭罔有等差今三苗於有辭可明白之人更無等差一以刑施之　民興胥漸　所以民皆興起相漸染爲惡　泯泯棼棼　泯泯然相似棼棼然相亂　罔中于信　無有中心能守信者　以覆詛盟　盟詛於鬼神又自覆敗之　虐威庶戮　三苗乃施暴虐之威逐至多所殺戮　方告無辜于上　民方告無罪被戮於天　上帝監民　上天監視下民　罔有馨香德　見三苗無有馨香之德被於民　刑發聞惟腥　但有虐刑發聞于上不勝腥穢而已聞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　帝堯哀憐矜憫衆遭乃以德威誅伐報苗民之暴虐　報虐以威　有苗殺戮之無罪者　遏絕苗民　正絕苗民之讎　無世在下　使無有繼世在天下　乃命重黎　堯乃命重黎　絕地天通　絕在地之民在天之神　罔有降格　使民無有妖人無有假其名字以降於民蓋將絕其生亂之階也　羣后之逮在下　羣后諸侯乃在下羣吏明顯然之明理以輔民五常之性則人道明而人心無所惑　鰥寡無蓋　由是鰥寡之情皆通於上無所掩蓋　皇帝清問下民　帝堯因是已親問在下之民明審其疾苦　鰥寡有辭于苗　鰥寡窮民因明言有苗之罪惡　德威

惟畏堯於是以德爲威其成非虐苗民自畏德明惟明以德爲明其明非察之而苗民自將開明乃命三后乃命伯夷禹稷三后致憂勞民之功于民伯夷降典伯夷降下常行之禮以下民折民惟刑前以刑折服其邪心使畏刑而自趨於禮禹平水土禹爲司空平水土以除害主名山川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辨其名如揚州山會稽川三江荆州山衡山川江漢稷降播種后稷降下布種之法農殖嘉穀使爲農者皆得生殖嘉禾三后成功三后皆成其功業惟殷于民惟在富厚其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然後命士師謂防檢抑制百姓以刑之中不失之重而過輕而不及所以教德不專於刑其君以穆穆誠敬之德居於上明明在下臣以明明顯著之德居於下灼于四方君臣之德既昭灼于四方民以敬德於修德者穆穆在上罔不惟德之勤則感率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是勉故乃明于刑之中使不至於過重不至於過輕率乂于民棐彝是皆率循治民之道施於民以刑輔其常教而行之使之皆勤於德典獄由是當時典獄者非訖于威非特范其侍上之威法爲虐之成惟訖于富又惟絶其依勢取貨之富敬忌莫不致敬於刑之當用深忌於刑之所不可用罔有擇言在身然後片言所折純是無非純得無失一身渾然無非失可決擇

惟克天德是能體無私之天德自作元命明死生壽夭之命乃上天以是命生人之大命者不在天而有我之自作配享在下典獄在下而與天爲配合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嗟歎四方掌政事典獄之官而告之非爾惟作天牧非爾等代天以牧養民乎今爾何監今爾等將何所監視非時伯夷播刑之迪非監是伯夷之布刑以啓迪斯民使歸於禮乎其今爾何懲其今爾等將何所懲戒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惟是苗民不察民之陷於獄者罔有輕重一以重刑加之罹離擇吉人不擇吉善之人觀于五刑之中使觀察五刑輕重適中者用之惟時庶威奪貨惟是衆逞威以奪民貨賄者斷制五刑用以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以擾亂無罪之人上帝不蠲蠲上天不蠲絜其所爲降咎于苗於是降下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苗民亦自知其惡之不可逭其受天之責罰而無怨辭乃絶厥世乃滅絶其世不復有者王曰嗚呼念之哉嗟歎呼同姓諸侯戒之使以刑爲念伯父伯兄同姓尊者仲叔季弟在弟列者幼子童孫在子孫之列者皆聽朕言皆聽我言庶有格命庶幾所受諸侯之命至於有終而不中絶今爾罔不由

慰曰勤 今爾無不自用慰其能日勤於刑而不使妄加可也 爾罔或戒不勤 爾無以爲有時不勤尚或可戒荀不勤於刑至妄加然後戒之則已有無辜而受戮者 天齊于民俾我非終 一日之間不可終其事必詳審熟究如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而後可 惟終在人 荀欲善終其事在於得人 爾尚敬逆天命 爾諸侯敬順天命謹於用刑 以奉我一人 以奉承我一人也 雖畏勿畏 雖平時所畏今不可以畏之故重吾之法 雖休勿休 雖平時所與甚休者今不可以休之故輕吾之法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使當重而重以成其德之剛當輕而輕以成其德之柔不輕不重以成其德之正直 一人有慶 人君因之以享其福 兆民賴之 兆民因之以賴其福 其寧惟永 天子樂於上萬民樂於下四海九州皆在和氣中此其安寧豈一朝夕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 又可嗟吁來有國有土諸侯而告之 告爾祥刑 爾諸侯慈祥之刑先王之刑非志於殺人也誅無道所以謂之祥刑也 在今爾凶民所以保良民制法之意未有善於此者此所以謂之祥刑也 安百姓 在今爾諸侯安寧百姓 何擇非人 何所選擇不在於得人乎 何敬非刑 何所謹敬不在於用刑平 何度非及 何所裁度豈非欲情與罪相及罪與法相及乎蓋情或不然而罪之狀乃然罪或不然而法之加乃然皆非所謂及也東

坡乃以及如秦漢間所謂遂謂罪非已造爲人所累者曰及此最當謹即罪相連及之說 兩造具備 兩等人之辭皆備 師聽五辭 一人之見豈能若衆人之聽兩造之辭分爲五等 五辭簡孚 五辭皆得其要而可信 正于五刑 方可正以五刑或入劓或入刖宮大辟 五刑不簡 荀正以五刑不應夫獄之要辭是辭與法不相當也 正于五罰 則正以五罰使出金贖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 五罰不服 荀情之輕出於過誤雖罰之金彼亦不肯服從 正于五過 則正以五過從赦可也 五過之疵 人實犯法而吾私縱之置於五過之地是五過之病其病爲何 惟官 有以官吏請託而赦之者 惟反 有以報復私恩而赦之者 惟內 有以妻妾請求而赦之者 惟貨 有以賄賂屬赦之者 惟來 有以私相往來而赦之者 其罪惟均 於此五者有一焉其罪與犯者同 其審克之 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出入罪審則究人情勝己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之罪克則勝己之私刑罰之事惟能究人情勝已意者可以無失故曰審克 五刑之疑有赦 又不可懲故出入罪之弊至於故入人罪重而五刑不得其實而有疑則赦而從罰 五罰之疑有赦 輕而五罰不得其實而有疑則赦而爲免 其審克之 惟審之致其詳斯能不至故入人罪簡乎有衆 雖得獄辭之要而可信矣又當考之於衆人以爲可信矣又當考之於貌理直者顏色自如言无當與衆共聽之 惟貌有稽

有愧於中者必赧然於色周禮謂辭聽色聽氣聽是也 無簡不聽 苟不得其簡要之辭又不可徒以貌而聽 具嚴天威 刑者天討有罪所以委曲如此者亦嚴敬天威而已 墨辟疑赦 其罰百鍰 墨刑有疑則赦之 閱實其罪 必檢閱核實其罪而後罰之 劓辟疑赦 劓截鼻之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惟倍 倍於墨罰出金二百鍰重一千二百兩 閱實其罪 檢閱核實其罪後赦 劓辟疑赦 劓刑足之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倍差 其罰倍二百鍰為四百鍰即是五百鍰出金三千兩 閱實其罪 其罪解同上 宮辟疑赦 宮淫刑也男子則割勢婦人則絕閉宮刑有疑則赦之 其罰六百鍰 其罪當出金六百鍰重三千六百兩 閱實其罪 其罪有疑則赦 其罰千鍰 其罰金當出千鍰六千兩 閱實其罪 見上 墨罰之屬千 墨罰雖一而其類有一千條 劓罰之屬千 劓罰雖一而其類有一千條 非罰之屬五百 非罰雖一而其類有五百條 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雖一而其類有三百條 五刑之屬

三千 五刑條類凡有二千 上下比罪 然法有定條人無定情以情見之於法下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 無僭亂辭 不可紛亂僭差罪人苟於條例無裁決不行雖勿用之可也 惟察惟法 惟欲內察其情外合其法內外兩盡情法兩推 其審克之 其詳審者乃能之 上刑適輕下服 人所犯者上刑而情適輕則使服從下刑 下刑適重上服 人所犯者下刑而情適重則使服從上刑 輕重諸罰有權 至諸罰之用亦當原人情以權輕重之宜 刑罰世輕世重 平國用中典新國用輕典是刑罰之用必因乎時以為輕重 惟齊非齊 情既有輕重時既有治亂安得齊一其法吾惟欲齊其非可齊之法 有倫有要 自有倫理而不亂自有樞要而不煩知所以權變之說則知所謂倫要矣 罰懲非死 罰人之金特以懲戒非至於死 人極于病 人尚極於病況於刑乎 非佞折獄 非諂佞可折斷 惟良折獄 惟良善可折斷刑獄 罔非在中 然後輕重無不合於中理 察辭于差 情以辭見前後之辭差斷獄者能審必得其情 非從惟從 既得其情不從其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 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其法惟以哀矜敬謹聽斷刑獄而勿喜 明啓刑書 於是盡已之明以開啓法書 胥

占相與衆人占考之成庶中正則刑罰庶幾合刑之中得罪之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及訊鞫因辭其案已成而可信輸而孚復以信於己者輸於君使君亦有所信記曰正以獄之成告於王是也其刑上備既以其刑上之於君必須備錄前後辭語情狀有并兩刑又須并有輕重兩端之刑使天子更加詳審或降重從輕并併王曰嗚呼敬之哉王歎當以敬而用刑者官伯族姓其百官之長與族姓者乎朕言多懼刑者姓命所係朕雖言之亦多憂懼不敢輕言朕敬于刑惟朕心敬謹於刑是以刑輔相其以發之於言多懼也有德惟刑必有德方可使為明刑之官今天相民今天民使歸於善作配在下典獄者為天之配合於下亦當以刑弼教明清于單辭當明此心如燭清此心如水以聽偏辭盡一人之自陳無衆佐辨白尤難聽也民之亂民所以治也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又本於臣無不以中道聽兩家在獄爭競之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無或私于其家而黷貨妄決獄之兩辭獄貨非寶以折獄得人貨賄不足以為寶惟府辜功但如府庫聚財以聚罪惡於一身反以罪人為功耳報以庶尤天於是報應以庶尤百殃俱至永畏惟罰用刑者可不長畏天罰所當長久深畏者惟此天罰非天不

中非天不以中道待夫人而過為酷罰以毒夫人惟人在命惟以人之為人在乎性命今私家鬻獄不徇公理滅人性命是自貽天罰天罰有時過暴不適其中以加於庶民非天之私也罔有令政在于天下亦在我無有善政在乎天下而使歸於善王曰嗚呼嗣孫又歎呼諸侯繼世之孫而告之今往何監自今以往汝何所監法非德于民之中得非在於以德而發民之生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有此中惟資於有德以啓迪之耳尚明聽之哉爾嗣孫庶幾明聽我之言哲人惟刑知哲之人能用刑者以其所見之明不至妄用無疆之辭自然有無窮之美譽屬于五極豈非明于用刑皆附着於五刑之極處所謂極乃總要之地屬祝咸中有慶用法咸得其中則自天陰騭其慶受王嘉師民心本善故曰嘉師爾嗣孫受人君之善衆以治者監于茲祥刑可不監觀我此慈祥之刑之訓乎刑本使民以為善故曰祥刑

尚書句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文侯扞王于艱有大功平王錫之以秬鬯圭瓚故作此篇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晉文侯乃唐叔之後也名沈字義和嘗諡文侯有功王室平王予之以秬鬯圭瓚使得祭祀此諸侯之盛禮非有大功不足以當此曰平王錫是知禮樂自天子出秬黑黍釀鬯金香草以釀金釀和黍為酒圭瓚以玉為勺柄所以酌鬯以祼神也 程曰

侯曰 才但反 **作文侯之命** 遂作此書 竹簡所題 **王若曰父義和**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親之也義和文侯之字不名而字尊之也 **丕顯文武** 言大顯明之德者文王武王 **克慎明德** 能謹慥修明其德 **昭升于上** 其德上則昭然登升于天 **敷聞在下** 下則敷布其聲聞于民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惟是上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以有天下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亦由先世為百官之長如周召毛畢居其左右顯然承事其君 **越小大謀猷或其或大事** 人无不相率順從平王謂今日之難由无賢臣所致也 **罔不率從** 故其或謀小事故我之先祖自成康以下安然在天位為天子 **嗚呼閔予小子** 平王歎傷我小子 **嗣造天丕愆** 今日繼幽王而

立乃遭天降大咎幽王爲犬戎所殺 殄資澤于下民 殄絶斯民所資藉之德澤而不加于下民 侵戎我國家純 所以夷狄得侵伐我王國如此之大 即我御事 即今我治事之臣 罔或耆壽 無或有老成史 俊在厥服 與俊而有才德者在位服其事 予則罔克 予又无能不足勝任 曰惟祖惟父 惟同姓在祖父行者是賴 其伊恤朕躬 其誰能憂我身之陷於天變而力救之歟 嗚呼有績予一人 歎同姓諸侯在祖父之行者誠有功在我一人 永綏在位 我庶幾得長安在位 父義和 平王又呼而告之 汝克昭乃顯祖 汝能昭明汝顯祖唐叔之訓 汝肇刑文武 汝之身始能法文武之道 用會紹乃辟 用能會合繼續汝君於文武而无愧 追孝于前文人 使繼志述事追孝於前文德之人 汝多修扞我于艱 多汝文侯多所修治以扞衛我於艱難之中 若汝予嘉 如汝者我實嘉善其功績 王曰父義和 又呼而告之 其歸視爾師 其歸晉國臨視爾之衆民 寧爾邦 安寧爾之邦國 用賚爾秬鬯一卣 賚予以秬鬯一中尊使得以祭祀其祖 齊于以秬鬯一中尊使得以祭祀其祖蓋非上之賜則諸侯不敢用此禮 肉由 彤弓一 赤色弓一 彤矢百 赤色矢百 盧弓一 黑色弓一 盧矢百 黑色矢百 馬四匹 馬四匹爲之賜始得專征伐

一乘 父往哉 父以尊之往之汝國 柔遠能邇 柔安遠人當自能懷邇之始 惠康小民 惠愛安康小民 無荒寧 无荒忽自安 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愛憂恤其民於爾都國之中 用成爾顯德 成爾明德

費誓第三十一 伯禽諸侯其書得附帝王之後以精於治兵庶幾王道興兵侵伐伯禽誓師於費以儆之也

魯侯伯禽 魯國諸侯名伯禽周公之子 宅曲阜 始居魯國曲阜之地 徐戎並興 徐戎淮夷並興 東郊不開 二種作亂於魯東郊外捍禦之門閉而不開 作費誓 伯禽誓師作此書費泌 公曰 伯禽言 嗟人無譁 嗟衆人無喧譁聽命 咨嗟衆人無喧譁靜以聽我命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往者居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興爲寇 善敹乃甲胄 善簡擇汝甲以衛身胄以備首敹聊繕 無敢不弔 無有一事敢不極其至事的 備乃弓矢 古者每一弓百矢其數欲備足 鍛乃戈矛 戈矛以金爲刃則金鍊之礪乃鋒刃 凡有鋒刃皆磨礪之

無敢不善 无有一事敢不盡善今惟淫舍牿牛馬 軍中牛以負載馬以駕車今惟行軍所在必大放舍所牿之牛馬而牧之 牿牿杜乃擭 擭者郊野之民設機捕獸必杜塞之 擭胡化反 敜乃穽 穽者掘地以陷獸當窒敜之 敜丁弔反 無敢傷牿 無敢以擭與穽傷損我所牿之牛馬也 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不杜不敜傷所牿牛馬汝郊野之民皆有常刑 馬牛其風 風馬迎風而馳牛順風而走相奔逐也 臣妾逋逃 男賤爲臣女賤爲妾或因罪而逃走 勿敢越逐 皆不得踰越軍壘求逐之 祇復之 其有得牛馬臣妾敬而復還者有此隊奔至它隊者敬而還之乃有踰越軍伍逐牛馬臣妾而不復還 汝則有我商賚汝 我當商度其功而賞賚爾 乃越逐不復 踰垣牆竊馬牛 過垣牆竊攘劫掠 無敢寇攘 軍人無敢爲寇攘劫掠 汝則有常刑 汝軍民皆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 甲戌日也 戎我惟征伐徐戎 徐戎征人無敢有不供 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 汝則有大刑 則加汝以大刑死罪 誘臣妾 誘人臣妾 汝則有常刑 汝軍人有常刑 甲戌我惟征徐 甲戌日也 戎我惟征伐徐戎 徐戎征人無敢有不供 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 汝則有大刑 則加汝以大刑死罪 峙乃糗糧 凡在軍者儲峙汝之糗糧乾糧也或謂熬大豆及米或謂熬米麥其實則一糗去九反 無敢不逮 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 汝則有大刑 則加汝以大刑死罪 魯人三郊三遂 大國三軍故三郊三遂郊即鄉也國外爲郊鄉外爲遂謂魯人居於郊遂者 峙乃楨榦 楨榦所以築牆兩端木也 峙乃芻茭 芻茭牛馬之食 無敢不多 無敢有不及者苟有不及 汝則有大刑 則加汝以大刑死罪

儲峙汝築城之具所立之木 謂之楨當旁障土者謂之榦 甲戌我惟築 我惟築城墨夫伯禽以甲戌日征徐戎復以是日築城還慮其或不可勝而預爲捍禦之計且攻且守 捍禦無策一敗塗地爲害非常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隊亂皆有刑責犯者多萬全之策也 無敢不供 無敢有不供應者苟不供此楨榦有妨版築之功便徂征之 三郊三遂峙乃芻茭 居於郊遂者各儲峙芻茭以供牛馬 交 無敢不多 汝則有大刑 芻茭不繼則車疲馬劣亦能致敗故供之不多亦服大刑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不可勝誅故不殺也 魯人三郊三遂 附於帝王之后以其能改過遷善帝王之門戶也由此而進夫帝王亦不遠矣

秦誓第三十二 秦穆公伐鄭與秦晉秦使杞子逢孫子戍之杞子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穆公於是召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 晉襄公帥師 師經於崤崤晉境也是時晉文公死襄公初立謂國有大喪而秦越境伐鄭師行不告襄公乃俟其師還帥師戰於崤澠敗其師而獲三帥 帥所類反 還歸 文嬴爲二帥請使歸就戮千秦三帥還歸穆公素服郊迎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穆公於此乎悔自儆焉 作秦誓 作此誓 秦

誓舊簡所題公曰穆公嗟我士聽無譁嗟哉我朝廷之士當靜聽我誓無或喧譁予誓告汝曰古人有言曰民訖羣言之首古人所言即羣言之先也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民之常情使人盡順己之所爲則多樂如穆公違蹇叔而用孟明是樂孟明順己而惡蹇叔聽己矣其何累於民哉責人斯無難無所難如穆公責蹇叔之弗己信難色也惟受責俾如流及受人之責使言者肆口而發如水流出吾甘心受之是惟艱哉是爲難也如穆公當時受蹇叔之責豈不難哉我心之憂敗衄其心懷憂思欲改過自新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深思日月疾行不復再來而我改過無日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蹇叔執古義與我謀則曰未能就我闕上之功我實忌而惡之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杞子孟明等徇今日一時之利與我謀我則姑且親而信之雖則云然穆公謂我雖如此過其言雖如此問此黃髮之老如蹇叔者則罔所愆則終無所過失番番良士老成良善之士番波旅力旣愆旅力皆矣我庶幾有之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是也仡仡勇夫射

御不違至若武勇之夫雖射弓御馬皆中法度而不違善論言其有察察然徒恃小惠又善爲巧說之辭騙駢佾君子易辭使君子爲之眩惑遷心改慮變易己之辭以從其言我皇多有之此等人我何多有之昧昧我思之我今日因敗衄之後昧昧然專一其志慮思其所以成敗之說如有一介臣如有一介然有守之臣斷斷猗無他技觀其外則斷斷然守善確乎不拔雖無它技能猗助語也其心休休焉如有容究其中則休休自得無一毫妒賢害能之意其如能有所含容恢洪不可以定名也人之有技其見人之有技能也若己有之如己之有此技能人之彦聖人有美德至於大而化之之聖其心好之其心好此之善不啻如自其口出不止如口之所言蓋口之稱揚者有限而心之好慕者無窮是能容之是能容人之善者也以保我子孫用此人於朝廷則安國家定社稷大業於無窮其安保我子孫爲如何黎民亦職有利哉不惟子孫蒙休爲衆民者亦將于此而有利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其有技矜一己之長不能兼天下之善於人之技能則冒蔽疾害以惡之人之彦聖人有彦聖之德而違之違背而拗濁之俾不達使不得達其名行其志是不

能容如此之人胷懷渠陋豈能兼容天下之人以不能保我子孫用之則矜己制人敗喪國家亦何能安保我之子孫黎民亦曰殆哉衆民亦安得不危哉邦之杭陊杭元陊韜曰由一人邦之所以杭陊而危殆者非它也乃由用一人之冒疾者也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邦之所以榮華而懷安者非它也亦賴一人之慶謂用一人能容其慶自然及之穆公悔過而思欲用者惟一人所不欲用者亦一人可謂悔過得其要矣夫子錄之豈不在此也哉

尚書句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